繡像金瓶梅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首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8
編號	D8644700

卷十一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詞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又詩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金蓮學瓶兒之言妙在心思口角仍是金蓮之言若平心听之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一

第五十一回　打猫兒金蓮品玉　鬬葉子敬濟輸金

羞看鸞鏡惜朱顏　手托香腮懶去眠　瘦損纖腰寛翠帶
淚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　芳心撩亂恨綿綿
何時借得東風便　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拏了淫器包兒與李瓶兒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此妒婦之[illegible]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老婆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別人生日又要來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交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赶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往後邊，還到我房裏來了。我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己話兒，只有心

根不難排他恨呼言者稍於啓而不暇矣

從郡龍見爲好入中推勸其不好怒直寫出月好信詳娘時之二念妙精茶言

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你們昨日都在根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厮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厮倒說往六娘屋裏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裡等着恁沒槽道卻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成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裏針肉裏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根前架甚麼舌兒哩怪道他昨日決烈的就往前走了（並是動也）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屋裏不出門不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要來之（列為之罪之由如此）時賊強人和我門裏門外不相逢那等怎的過來大妗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看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裏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好的也放在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裏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

好只說不見大人遂生嫉之疑

大妗子勞唆並請

等我問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着孩兒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線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叚帛就與他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端午戴的絨線（好熟編）符牌及各色絨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又交迎春拏茶與你大姑娘吃大姐道頭裏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

人情皆愚痴兒不能辨不知瓶兒正妙在不能辨而西門慶知之偶者然顧瓶兒智出金蓮上矣非也瓶兒處處不能辨

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赶蚤涼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說你說俺娘虔婆勢喬作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交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吊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兒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也就慌了要是我你兩個當面鑼當面鼓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筭計的只是俺娘兒

此能辨而奄不方之辦所以往往受金蓮之累也

金蓮之譖月娘此時已識破矣

兩個到明日終久吃他筭計了一個去纔是了當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李瓶兒丢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的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里怎麽的對我說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裡懶待吃飯並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証

莫道佳人總是痴　惺惺伶俐没便宜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纔五娘說的話我問六娘來他好不賭身罰呪望着我哭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與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

說日兩個可見說人者雖輸亦只平交亦何掉兩不說人幾

個人兒他怎肯說這等話。月娘道。想必兩個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地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為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閘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里做甚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

善姑之西比說無托出月娘怒委曲同讀婦人一種猜執之性當滑漫笑佛但說不着

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菴兒里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拏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拏來衙門裡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貝所先人之言）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兩。我這里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線鋪子卻交誰開。西門慶道。且交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又兌五兩銀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里看見

便問看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得大利西門慶一面讓坐喚茶來吃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在這九月裡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擡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到是你看見我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交他又問那里借去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拏進帖兒來說宴老爹家差了宴壽說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看了來帖道曉得了伯爵道我有樁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李桂兒的勾當麼他沒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並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道王招宣府裡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女婿從正月逢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姪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摽着在院裡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拏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拏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拏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裏都摽着他走這里誰人家

桂姐到此時只曰造化低日平白地一字不肯認錯者活現忍之極

銀子、那里誰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生鬼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我還和你說、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門外討了銀子來、再和你說話、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伯爵去了、西門慶正分付陳敬濟交他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來道、大娘後邊請、李桂姨來了、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線汗巾子搭着頭、雲鬟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的、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每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里與俺姑娘做生日的

從不肯說人信不信只一味强辯金錢鬆飯有自說着自有信眢為有良心人自說不出

只要洗自家清傾不顧推人落水桂姐狠甚惡甚一毫無情

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跟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出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為囂了人、他便往爹這里來了、交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繇分說、都拏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里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諕的魂兒都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裡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他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錢兒、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疱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剌剌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

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旣是恁的你且在我這里住兩日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就吽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里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不一時拏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别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到旣是你老爹分上我這里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沒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交他隨後邊趕了去罷你看說的他那臉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隨使人吽將來保來分付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

能舘得妹不独齊香来保并西門慶月娘俱在其中矣

怕人笑話是大老官使錢撒漫之報

說道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衛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礼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礼銀子連書交與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拏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了桂姐教月娘另拏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里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于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王六兒正在屋裡縫小衣兒哩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話說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

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里来保道我来說聲我明日還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来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礼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我回来就趕了来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来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段絹的窩兒裡愁没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来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illegible]日揚州那里尋你每韓道国道老爹分付教俺每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商多放財物不躭心你只往那里尋俺每就是了来保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没甚鞋脚東西稍進府裏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没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隻鞋起動保叔稍稍進

此家常那話的兇深冥然并老婆作主人家央无此語

或此滿家兇不再得窮然

去與他于是將手帕包祇停當遞與来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来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要收拾褡褳明日早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嚛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国你好老实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讓保叔坐只相没事的人兒一般于是拿上菜兒来斟酒遞與来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来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国問道你頭口顧下了不曾来保道明日早顧罷了舖子裡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裡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来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教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

與来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来保道嫂子好說家無常礼𢹂起酒来與婦人對飲一吸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此二兩口兒齊送出門来不說来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單表這吳大舅前来对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下文書来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陞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㕘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關出工價来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𢹂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同進後邊見月娘說了話教月娘𢹂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因後邊有堂客就出來了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正飲酒中間只見陳敬濟走来與吳大舅作了揖就同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㕘還要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里尋銀子使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敬濟應諾吳大舅就讓他打横坐下陪着吃酒不題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陪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一回張生遊宝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遞菜兒與他吃說道賊瞎轉磨的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潘金蓮又大筯子夾塊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要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郁大姐琵琶来等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太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不唱罷桂姐道不妨事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頭裡一来時把眉頭忔𢥞着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水絃唱了一回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来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

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每活變活変兒琴童道爹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就坐不住趨趄着脚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就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是的那潘金蓮㗖可可兒的起來口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来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来金蓮吃了㧻了個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就燈下摘了頭上㡇着一根金簪子拏過鏡子来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

他人俱問只金蓮一符說着妙甚執語處所未聞

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来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台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来褪去紅褌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雾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了一跳一手攥不過来紫巍巍沉甸甸便昵瞅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没别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味要来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来我這屋裏来了俺每是雌剩髩鬏昔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唓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裡三不知把那行貨包了偷的往他屋裏去了原來晩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還对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没掩囬的三寸貨想起来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来你若有本事把他咂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

此處人只知其着生情說色作一回識笑不知已今：佚虛彌手之賬紫非細心人不許讀此

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于是把身子斜軃在衽席之上双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裹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鳴咂或舌尖挑弄蛙口或用口噙着往来哺捧或在粉臉上擂搌百般摶弄那話越發堅硬挺崛起来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内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裏吞放燈下一往一来不想傍邊蹲着一個白獅子猫兒看見動旦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何前用爪兒来撾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拏的洒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鬭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来把猫儘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帳子外去了昵何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鬭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摑了人臉那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咂来我這屋裏假着

他人只蘇七熱知快活而已到金蓮便有許多實鑑計品撥人婦人

教你撥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咂了這一日亦發咂的没些事兒西門慶于是向汗巾上小銀盒兒裏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内仰卧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排着你往裏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没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裏邊緊澁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覺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没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在裏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

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
未變過來那人道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
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
一下子說道怪不的應花子的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硶說嘴的賊我不
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
合着眼繇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响提勾良
久又吊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
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
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裏那話直抵牝中只顧
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合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氷冷泄訖
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

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頸疊股鳴咂其舌那話通
不拽出來睡的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
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睬暗想胡僧之藥
通神看看窗外雞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卻怎樣的到晚
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咂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咂也不得過嘗情只一
椿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椿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等我
晚夕來對你說早辰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
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帋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
頭上投王伯儒店里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抓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
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勾我後邊再教來保稍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
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稍了去罷二人拜

辭上馬就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昨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氈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提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來的？那人即便下馬作揖，說：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氈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拏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分付包五錢銀子，拏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西門慶一面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員喝道而至，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忱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穿青雲白鷴補子，烏紗皂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敘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履泰定而發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道：因承雲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起身，府上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

為西門慶市井口談，令人絕倒

往東平胡太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請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從者于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每人只奉了三盃連桌兒擡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東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庄上一敘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分付備馬走到後邊換了冠帶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敘禮說道適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方纔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說畢讓至大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敘話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見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扒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衆人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二種風流因倦情態寫得娬在目

請數語令人修行不及勸歎不及奈何奈何

蓋閃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迴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迦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

戚安趣意有正景有上意後之能為小見外若非畫佛侍

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化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說着、只見玳安兒回馬來家、放進氈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拏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請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illegible]玳安交下氈包、拏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分付到家、交書童快拏

我的官御雙摺手本回去門子替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撞盒的每人
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里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敬濟
又不在交傳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後邊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沒
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教傳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兒道你
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
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已定秫秫小廝在外邊胡行
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唣之間只見陳敬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
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御手本打發送礼人去了玳安道
賊秫秫小廝仰攞着挣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
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
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捷的

金蓮之對玉樓之辭月娘之猾瓶兒之隨入各一心心各一口者說各是都者寫出

秫秫小廝你賭幾個真個走向前一個渓搬翻倒兩個就磞磕成一塊
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
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又聽他
唱佛曲兒宣念偈子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
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
恁有剮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
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聽佛法的
人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
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里圍着他怎的咱們出來
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
點着燈大姐和敬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被金蓮向窗櫺上打

大姐既不容又寄情彼以父母之尊陳與其大背帶道生夜之不得其死有然數定

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伴的甚麼嘴兒陳敬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咱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敬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稍銷金汗巾子來不想到那里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稍得來來家他說我那里養老婆和我嚷罵了這一日恁的我賭身罰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教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卻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我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咱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里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不曾大姐道剛纔丫頭掃地拾起來我拏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些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也稍幾方兒與我敬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都替你一齊帶的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黃銷金點翠穿花鳳的敬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銷銷江牙海水嵌入寶兒的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的敬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勾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的敬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有孝戴敬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心

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敬濟聽了說道耶嚛耶嚛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嚏噴瑣碎一大堆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了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交姐夫稍了來那又起個窖兒敬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稱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鬬葉兒賭了東道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買燒鴨子白酒咱每吃敬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與敬濟鬬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敬濟三掉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敬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裡來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　何怕明朝花不開

第五十三回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潘金蓮花園調愛婿

青樓晴日珠簾映　紅粉春粧寶鏡催
已厭交歡憐舊枕　相將遊戲繞池臺
坐時衣帶縈纖草　行處裙裾掃落梅
更道明朝不當作　相期共鬬管絃來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見宋巡按送禮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三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

向燈下除去冠兒設放衾枕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脚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花兒你肯不肯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廝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椿兒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要一遭試試西門慶真個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慢着些這箇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線掐羊皮挑的金油鵝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條說着在上顛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里緊着人疼的要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翫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

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屣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欵掉柳
腰欵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
其股極力而搧之扣股之聲响之不絶那婦人在下逆呻吟成一塊不能
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没至根直底子深異
處其美不可當于是怡然感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偎貼良久
攪出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寝一宿晚景
題過次日西門慶早辰到衙門中同來有安主事黄主事那里差人來下
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庄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來人去了
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篦頭的小周兒扒倒地下磕頭西門慶道
你來的正好我正要篦篦頭哩于是走到翡翠軒小捲棚内坐在一張凉
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鋪下梳篦家活與他篦頭櫛髮觀其
泥垢辨其風雪跪下討賞錢就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
門慶大喜篦了頭又叫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滚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
都與西門慶滚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
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内倒在大理石
床上就睡着了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
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
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
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裏到我生
日好來走走我這里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里我到那
日已定來于是作辭月娘衆人都送到大門首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
了只有玉樓金蓮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遊翫李

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裏瞧瞧哩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倘有弄[illegible]）了兩朶與桂姐戴于是順着松墻兒到翡翠軒見裏面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絳帳銀鈎氷簟珊枕西門慶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每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俺每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鬭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映前[illegible]）應伯爵走到松墻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里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就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

及西門慶口勝豈啻一紫而出之大逆橫發神穹上品

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着于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攮刀子若不是伯說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說道怪狗才看諕了孩兒因教書童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了桂姐道多虧爹這里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于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里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猪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廚子來卸開用椒料連猪頭燒了你休去如今請謝子純來咱每打雙陸

畧來人情干勢利予吾所不解

數語諳寫此確生平討尚觀身說法不可作戲戲閒話草草看過

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里琴童兒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來了不曾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里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得他今日也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自從李桂兒家拏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到那里沒箇清潔來家的你只說成日晝飲酒吃肉好容易吃的果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廝只胡撞來他尋的若兒他受伯爵道哥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雞蛋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

謝希大一同走一遭征受一遭之累擇受可不他哉

自家一旁者一相知

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喏坐下只顧搧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起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大清早辰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里說我弄了他去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大酒大肉吃大把家攛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箇一分兒使也怎的交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里呼喚伯爵道我剛纔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里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每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則明日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慇悵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槩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勾俺每那咱撒下的羞死兒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且比哥那咱的勾當題起來把他諕殺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水麵等我叫小廝拿來咱每吃 不一

將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小菜兒又是三碟兒蒜汁一大碗豬肉滷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筯擺放停當三人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麵來各人自取澆滷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拏起筯來只三扒兩嚥就是一碗兩人登時狠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麵是那位姐兒下的又好吃又爽口謝希大道本等滷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吃了飯了不然我還禁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每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盪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墻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里剜的

此實一味要打破世情故會事之大小淡為但世情所有便一歡刺人

送來我且嚐個兒着一手撾了好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撾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贓着西門慶分付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三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秃了又賞他三錢銀子這里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且說月娘和桂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他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剛纔老爹分付交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拏曆頭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金蓮便交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

看了好日子剃頭却恍乎將孩子剃殺陰陽可信乎不可信乎錄剃道出

開口便如天造適一段无一語壯撲所以為妙

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擠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纔剃得幾刀兒頭官哥兒呱的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憋下去不做聲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諕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諕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脚的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教進來剃剃的好麽天假其便那孩子憋了半日氣纔放出聲來李瓶兒方纔放心只顧拍哄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還不蹬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于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耍了你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月做剪毛

月娘接春梅上妹在相中桂姐與衣抓人頭在言外頭而頭身者徒只謝得此文一字

賊引鬭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妳子月娘分付且休與他妳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妳子抱的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諕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拏一甌子酒出去與他諕着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酒拏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去了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illegible]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里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辰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

敎桂伯爵依作藝說苦令人沒淨酒子以爲戲笑

日怎的都掐在一塊兒趕着姐夫有錢撫撥着都生日了瞧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粧點了臉往花園中來捲棚內又早放下八僊桌兒桌上擺設兩大盤燒猪肉并許多餚饌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拏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箇兒我下酒也是拏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碎花子你蛇蟆包網兒好大面皮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要吃飯休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擺佈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俏還動的被桂姐把手中扇靶子儘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箇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拏起琵琶横担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道

黃鶯兒

誰想有這一種滅香肌憔瘦損鏡奩塵鎖無心整脂粉倦勻花枝又慵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

伯爵道你兩個當初好來如今就爲他躭些驚怕兒也不該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

最難禁樵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

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線你兩箇休提了被桂姐儘力打了一下罵道賊攮刀的今日汗邪了你只鬼說人的

集賢賓

□白得全事兼得巧伯節綿有實

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驀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萬愁又還
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燼，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穩。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他去，落的在家裡睡覺
兒哩。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
地。桂姐被他說急了，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
你這回纔認的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疊韻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淚珠兒暗傾。

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尿，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
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褥子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
間眼淚打肚裡流出來了。就和你一般，為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

伯爵戲拾桂氣似手沒纔不知桂姐此事非與門慶所喜特留請不言耳西門與不言而俏皆代言之正是大歎趣處

桂姐道：沒羞的孩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

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誰知道這里先走滚，自恨我當初不合他認
真。

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三歲小孩兒也哄不動，何況風月中子弟。
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唱兒你听：風月事，我說與你听：如今
年程，論不得假真，箇箇人古怪精靈，箇箇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瞞
缸蹅頂，老虔婆只要圖財，小淫婦兒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
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營生。當下把桂
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搊斷
腸子的狗材，生生兒吃你把人就毆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
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

笑白描一筆情景宛然

上坐爵大牙攛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揞了說道桂姐你唱你理他桂姐又唱道

卻原來厮勾引眼睜睜心口不相應

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心口裏不相應如今虎口裏倒相應

不多也只三兩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

星堂兒裏不是這西門慶家人都笑起來了桂姐又唱

山誓海盟說假道虛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負人心看伊家做

作如何教我有前程

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箇招宣襲了罷桂姐又嗔

桂姐自家理短不敢十分認真若平日不知如何拌嘴矣

琥珀貓兒墜

日疎日遠何日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

猛拚今生和你鳳拆鸞零

尾聲

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的恩情番成做話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兒消

消氣罷伯爵道等我哺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

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

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于是二人又打雙

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稍些香

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

得香茶來伯爵道哥你还咉我哩杭州刘学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後边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掐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边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兒兩個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怀中腿上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低垂粉頸款啓朱唇吧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摛起他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边胳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

情中着一痕香子更浮希不化西門里勝海迅雖就起如於面实尤出可謂盜伯伯爵一消竟其究事

了一遍尋不着打滴翠巖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過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边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听覷听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攮心的摟到一答里了李桂姐道怪攮刀子猛的走來諕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厮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連後边嫂子每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教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

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于是按着桂姐親了一箇嘴纔走
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
兒兩箇似着搗假着搗々吊底子也不悶我事纔走到那箇松樹兒底下
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里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
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買不得人意
的撥刀子這西門慶和那桂姐兩箇在雪洞內足幹勾一箇時辰吃了一
枚紅棗兒纔得了事兩散雲收有詩為証

海棠枝上鶯梭急　綠竹陰中燕語頻
閑來付與丹青手　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使
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裏摸出鏡子來在
月窗上擱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屋裡洗々手出
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
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壽他壽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
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里來你沒曾打听得
俺每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里這兩日縣里也沒人
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
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里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
也費手脚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々兒教他那里尋頭
腦去李銘道爹這里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媽老人家風々勢々的幹出甚
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每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
銘道爹每不消了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媽和桂姐愁不請爹每坐坐伯爵

畫易李
三處情
鮮有許
多比論

道到其間他每補生日就是了因吁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一日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交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拏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筯子又撥了半段鰣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嘗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拏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里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里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裏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撾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撾一碟子

辭別時
事在心
頭

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掐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分付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袖上來拿箏彈唱了一回伯爵又出題目叫他唱了一套花藥欄三個直吃到掌燈時候還等後邊拿出綠荳白米水飯來吃了纔起身伯爵道哥我曉得明日安主事請你不得閒李四黃三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收家伙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到次日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騎馬書童玳安兩個跟隨出城南三十里迎接劉太監庄上來赴席不在話下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敬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教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裹餡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

对着月娘說大姐那日斷七捎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了些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衆人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酒菜兒在山子上臥雲亭下棋投壺吃酒耍子月娘想起問道今日主人怎倒不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好待來也不一時陳敬濟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于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衆人都起身向各處觀花玩草耍子惟金蓮獨自手搖着白團紗扇兒往山子後芭蕉深處納凉因見牆角草地下一朶野紫花兒可愛便走去要摘不想敬濟有心一眼睃見便悄悄跟來在背後說道五娘你老人家尋甚麼這草地上滑齏齏的只怕跌了

你撲兒子心疼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帶笑帶罵道好個賊短命的油嘴跌了我可是你就心疼哩誰要你管你又跟了我來做甚麼也不怕人看着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敬濟笑嬉嬉向袖子中取出遞與他說道大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麼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牆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拏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陰凉因使

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骨牌兒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舖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又安迎春往屋裡燉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掛敬濟在洞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教敬濟說沒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裡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裏就折疊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沒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里你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亦發抱了他來罷教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儻在蓆上登手登腳的怪哭並不知金蓮在那里只見傍邊一個大黑貓見人來一溜烟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里去了耶嚛耶嚛把孩子丟在這里吃貓諕了他了那金蓮連忙從雪洞兒裏鑽出來說道我在這里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里有貓來諕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裏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臥雲亭兒上去了小玉拏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里一箇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諕着孩子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裡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三姐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那里討箇貓來他想必餓了

要妳吃哭就賴起人來李瓶兒見迎春拏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妳陳敬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墻兒轉過捲棚一直往外去了正是

雙手劈開生死路　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妳只是哭分付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裏好好打發他睡罷于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敬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厢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第五十三回

潘金蓮驚散幽歡　吳月娘拜求子息

應天長

小院閒階玉砌墻隈半簇蘭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愛捕休使風吹雨打老天好爲藏遮莫教變作杜鵑花粉褪紅銷香罷

話說陳敬濟與金蓮不曾得手悵快不題單表西門慶赴黃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馬跟隨着書童玳安四五人來到刘太監庄上早有承局報知黃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來迎接那刘太監是地主也同來相迎西門慶下了馬刘太監一手挽了西門慶笑道咱三箇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纔到來西門慶答道蒙兩位老先生見招本該早來實爲家下有些小事反勞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個大打恭進儀門來讓到廳上西門慶先與黃主事作揖次與安主事刘太監都作了揖四人分賓主而坐第一位該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刘太監坐刘太監再四不肯道咱忝是房主还該兩位老先生是遠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兒西門慶道若是序齒还該刘

[illegible]

公公刘太監推却不过何黄安兩主事道斗膽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黄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優兒上來磕了頭左右獻过茶當值的就遞上酒來黄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優兒拿檀板琵琶絃索簫管上來合定腔調細〻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陽候烟雨淋唱畢刘太監舉盃劝衆官飲酒安主事道這一套曲兒做的清麗無比定是一個絶代才子況唱的聲音嘹喨響遏行雲却不是箇雙絶了麽西門慶道那個也不當奇今日有黄安二位做了賓主刘公公做了地主這纔是難得哩黄主事笑道也不爲奇刘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覲龍顔可不是貴臣西門老丈堆金積玉彷彿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貴雙美這纔是奇哩四個人哈哈大笑當值的斟上酒來又飲了一回小優兒又拿碧玉洞簫吹得悠〻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漾楊柳腰的時曲唱畢衆客又賛了一番欢樂飲酒

[illegible]

[illegible]且説陳敬濟因與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晩還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敬濟兜混了一塲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黒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一碗水嚥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雙手抱住便親了箇嘴就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隄防吃了一嚇回頭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里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假意失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容易易要奈何小丈母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吃我也肯割出來没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敬濟口裡説着腰下那話已是硬帮帮的露

敬濟一味專為金蓮甘心不得已耳

出來向着金蓮單裙只顧亂插金蓮桃頰紅潮情動火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濟緊緊摟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濟便延挨一手揪開金蓮裙子儘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被纏了一回麻木濕漉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挨倚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得到根教金蓮倒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箇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此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一個達達連聲一個親親不住厮併了半箇時辰只聽得隔墻外簌簌的響又有人說話兩個一鬨而散敬濟意猶未足金蓮兩意方濃卻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醺的喚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出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摟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

蹊蹺處偏說破卻又當面瞞過寫得奇煞人

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經還未淨誰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回房眠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答應一手摟將過來連親了幾個嘴一手就下邊一摸摸着他牝戶道怪小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濕搭搭的金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澡牝去了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皈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

以二尼盖大祝贊親制

箱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術斯保佑早生子嗣告畢小玉盪的熱酒傾在盞內月娘接過酒盞一手取藥調勻西向跪倒先將丸藥嚥下又取末藥也服了喉嚨內微覺有些腥氣月娘逆着氣一口呷下又拜了四拜當日不出房只在房裡坐的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起身就叫書童寫謝宴帖往黃安二主事家謝宴書童去了就是應伯爵來到西門慶出來應伯爵作了揖說道哥昨在劉太監家吃酒幾時來家西門慶道承兩公十分相愛灌了好幾盃酒歸路又遠更餘來家已是醉了這咱纔起身玳安捧出早飯西門慶正和伯爵同吃又報黃主事安主事來拜西門慶整衣冠教收過家活出迎應伯爵忙迴避了黃安二主事一齊下轎進門廝見畢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來吃了黃安二主事道夜來有褻西門慶道多感厚情政要

月娘得子寫作處緊要

仰謝兩位老先生如何反勞台駕先施安主事道昨晚老先生還未盡興怎何就別了西門慶道晚生已大醉了臨起身又被劉公公灌上十數盃葡萄酒在馬上就要嘔耐得到家睡到今日還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过三盃茶說些閑話作別去了應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門慶回進後廷吃了飯就坐轎答拜黃安二主事去又寫兩個紅禮帖分付玳安備辦兩副下程趕到他家面送當日無話西門慶來家吳月娘打點床帳等候進房西門慶進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設餚饌盪酒上來兩人促膝而坐西門慶道我昨夜有了盃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麼身子不好這咱搗兒月娘道這不是搗兒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數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臘便不吃了月娘交收过了小玉薰的被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已畢脫衣上床枕上綢繆被中繾綣言不可

不相干春秋妙筆

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了正

是

花有並頭蓮並蒂　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回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李瓶兒抱着孩子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願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願你又忙碌碌的不得個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願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分付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西門慶便出迎廝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

西門慶平日設誑酒姊子今日忽自接老所謂愚人易處此

財手只一不若便令來者元所倘貫喻

爵道哥前日已是許下了如何又變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錢出來隨分湊些與他罷西門慶不答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時節常時節道連日不曾來哥小哥兒長養麼西門慶道生受挂念挪幾你李家嫂子要酬心願只得去請王姑子來家做些好事應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貴專待子孫掌管養得來時須要十分保護譬如種五穀的初長時也得時時灌溉纔望個秋收小哥兒萬金之軀是個掌中珠又比別的不同小兒郎三歲有關六歲有厄九歲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日直論起哥兒自然該與他做些好事廣種福因若是嫂子有甚麼心正宜及早了當省情支哥兒無災無害好養說話間只見玳安來回話道王姑子不在菴裡到王尚書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書府中我尋他半日纔得出來與他說了便來了西門慶聽罷依舊和伯爵常時節說話兒一處坐地

書童拿些茶來吃了伯爵因開言道小弟蒙哥哥厚愛一向因衆家房子窄隘不敢簡褻多有疎失今日稟明了哥若明後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門外花園裡頑耍一日少盡兄弟孝順之心常峙節從旁贊道應二哥一片獻芹之心哥自然鑒納决没有見却的理西門慶道若論明日到没事只不該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裡快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盃水酒當的甚麽西門慶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別處去了伯爵道只是還有一件小優兒小弟便教了但娼外去必須得兩個唱的去方有興趣西門慶道這不打緊我叫人去叫了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費心不當西門慶一面就叫玳安分付去叫吳銀兒韓金釧兒明日早往門外花園內唱琴童應諾去了不多時王姑子來到廳上見西門慶道個問訊動問施主今日見召不知有何分付老身

僧尼事會神鬼惹人敬易使人怕怕則信信則[illegible]矣

因王尚書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來方纔得脫身西門慶道我前日因着官哥許下些願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賴皇天保護日漸長大我第一來要酬報佛恩第二來要消災延壽因此請師父來商議王姑子道小哥兒萬金之軀全憑佛力保護老爹不知道我們佛經上說人中生有夜叉羅剎常喜啖人令人無子傷胎奪命皆是諸惡鬼所爲如今小哥兒要做好事定是看經念佛其餘都不是路了西門慶便問做甚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藥師經待回向後再印造兩部陀羅經極有功德西門慶問道不知幾時起經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就我庵中完願罷西門慶點着頭道依你依你依你王姑子說畢就往後邊見吳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兒房裡王姑子各打了問訊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護官哥你幾時起經頭王姑子道來日黃道吉日就我庵裡起經小王拿茶來吃

了李瓶兒因對王姑子道師父我還有句話一發央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話但說不妨李瓶兒道自從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裡還帶通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謝你王姑子道這也何難且待寫疏的時節一發寫上就是了正是

禍因惡積非無種　福自天來定有根

第五十四回　應伯爵隔花戲金釧　任醫官垂帳診瓶兒

浪淘沙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間起舞酹花花不語似解人憐　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閒已飄零一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

却說王姑子和李瓶兒吳月娘商量來日起經頭停當月娘便拏了些應用物件送王姑子去又教陳敬濟來分付道明日你李家丈母拜經保佑官哥你早去禮拜禮拜敬濟推道參明日要去門外花園吃酒留我店裡照管著別人去罷原來敬濟聽見應伯爵請下了西門慶便想要乘機和潘金蓮耍鬆因此推故月娘見說照顧生意便不違拗他放他出去了便着書童禮拜調撥已定單待明日起經且說西門慶和應伯爵常時節談笑多時只見琴童來回話道唱的叫了吳銀兒有病去不的韓金釧兒答應了明日早去西門慶道吳銀兒既病再去叫董嬌兒罷常時節道郊外飲酒有一個儘勾了不消又去叫說畢各各別去不在話下次日黎明西門慶起身梳洗畢月娘安排早飯吃了便乘轎往觀音菴起經書童玳安跟隨而行王姑子出大門迎接西門慶進菴來北面皈依參拜但見

金仙建化啓第一之真乘玉偈演音集三千之妙利寶花座上甚成莊

嚴世界，惠日光中現出。歡喜慈悲，香烟繚繞，直透九霄；仙鶴盤旋，飛來祇樹。前問緣繇，果然稀罕。但恩施果那借金錢，正是辦箇至誠心，何處皇天難感。願將大佛事，保祈嗣子彭殤。

王姑子宣讀疏頭，西門慶聽了，平身更衣。王姑子捧出茶來，又拿些點心餅饊之物擺在桌上。西門慶不吃，單呷了口清茶，便上轎回來，留書童禮拜。正是：

願心酬畢喜匆匆　感謝靈神保佑功
更願皈依蓮座下　却教關煞永亨通

回來，紅日纔半竿，應伯爵早同常峙節來請西門慶。西門慶笑道：那裡有請吃早飯的？我今日雖無事故，也索下午纔好去。應伯爵道：原來哥不知，出城二十里有個內相花園，極是華麗，且又幽深，兩三日也遊玩不到哩。因此要早去，盡這一日工夫，可不是好？常峙節道：哥今日既沒甚事故，應哥早邀，便索去休。西門慶道：既如此，常二哥和應二哥先行，我乘轎便到了。應伯爵道：專待哥來。說罷，兩人出門，叫頭口前去，又轉到院內，立等了韓金釧兒，坐轎子同去。應伯爵先一日已着火家來園內殺雞宰鵝，安排筵酒，又叫下兩個優童隨着去了。西門慶見二人去了多時，便乘轎出門，迤邐漸近。舉頭一看，但見：

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墻藏不謝之花，華屋掩長春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庾嶺梅開，詞客此中尋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

西門慶讚歎不已，道：好景致！下轎步入園來。應伯爵和常峙節出來迎接，園亭內坐的。先是韓金釧兒磕了頭，纔是兩箇歌童磕頭。吃了茶，伯爵就

愛遞上酒來西門慶道且住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致來一面立起身來攜着韓金釧手兒同走伯爵便引着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闌轉過垂楊邊一曲荼蘼架踅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十樹中間探春閣閣上名人題咏極多西門慶備細看了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鳳來亭扁額都是名公手跡右是金魚池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却像錦被也是一片浮在水面西門慶正看得有趣伯爵催促又登一個大樓上寫聽月樓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銅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是見的西門慶走了半日常峙節道恐怕哥勞倦了且到園亭上坐坐再走不遲西門慶道十分走不過一分却又走不得了多虧了那些擡轎的一日趕百來里多路大家笑了讓到園亭裡西門慶坐了上佐常峙節坐東應伯爵坐西韓金釧兒在西門慶側邊陪坐大家遞過酒來西門慶道今日多有相擾怎的生受伯爵道一盃水酒哥說那裡話三人吃彀數盃兩個歌童上來西門慶看那歌童生得

粉塊捏成白面胭脂點就朱唇綠楊裊裊拔幾寸青絲香馥馥着滿身羅綺秋波一轉憑他鐵石心腸檀板輕敲遮莫金聲玉振正是但得傾城與傾國不論南方與北方

兩個歌童上來拿着鼓板合唱了一套時曲字字錦群芳綻鮮唱的嬌喉婉轉端的是繞梁之聲西門慶稱賛不已常峙節道怪他是男子若是婦人便無價了西門慶道若是婦女阿也早叫他坐了决不要他站着唱伯爵道哥本是在行人說的話也在行衆人都笑起來三人又吃了數盃

伯爵送上大令盃斟一大鍾酒要西門慶行令西門慶道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門慶道我要一個風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劉姐但說的出來只吃這一盃若說不出罰一盃還要講十個笑話講得好便休不好從頭再講如今先是我了舉起令鍾一飲而盡就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如今該常二哥了常峙節接過酒來吃了便道傍花隨柳過前川如今該主人家了應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講不出來西門慶道應二哥請受罰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遲了一回被西門慶催逼得緊便道泄漏春光有幾分西門慶大笑道好個說別字的論起來講不出該一盃說別字又該一盃共兩盃伯爵笑道我不信有兩個雪字便受罰了兩盃眾人都笑了催他講笑話伯爵說道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揚子江到晚叫稍公泊別處罷這里有賊稍公道怎的便見得有賊秀才道兀

伯五言七語先任伯爵乖人巧處亦妥說差況不知伯爵若乎此作者故意若執伯爵必不如此便失之矣

那碑上寫的不是江心賊稍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賦怎便識差了秀才道賦便賦有些賊形西門慶笑道難道秀才也識別字常峙節道應二哥該罰十大盃伯爵失驚道却怎的便罰十盃常峙節道你且自家去想原來西門慶是山東第一個財主却被伯爵說了賊形可不罵他了西門慶先没理會到被常峙節這句話提醒了伯爵自覺失言取酒罰了兩盃便求方便西門慶笑道你若不該一盃也不強你若該罰時却饒你不的伯爵滿面不安又吃了數盃賺着常峙節道多嘴西門慶道再說來伯爵道如今不敢說了西門慶道胡亂取笑顧不的許多且說來看伯爵纔安心又說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殼見在家裡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壞了尋個牯牛滿身掛了銅錢哄他那孔子一見便識破道這分明是有錢的牛却怎的做得麟說罷慌忙掩着口跪下道小人該死了實是無心西門慶笑

着道怪狗才還不起來金剛兒在旁笑道應花子成年說嘴麻犯人今日
一般也說錯了大爹別要理他說的伯爵忘了走起來把金剛兒頭上打
了一下說道緊自常二那天殺的韶叨還禁的你這小淫婦兒來穰嘴揷
舌不想這一下打重了把金剛疼的要不的又不敢哭肐膊着臉待要使
性兒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可成個人嘲戲了我及又打人該得何罪
伯爵一面笑着摟了金剛說道我的兒誰养的你恁嬌輕輕盪得一盪兒
就待哭虧你挨那驢大的行貨子來金剛兒揉着頭瞅了他一眼罵道怪
花子你見來没的扯淡敢是你家媽媽子倒挨驢的行貨來伯爵笑說這
我怎不見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驢鄧小閑不少一件你怎的賴得過又
道哥我還有個笑話兒一發奉承了列位罷一箇小娘因那話寬了有人
教道他你把生薑一塊塞在裡邊敢就緊了那小娘真箇依了他不想被

倶千古韻事 又添一惜花叙

那話避得疼了不好過肐膊着立在門前一箇走過的人看見了說道這
小淫婦兒倒像糖霸王哩這小娘正没好氣聽見了便罵道怪囚根子他
樊噲粧不過誰這裡粧霸王哩說畢一座大笑連金剛兒也撲花的笑了
少頃伯爵飲過酒便送酒與西門慶完令西門慶道該釧姐了金剛兒不
肯常時節道自然還是哥西門慶取酒飲了道月殿雲梯拜洞仙令完西
門慶便起身更衣散步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却不見了韓金釧
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墻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
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走去蹲在他後面伸手去挑
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
濕了不防常時節從背後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
險些兒不曾濺了一臉子的尿伯爵扒起來笑罵着趕了打西門慶立在

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連韓金釧兒也笑的打跌道應花子可見天理近哩子是重新入席飲酒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剛纔把俺們都嘲了如今也要你說個自已的本色伯爵連說有有有一財主撒屁幇閒道不臭財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請醫人幇閒道待我聞〻滋味看假意兒把鼻一嗅口一咂道回味略有些臭還不妨說的衆人都笑了常峙節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說出來衆人又笑了一場伯爵又要常峙節與西門慶猜枚飲酒韓金釧兒又弾唱着奉酒衆人歡笑不在話下且說陳敬濟探聽西門慶出門便百般打扮的俊俏一心要和潘金蓮弄兒又不敢造次只在雪洞裡張看還想婦人到後園來等了半日不見來耐心不過就一直遥奔到金蓮房裡來喜得没有人看見走到房門首忽聽得金蓮嬌聲低唱了一句道莫不你緣得些兒便將人忘記巳知

婦人動情便接口道我那敢忘記了你搶進來緊緊抱住道親親昨日丈母教我去觀音菴礼拜我一心放你不下推事故不去今日爹去吃酒了我絶早就在雪洞裡張望〻得眼穿並不見我親〻的俊影兒因此搶着死聲得進來金蓮道硶說嘴的你且莫聲墻有風壁有耳這裡說話不當穩便說未畢恍惚裡隱〻望見小玉手拿一幅白絹漸〻走近屋裡來又忽地轉去了金蓮忖道這怪小丫頭要進房却又跑轉去定是忘記甚東西知道他要再來慌教陳敬濟你索去休這事不濟了敬濟没奈何一溜烟出去了果然小玉因月孃教金蓮描畫副裙拖送人没曾拿得花樣因此又跑轉去道也是金蓮造化不該出醜待的小玉拿了花樣進門敬濟巳跑去久了金蓮接着絹兒尚兀是手軃哩話分兩頭再表西門慶和應伯爵常峙節三人吃的酩酊方纔起身伯爵再四留不住忙脫着𠯗道莫

不哥還怪我那句話麼可知道留不住哩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記着你
話來伯爵便取個大甌兒滿斟了一甌遞上來西門慶接過吃了常峙
節又把些細果供上來西門慶也吃了便謝伯爵起身與了金釧兒一兩
銀子叫玳安又賞了歌童三錢銀子分付我有酒也着人叫你說畢上轎
便行兩個小厮跟隨伯爵叫火家收過家活打發了歌童騎頭口同金釧
兒轎子進城來不題西門慶到家已是黃昏時分就進李瓶兒房裡歇了
次日李瓶兒和西門慶說自從養了孩子身上只是不淨早晨看鏡子兀
那臉皮通黃了飲食也不想走動却似閃肭了腿的一般倘或有些山高
水低丟下孩子教誰看管西門慶見他吊下淚來便道我去請任醫官來
看你脉息吃些丸藥兒就好了便叫書童寫個帖兒去請任醫官來書童
依命去了西門慶自來廳上只見應伯爵早來謝勞西門慶謝了相擾兩

費了半日工夫通擬拈文全体露出逼舊蘭像尾俏兒真令人填依

人一處坐地說話不多時書童進報任醫官到西門慶慌忙出迎和應伯
爵厮見三人依次而坐書童遞上茶來吃了任醫官便動問府上是那一
位貴恙西門慶道就是第六個小妾身上有些不好勞老先生仔細一看
任醫官道莫不就是前日得哥兒的麼西門慶道正是不知怎麼生起病
來任醫官道且待學生進去看看說畢西門慶陪任醫官進到李瓶兒屋
裡就床前坐下叫丫頭把帳兒輕輕揭開一縫先放出李瓶兒的右手來
用帕兒包着擱在書上任醫官道且待脉息定着定了一回然後把三箇
指頭按在脉上自家低着頭細玩脉息多時將將放下李瓶兒在帳縫裡慢
慢的縮了進去不一時又把帕兒包着左手捧將出來擱在書上任醫官
也如此看了看完了便向西門慶道老夫人兩手脉都看了却斗膽要瞧
瞧氣色西門慶道通家朋友但看何妨就教揭起帳兒任醫官一看只見

夾此則貧賤人有病萬萬不可服藥

任醫勞安穴入作假

臉上桃花紅綻色，眉尖柳葉鎖含顰。那任醫官略看了兩眼，便對西門慶說：「夫人尊顏，學生已是望見了，大約沒有甚事，還要問箇病源，纔是個望聞問切。」西門慶就喚妳子。只見如意兒打扮的花花哨哨，走過來向任醫官道個萬福，把李瓶兒那口燥唇乾、睡炕不穩的病症，細細說了一遍。那任醫官即便起身，打個恭兒道：「老先生，若是這等，學生保的沒事。大凡以下人家，他形神粗鹵，氣血强旺，可以隨分下藥，就差了些也不打緊的。如宅上這樣大家夫人，這樣柔弱的形軀，怎容得一毫兒差池？正是：藥差指下，延禍四肢。以此望聞問切，一件兒少不得的。前日王吏部的夫人，也有些病症，看來都與夫人相似。學生診了脉，問了病源，看了氣色，心下就明白得緊。到家查了古方，參以巳見，把那熱者凉之，虛者補之，停停當當，不消三四劑藥兒，登時好了。那吏部公也感小弟得緊，不論尺頭銀兩，加禮

是醫生常套，忽然拈出，令人捧腹不已。

又襯一句更省

送來。那夫人又有梯己謝意。吏部公又送學生一個扁兒，鼓樂喧天，送到家下，扁上寫着『儒醫神術』四個大字。近日也有幾箇朋友來看，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箇箇飛得起的。况學生幼年曾讀幾行書，因為家事消乏，就去學那岐黄之術。真正那『儒醫』兩字，一發道的着。」西門慶道：「既然不妨，極是好了。不瞞老先生說，家中雖有幾房，只是這個房下極與學生契合。學生偌大年紀，近日得了小兒，全靠他扶養，怎生差池的？全仗老先生神術，與學生用心兒調治他速好。學生恩有重報。縱是咱們武職，比不得那吏部公，須索也不敢怠慢。」任醫官道：「老先生這樣相處，小弟一分也不敢望謝，就是那藥本也不敢領。」西門慶聽罷，笑將起來道：「學生也不是吃白藥的。近日有個笑話兒講得好：有一人說道，人家猫兒若是犯了癩病，把烏藥買來喂他吃了就好了。旁邊有一人問：若是狗兒有病，還吃甚

麼藥那人應聲道吃白藥吃白藥可知道白藥是狗吃的哩那任醫官拍手大笑道竟不知那寫白方兒的是什麼又大笑一回任醫官道老先生既然這等說學生也止求一個扁兒罷謝儀斷然不敢不敢又笑一回回起身大家打恭到廳上去了正是

神方得自蓬萊監　脈訣傳從少室君　凡為採芝騎白鶴
時緣度世訪豪門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兩番慶壽旦　苗員外一諾送歌童

喜遷鶯

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願歲歲共祝眉壽比山高

却說任醫官看了脈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端的何如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路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如今夫人兩手脈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這病症都只為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後邊一發了不的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為君其餘再加減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裡煎服不在話下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說話伯爵因說今日早辰李三黃四走來說他這宗香銀子急的緊再三央我來求哥好歹哥看我面接濟他這一步兒罷西門慶道既是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

明日來兌了去罷、一面讓伯爵到小捲棚內留他吃飯、伯爵因問李桂兒還在這裡住着哩、東京去的也該來了、西門慶道正是我緊等着還要打發他往揚州去、敢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說畢吃了飯、伯爵別去、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伯爵早已同李智黃四坐在廳上等見西門慶回來都慌忙過來見了、西門慶進去換了衣服、就問月娘取出徐家討的二百五十兩銀子又添兌了二百五十兩、叫陳敬濟拿了同到廳上、付與李三黃四、因說道我沒銀子、因應二哥再三來說、只得湊與你、我都是就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濟、怎敢遲延、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敢動、就都送了來、子是兌收明千恩萬謝去了、伯爵也就要去、被西門慶留下、正坐的說話、只見平安兒進來報說來保東京回來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說也該來了、不一時來保進到廳上與西門慶磕了頭、西門慶便問你見翟爹麼、

李桂姐事情怎樣了、來保道小的親見翟爹、替爹說了、爹的書隨即叫長班拿帖兒與朱太尉去說、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親分付說、既是太師府中分上、就該都放了、因是六黃太尉送的、難以回他、如乃未到者、但免提、已拿到的、且監些時、他內官性兒有頭沒尾、等他性兒坦些、也都從輕處就是了、伯爵道這等說、連齊香兒也免提了、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來保道就是祝麻他每也只好打幾下罷了、罪料是沒了、一面取出翟管家書遞上、西門慶看了、說道老孫與祝麻子做夢也不職的、是我這裡人情、伯爵道、哥你也只當積陰騭罷了、來保又說翟爹見小的去、好不歡喜、問爹明日可與老爺去上壽、小的不好回說不去、只得答應敢要來、也翟爹說來走走也好、我也要與你爹會一會哩、西門慶道我到也不曾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只得要去走遭了、因分付來保你辛苦了、且到後面吃些酒

自得兒已為爵李又氣不情兒了別人淫婦人李小肚腸細兒

飯歇息歇息遲一兩日還要趕到揚州去哩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就要進去與李桂姐說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來伯爵也要去尋李三黃四乘機說道我且去着再來罷一面別去西門慶來到月娘房裡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來與西門慶月娘磕頭謝道難得爹娘費心救了我這一場大禍拿甚麼補報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場有些事兒不與你處處却為着甚麼來桂姐道俺便賴爹娘可憐救了只造化齊香兒那小淫婦兒他甚相干連他都饒了他家賺錢賺鈔帶累俺們受驚怕俺每到還只當替他說了個大人情不該饒他總好西門慶笑道真造化了這小淫婦兒了說了一回桂姐便要辭了家去道我家媽還不知道這信哩我家去說聲兒得他記掛再同媽來與爹娘磕頭罷西門慶道也罷我不留你你且家去說聲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飯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飯了一

分明諾防郄救正是說甚妙

面又拜辭西門慶與月娘衆人臨去西門慶說道事便完了你今後這王三官兒也少要招攬他了桂姐道爹說的是甚麼話還招攬他哩再要招攬他就把身子爛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攬他月娘道不招攬他就是了又平白說誓怎的一面叫轎子打發桂姐去了西門慶因告月娘說要上東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須要早打點省得臨時促忙促急西門慶道蟒袍錦繡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備月娘道行李不打緊西門慶說畢就到前邊看李瓶兒去了到次日坐在捲棚內叫了陳敬濟來看着寫了蔡御史的書交與來保又與了他盤纏叫他明日起早趕往揚州去不題倏忽過了數日看看與蔡太師壽誕將近只得擇了吉日分付琴童玳安書童畫童四個小厮跟隨各各收拾行李月娘同玉樓金蓮衆人辦各色禮物并冠帶衣服應用之物共裝了一

十餘扛頭一日晚夕妻妾衆人擺設酒餚和西門慶送行吃完酒就進月娘房裡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道你好好調理要藥叫人去問任醫官討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淚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發兒送了出大門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厮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逗行來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郵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無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誕生辰獻不計其數約行了十來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裡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出來迎接各敘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將行李一一交盤進翟家來翟謙交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擺上珍羞美味來只好沒有龍肝鳳髓罷了其餘俱般俱有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上酒來翟謙先滿了天然後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與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親家預先啇過但得去拜在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麽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從自然還要陞選官爵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數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又吃了三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就請西門

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排下煖床綃帳，銀鈎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厮扶侍西門慶脫衣上床，獨宿。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鑰匙一路開將出來，隨後纔是小厮拿手巾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厮見，坐下，當值的就托出一個朱紅盒子來，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知，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盃，就擎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就忙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伺候拜壽，未得厮見。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罷，省的住回人稠。學生先去奉候，親家就來罷了。說畢，去了。西門

插入一苗員外叙款無味甚皆見以樣門為路斷者不獨一西門慶也觀教也字自明

慶不勝懽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段疋擡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諾去了。西門慶即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看，却認的是故人揚州苗員外。不想那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兩個同下轎作揖，敘說寒溫。原來這苗員外也是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着散官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序了幾句話，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閣起凌烟。門前寬綽堪旋馬，閥閱巍峩好竪旌。錦繡叢中，風送到畫鶥聲巧；金銀堆裏，日映出琪樹花香。左右活屏風，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死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掛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

西門慶家亦可謂富貴矣今以此相形便覺寒酸

門迎珠履三千，白日閶盡皆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六部
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卻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翟管家接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
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為何今日大事都不開中門？翟管家道：中門曾經官
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門慶和翟謙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
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箇箇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
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箇灣，無非是畫
棟雕樑，金張甲第。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天上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
裡民居隔絕，那裡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二
十四人，都曉得天魔舞、霓裳舞、觀音舞。但凡老爺早膳、中飯、夜宴，都是奏
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

嬰婿者與受備者而得點點含心最有情景

齊近了，翟管家道：這裡與老爺書房相近了，腳步兒放鬆些。轉個迴廊，只
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
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交翟管家
先進去了，然後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只見堂上虎皮交椅上坐着一箇大猩
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箇美女，一個個都是宮樣粧束，
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
也起身，就氈單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
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
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因此受了。西門慶開言便以父子稱呼道：
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
老爺壽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值的拿了把椅子上

來西門慶朝上作了箇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翟管家就跑出門來叫擡禮物的都進來須臾二十扛禮物擺列在堦下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箇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另外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見擡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懽喜說了聲多謝便教翟管家收進庫房去了一面分付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他忙冲冲就起身辭蔡太師太師道既如此下午早來罷西門慶又作箇揖起身出來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西門慶竟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已整下午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箇肫恰好

當勢利時一種親愛情景亦易動人故今世慕勢利也

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整頓冠帶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隨着兩箇小廝復乘轎望太師府來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許多禮物蔡太師到十分歡喜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箇見西門慶到了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擾隆儀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微意何足掛懷兩箇喁喁笑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四箇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桌席西門慶叫書童取過一隻黃

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箇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誕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辭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拏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正想箇知心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餚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箇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頓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員外說道這班蠢材只會吃酒飯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敘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且說月娘家中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裡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鬧耍只有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丫鬟夥裡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敬濟勾搭每日只在花園雪洞內躂來躂去指望一時湊巧敬濟也一心想着婦人不時進來尋撞撞見無人便調戲親嘴咂舌做一處只恨人多眼多不能盡情歡會正是

雖然未入巫山夢　　却得時逢洛水神

一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跑進門來見月

娘衆人磕了頭、報道爹回來了、月娘便問如今在那里、玳安道小的一路騎頭口、挐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月娘便分付整飯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䁖兒到廳上迎接、正是

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時燕燕忙

妻妾每在廳上等候多時、西門慶方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各敘寒溫、落後書童畫童也來磕了頭、自去廚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并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麼、你身子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掛不下家裡、李瓶兒道孩子也沒甚事、我身子吃罷後、覺好些、月娘一面收下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夕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懽愛之情、俱不必說、次日陳敬濟和太姐也來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來家、都來探望西門慶、出來相見畢、兩個一齊說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為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個房子安身、却沒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日後少不的加些利錢送還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討銀子、且待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時節

常兄弟內催當二商有良心

西門慶爲子絲久入人皆去忽勢空好出一苗負外認寡信義清大可笑不知造化鋪蹤之叔正才此際與錯雙娟守帶森看

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酒席上、把兩個歌童許下、不想西門慶鐵心如箭、不曾別的他竟自歸來、苗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差伴當來翟家問、纔曉得西門慶家去了、苗員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旣許了他、怎麼失信、于是叫過兩個歌童分付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曾把你兩個許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們早收拾行李、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員外多年、員外不知費盡多少心力教的俺每這些南曲、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到送與別人、說罷、撲簌簌吊下淚來、那員外也覺慘慘不樂、說道、你也說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捨不得你了、待咱修書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顧你就是了、兩個歌童違拗不過、只得應諾起來、苗員外就叫那門管先生寫着一封書信、寫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寫個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封了、差家人苗實齎書護送兩個歌童徃西門慶家來、兩個歌童灑淚辭謝了員外、番身上馬、迤邐同望山東大道而來、有日到了清河縣、三人下馬訪問、一直逕到縣牌坊西門慶家府裏投下、却說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曾到衙門裏去、那日稍閒無事、纔到衙門裏升堂、書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審問一番、審問了半日、公事畢、方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簇擁來家、只見那苗實與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跪下、稟道、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爹、隨將書並禮物呈上、西門慶連忙說道、請起來、一面打開副啓、細細看了、見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勝、說道、我與你員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員外情投意合、酒後

一言就果然相贈又不憚千里送來你員外真可謂千金一諾矣難得難得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了四箇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爹萬求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擺酒飯管待苗實并兩個歌童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脩書答謝員外一面就叫兩箇歌童在于書房伺候不想韓道国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箇信兒沒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纔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在廳上分捡忽伯爵走來西門慶與他說知苗員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裡面討出酒菜兒來留他坐就叫兩箇歌童來唱南曲那兩箇歌童走近席前並足而立手執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果然是響遏行雲調成白雪伯爵聽了歡喜的打跌贊說道哥的大福偏有這些妙人兒送將來也難為這苗員外好情西門慶道我少不得尋重禮答他一面又與這歌童起了兩箇名字一個叫春鴻一個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幾箇小詞兒二人吃了一回酒伯爵方纔別去正是

風花弄影新鶯囀　俱是筵前歌舞人

金瓶梅十一卷終

卷十二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二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峙節得鈔傲妻兒

清河豪士天下奇　意氣相投山可移　人不惜千金諾
狂飲寧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衆客　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千士　他日酬恩知是誰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正是：

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峙節自那日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挨，明日也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

貪懶與富貴必往往有虎屍而解度慾觸揭盡

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峙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峙節拉了坐下𥪡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峙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趂早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峙節又勸一盃還了酒錢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

寶見已自不擇而僵也

一回寫反襯與之相形醒字

醉了幾月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常峙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擺上廳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擡來的西門慶道目下交了秋

益子上常現其窮狀來止矣開諧此轉眼孔

開口告人之難如此

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峙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的還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何如這幾人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裡頭關了些送來與哥麽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耽閣着書也沒稍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閒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舖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况且尋的房子住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第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娘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竈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箇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數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攪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麽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峙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峙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峙節

此一番娟婦不可少

不必施子為防兩文以說財為罪難不可為敢子一生自亦自見子古名言昔理西門良婦雜用財不出此處

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沒曾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兒去便了常峙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實極有罪的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峙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自千歡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朵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嚥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

[illegible]

個人勸解鬧鬧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譔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徃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議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illegible]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搶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棧棧望街上買了米棧棧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拏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徃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

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一件月白雲紬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紬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鸚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紬直身又買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卻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二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裡教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若要別樣都有要這個倒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鬢白髮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卻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

此處題水秀才數段皆以獻諛取笑而已

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謝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混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卻不信你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來方便羡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

人有餘攀書笑而避於登言枉乃與機之疑與妻精財此正出其意而善用之

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卻怎的不稱讚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疏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為他與我是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妒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倒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裡

坐節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掐他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王人逐出門來鬧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麽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單管說謊吊皮兒混人前月做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岩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正是

今人寔有類此而大含不堂者

將軍不好武　　稚子總能文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野寺根石壁　諸龕遍崔嵬　前佛不復辨　百身一莓苔
惟有古殿存　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象泣　足令信者哀
公爲領兵徒　咄嗟檀施開　吾知多羅樹　却倚蓮花臺
諸天必歡喜　鬼物無嫌猜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麽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兒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里咱做弟郎的早晚闖走

去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余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的去的那孩子就說噯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鞋兒緊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魆魆影兒裡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爺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吊謊哄着老娘那有一万里路程朝暮往还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麼一直觧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婆親手縫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万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万回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勑建永福禪寺做万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移事改那万廻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有幾個憊懶和尚養老婆吃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

挨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荒涼涼，將一片鍾鼓道場忽變作荒烟衰草。三四十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国出身，因慕中国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遊遊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裏，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賺的禿驢，止會吃酒噇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箇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况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餞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見寺宇傾頹，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為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個好事成就也。咱須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鍾鼓，集大眾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双環掛耳是黃金。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開覺明路現金繩，提起凡夫夢亦醒。
龐眉紺髮銅鈴眼，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于是辭了大眾，着上禪鞋，戴上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西門慶家裏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休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眾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閑，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嗄飯之類，又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

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妳子抱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踈就如粉塊粧成咲欣欣直撺到月娘懷裡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还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廷听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曾經過三箇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还有箇水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怪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怎的就見的要做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嘮叨叨喃喃吶吶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爹在那里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里那里聞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裡就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李瓶兒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慶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厮們通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

如高僧 自甘貧 化口頭 禪悅天 著陶房 華寺開 感心逗 其周緣 精介

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腳到東京汴梁臬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為那寺字毀頹殘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為佛弟子自應為佛出力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聽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股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明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馱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眾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莊嚴看此荒廢傾頹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梵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為堦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眾禪僧兩翼嵬峩盡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憨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頹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槅拾來煨酒煮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熀炫一旦為灌莽

一對照 寺絕好 門眼

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礼贏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讚已備餘將有古書前亭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産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實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拿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為姪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家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强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

伯爵一片熱腸奈何人老邦無情乃錢文

慈悲作善豪家事　保福消災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西京多謝衆親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衆人回

不圖消釋伯爵身份自畫地位

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難道我從旁攛掇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嗶嗶叨叨沒揪沒采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涕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辦夜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長老募緣與自巳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要笑打覷的話也說了一番歡天喜地

大家喝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

妻賢每至雞鳴警　款語常聞藥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却不積下些陰功與那小孩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剌剌胡搊亂扯歪廝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强姦了姮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

女兒也不臧我潑天富貴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弔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盒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裡月娘一面讓坐看官聽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裡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腳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纖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聞得西門慶家裡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并師弟只是鐃鈸原何在裡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一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嘵嘵竟自去了那薛姑子聽了就站起來合掌叫聲佛阿老爹作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㖿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

散髮鋪地、二祖師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麽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阿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廻。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咒、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災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好動鑿。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里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教經坊裏印造幾千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攬果算還他就是了、

正說的熱鬧、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尋到捲棚底下、剛剛凑巧遇着了潘金蓮、憑闌獨惱、猛擡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相偎、剝嘴咂舌頭、兩下肉麻頑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算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貓、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個方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坊裏、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筭帳我他。正話間、只見書童忙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峙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陞堂、就叫小厮擺下桌兒、請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敍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齊兒

只行幾句便了酒中清景甚要章程法

棒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謊的
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塲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風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帝臺春後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嗔怒著丫頭強開懷也只是恨懷
千疊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重聽消
息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朋飲酒吃酩酊的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
雪娥正顧靈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
先是鄭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房裏和玉簫小玉一處
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著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
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
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鋪床薰香澡牝走來遞茶
與西門慶吃了攙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
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
禀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
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
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
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
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
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著也不

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都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段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筭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睜睜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裡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墪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

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里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撫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到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故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教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釘闔上覆老爹教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喝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慶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話間王經拿了兩個

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古
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
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落腮鬍儀
容謙仰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
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
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
圓不以廉恥爲重襲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闊其論高其談而
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銜杯遯
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
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
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
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窗倪桂岩道及
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
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
府上會過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
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貺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茶
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
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
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來安與同
答應的和鄭春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

[illegible]着出一声俱實分解使俗筆爲之

那裡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揭子墜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腰肢裊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

不知如何纔[illegible]矣　一到金蓮處每每此一番　望長[illegible]纏綿不如此不足以爲金蓮也

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腳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趫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的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一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哥 心中又

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奶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青見
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
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劉婆子來看他看你
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
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里
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
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麽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
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
誰對你說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還不曾
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
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

一開口便出一二語可了吾恨不得輩其
大宮生稲未亦悲弱緒月撻細金蓮看乎

誰爲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
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
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
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辰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
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
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丫頭說你
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趂勢兒對你
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
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
不聽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
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

一入有必首之與便謂自都是殺國入世之雖知世可歎可歎

李為一賈之慾然又雖入其出畢小人故入人畢性以賈然

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荊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叙禮、任醫官令左右氊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陞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見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二人交拜畢、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筯、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

升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薪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與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書童兒拿了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蚫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

你們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于是揀了二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羅走到後邊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答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搊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鴇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

覆巴去韻語峯有一字否補四時機衆生動的是針工匠券

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
入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
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
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里人情替李桂
兒說退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
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淫婦
兒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撒
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
老座子兒白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裡董嬌
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
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

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
彈箏坐在交床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鬬鵪鶉夜去明來董嬌
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遏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
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備馬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
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
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
好歹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
房子鋪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
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

此皆似閑筆然此便伏脈寫劉丈母不書

他新開個段子鋪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衚衕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五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土庫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東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辰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潘姥姥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嬭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氈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衆人就拿李嬌兒頂缺金蓮又教吳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

揪了一夜早辰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蹉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幇子都展汚了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麽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躧了恁一鞋幇子屎知道我來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裝憨兒的春梅道我頭裡就對他說你趲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睜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摀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來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筭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扯住雨點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繡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諕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碌子扒起來在傍邊勸解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繡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

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諕了哥哥為驢扭棍不打緊到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攛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荊樹驢扭棍单胥外合裏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毯走怕他家拿長鍋煑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朶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與伯爵崔本甘勝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諕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拏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有纔好你教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眾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攜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

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了爽利着藍頭線兒却不老作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兩鍾酒在屋裡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蠏行貨了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恁有錢的姐姐不賺他些兒是傻了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若長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衆的自是不上色偏他會

甚作成細說德太見不作成我為何然把自家長在賢人同呂小人度君子之腹

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辰刁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說他的俺每又不曾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着孩子睢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撺掇往別人屋裡去了俺每自恁好罷了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一遞頭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没的話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踢了一腳狗屎打丫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誆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金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教我發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没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没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

兒你這等訌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躧到泥裡頭還躧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鋪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殼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絹殼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抬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拿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樁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麽繭兒幹不出來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

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土庫閣叚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廝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箇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因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

子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撾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

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嫦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裡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我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丟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各處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婆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嘆人子、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

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誆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麽、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恰見驚閨一老來、　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乱難爲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楓葉初丹槲葉黃　河陽愁鬢怡新霜　鬼門徒聽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　珠沉玉殞事忙忙

惟有淚珠能結雨　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先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教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褳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到、敬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領籌搬運、一扇扇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幇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

此一喜發船往不倚為錢子使蓋

發小廝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發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于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裏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叫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

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鴇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凉轎、頭上戴着披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凉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　入手先拖雪一窩
却來月窟伴嫦娥　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兒、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鴇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鴇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攛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鴇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說的怎樣的、他從小是

鴇口只怪別人是鴇兒白眉

此段月兒深處西門喜後人所以不刻

韶靜光儀鄭月兒嬌嫋之性

恁不出。喬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揭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鬏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纘梳的黑鬖鬖光油油的烏雲，雲鬢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腳下露紅鴛鳳嘴，胸前搖寶玉玲瓏，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灑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

寫月兒嬌態人不肯便出西門慶又怒其有体面以作見時既珍奇也寫調脫既不翻當西門慶之心而長時去賺拶二搭上

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綉幕，錦褥華裀，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氈條，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箏排雁柱，款跨鮫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

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個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剌剌兒的紅赤赤紫漒漒好砢磣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擡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綃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鸂鶒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

兩不吃指京甚矣

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没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緇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聽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咱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月娘道不是那裡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拫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厮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厮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粉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殼進入裏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少娘娘出來不戴假殼生的

月娘[illegible]曰[illegible]亦不饒人

君琺安一日說彼有何[illegible]在今存鴻隱上[illegible]影子似見面[illegible]帶又[illegible]再如生能[illegible]

誰家想來自是佳姐無鏡姪有日亦趣罵妝而執都其不然天下事不可意度類此

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兒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裏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撾食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声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腳俱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噦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撾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搐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搐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諕壞三毛七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弔通

以這兒之為討到此時不忍耐不住恨極矣

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猶如小雞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
猶如刀劍相侵連忙摟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
好好兒怎麼就搐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貓所諕一節說了
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
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
說是你屋裡的貓諕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
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臥着不是
你每怎的把孩子諕了沒的賴人起來爪兒只揀軟處捏俺每這屋裡是
好纔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里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
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攔他可可今日兒就攛起來你這
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此二兒罷了怎的要把

此亦在有意將瓶閒示必知所言者之甚也

兒扯蒲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看
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
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諕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
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眾人見孩子只顧搐起來一面熬薑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
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驚急只顧跌腳說道此遭驚諕重了難得
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
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
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醮纔好月娘道誰敢耽必須等他爹來問
了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嚷唱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

了。若是他參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脣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灸了五醮。放他睡了。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煙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猫驚諕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嬭母子自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繇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腳。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響喨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嚼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潘金蓮見他拏出猫去摔死了。坐在坑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兒碍着你。噘尿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看着孩兒。怎的教猫諕了他。把他手也搗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

西門慶正在氣頭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恨明嚷恐討沒趣暗恨又恐人笑等其去後那嘀刀刁作架語妙得其情

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於內變爲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裡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騭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吊客忤治不得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里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觀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凉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噹鐵馬敲碎思

孀情慢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

睡夢多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好時偏不夢見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像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諕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媽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

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哩叫了一聲我的兒嗓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哭了一回衆小廝纔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令匠人隨即儹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塲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于政

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蓆穢汚而亡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癎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魂死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擱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塲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李智黃四都鬪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卓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

一遍捨經而一遍入兒似進錢言因果更而後姑又以人冤為捨經之報報得有處有委利債之可甚如此說僧之利備如此

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不信，我教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我特來報冤。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為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目化財，要害你身。為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到（此一段甚是明）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就流淚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到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

誰權兒初進門時何等冷清尚如富貴前人雖子死實

金裕與旛幢雪盖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週棺轉咒生神玉章，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墳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赶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嗓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拍了桌子，又哭個不了。吳銀兒在旁，拉着他手勸說

死貳于得淺邊家窮甚如此何人之不能乎耶

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抛閃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墻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理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閑不到我後邊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亂喇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麽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

二句話就說到自巳心事情般之深可想

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麽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麽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繡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嚥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塋了那日喬大戶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墳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

孩兒毎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𡧍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毎又不老往後愁没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灑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黄符死者煞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沖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忌西門慶拏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恩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臨江仙

官哥既死悲慟俱可相忘而就棲上不已何哉落花子恩所之而遍其命耶

憔瘦損難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籠眼穿芳草綠淚襯落花紅　追憶當年魂夢斷爲雲爲雨爲風淒淒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拔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斑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兒没的椅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不敢声言背地裏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惚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病

明知為虛之而批情不淫惑精色之舞理也

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欷歔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欞響李瓶兒呼喚丫鬟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來倒靸弓鞋翻披繡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為証

纖纖斜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礼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

市井氣可笑

着燒罷紙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有

李智黄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道那個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這個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抬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麽說這鍾罰的我没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個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听我纔罷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筝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筝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趕

寫私會圖盡之態

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纔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荼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簪

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

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是你家有趲的蠻子

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

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

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拏磕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

頭上打了一個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里你口裡只恁胡

說伯爵道溫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閑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

滿堂戲人無言雜語中忽點一[illegible]

不然可爲當大舉爲此方知其言之妙

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聚主發散在

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說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

請大舅上席还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

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

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

令順着數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

來罰一大杯我就一起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說道

三擲三春李下不整冠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紫不以爲褻服

溫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挐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挐着一條綿花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义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鬧過那狗狗鬧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謅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鬧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敎他不挐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撥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個比他更妙

墻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搊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鬬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遜了手于是韓道國說

五擲臘梅花裹遇神仙

偏到爭上去不失奇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

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進祿主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火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何美言西門慶教陳敬濟來把銀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慌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子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鋪兒月間撰幾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拿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教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教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

西門慶一段慨手相贈全無吝色然亦古今所難

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峙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裏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峙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峙節道怪吽渾家怏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子教與常峙節收了他便與常峙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卷十三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詞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寳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爲今日西陵灰。

又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敎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眞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illegible]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十三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菩薩蠻

螢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門翠幌，雨滴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話說一日韓道國鋪子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挣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況他又丢了孩子，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

下此二語別不說出像

彼兩下心照道國固是解人

人家假老婆說的亦只為其說得是耳

這回不怕韓二累此矣

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走到鋪子裡，央及溫秀才寫了箇請柬兒，親見西門慶，唱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到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緞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

因盡看那一件不該之說妙西門慶向從借辭

來，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裡，想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韓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故不去請。隔壁樂三嫂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

描寫處彼不彼秋波作者用筆之妙

在宅裡唱兒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拏菜蔬篩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篩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襖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桃腮粉臉，抽兩道細彎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會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教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箇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鬖鬖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如嫩筍。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權且將悶解愁消。

語婆都動

寫對

一個情描發向一個謹知都不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鐵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閒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一時交盃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廝拐弟兒送過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了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里教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鋪子裡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

寫出心事字經

前後看看帳著知成些至出討婦便看此作樣

道國與王經玳安琴童過此番光景都絕出胡秀以作波瀾空

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拏出來在前半間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裡聲喚又見板壁縫裏透過燈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悄悄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聲响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

[illegible]奇文心至異如此

王六兒字覺寫機技倆在金蓮之上蓋金蓮地[illegible]故用情大說雖遠故用學簡入心事要出而[illegible]務也

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豈有此理）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裡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個買手置貨罷。（道國十分大半此着似乎不必）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教他去，省的閑着在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一動一靜，都被胡秀听了個不亦樂乎。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箇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得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瞜瞜睜睜跟道國往鋪子裡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箇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毴蓋子上、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鬟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箇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酩酊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

雨傷柳經秋冷霜凌情可憐可嘆

西門慶捨此則微微瓶其則金蓮定極矣瓶兒蓋心知之而心傷之在潘六兒那邊去一語破推見不忍聞而不能過者宣年

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了頭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裡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聽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正是

慢弄之不能正無定也

寫中事寫出之意外全在忍見二字寫出

補在他眼得見因其性生天授也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裡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罕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里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又照顧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道理齊屣栓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猫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沒廉恥的貨一個大摔

[illegible]

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毴甚麽好老婆一個大紫膛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轉話兒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箇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錢響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煑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强盜和那淫婦怎麽弄聳聳到這咱晚纔來家弄的恁個樣兒嘴頭兒還强哩你賭箇誓我教春梅舀一甌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

[illegible]

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醋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箇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倉遍巷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嚥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窟礱子裡鑽了來教我替你咂可不醃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麽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褥子裡摸出個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沒吮咂半晌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

僕六兒倒亦如而使之不敢不雖十分執用念纔入其靈異矣

挑其股蹲踞而提之肆行搧打連聲響喨燈光之下窺翫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愜將婦人仰臥朝上那話上使了紅粉藥兒頂入去執其雙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麼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着散了我的頭髮兩箇顛鸞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纔體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個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每聽又分付廚下收拾餚饌果酒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席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眾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眾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彈唱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拏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

道此是他成了房子曾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箇好曲兒與你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箇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箇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這箇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拏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峙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鵞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擡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酧答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鮮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箇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箇大螃蟹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擡進去分付拏五十文錢賞拏盒人因向常峙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奬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裡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

園便有一番誇奬聲口可掬

盆正是官窯雙箍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跐過泥纔燒造這箇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換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兒弟替他在鋪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裏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個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峙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褻瀆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

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這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箇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他携帶你走走你月娘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停當教小廝擡到他府上我還叫兩箇妓者咱耍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

揖然後與西門慶敘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說大舅來了參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廒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

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忙叫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黃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先教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吃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兒常峙節

笑道賤累蹤恐整理的不堪、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擀出來、俺每瞧瞧、就唱個兒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眾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與老舅听也罷了、你要緊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遛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慢慢唱着、眾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搶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忙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眾人、月娘撇了酒席、與眾姐妹慌忙走來看

瓶兒月娘一對慈心片婦可憐賢婦可醫

親兒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裡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諕了一跳說道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醒過來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繇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你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兒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查黃了扯着西門慶

此醫見理極明

衣裙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裏坐桶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辰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他吃了茶使小厮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前有望不然難爲矣西門

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藏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
間又是明用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
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
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
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
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
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帳吃了酒去聽見
李瓶兒不好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的不比
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
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媳婦月經
不通是他看來老爹請他來看看着他瞧瞧病情就好哩西門慶聽了就使琴

童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
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
嫂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感
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他又綴好生吃看
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原
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
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
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
的了不的生生為這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
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
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同伯爵敘禮坐下喬大戸道聞得六親家

母有些不安特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念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大小方脈具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趙龍崗來來過再請他來看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琴童拏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顏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肆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邊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擰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狠狠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聞磬响
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脈沉細一靈縹緲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
下手

何老人看了脈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沖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不知當初起病之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

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脈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
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
在左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
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想就是趙龍崗先
生了趙太醫答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
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
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脈訣加減十三
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脈明指下
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
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何老
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

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脈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平兼五星一般纔看得准
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看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
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
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掙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趙太醫先診其左
手次診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
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教李瓶兒
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
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
面看觀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脈息非
傷寒則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
診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

差足勝
夜近日
醫人多
傳此症

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寔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不打緊處小人有藥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碙砂藜蘆巴豆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撚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夥計舉保來不好囂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

此言書
出口金
謹吾便
號爲娼
心下石
出自月
頓當是
聖人之
心

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中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為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拏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麽兒只是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筭筭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麽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

寫出勿忙混亂一毫不能主持當局人自是如是

射此術家諱不得

家門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拏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筭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敬濟拏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掛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淵雀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啣牋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蘼蕪山下過　遙將紅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閘掙着梳頭洗臉下床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丫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肐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悞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

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
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
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
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跟前一般夜裡要
便夢見他拏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
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
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
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
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
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
里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

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
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
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
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
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
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
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
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
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
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
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箇人來拿

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那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裡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王姑子挎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

不開竅且光指惜人肯心之病發不能惡矣

春梅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菴裡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與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經都悞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箇月昨日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俗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

瓶兒受累處只是一味要做好人所謂不怨人必自怨也

爪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着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裏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着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黄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為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撥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諕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慼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裏就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繡春外邊瞧瞧看閉着門不曾俺娘都因為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諕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不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挐我每煞氣八月裏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裏分明聽見有個不惱

知忽嘆不能人亦其一非已欲與金達會氣表本

及瓶是之為人前孫天折使不見子處一冒者必補死作死[illegible]之[illegible]人面且

俙左右背地裡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二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些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

[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夜不[illegible]知其不然可輕許人之眾論天[illegible]我

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懺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何不服

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棕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箇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妳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媽媽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些這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里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構子还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还悶開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边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过那边屋裡去了西門慶旋坐在炕沿上迎春在傍薰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吃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

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紧着人請去那厮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箇拙病那裡好甚麽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抛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声來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箇正在屋裏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兒回了暑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

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惧了公事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恐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沖你沖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点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傍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偺多人口往後还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听便罷听了如刀剜肝膽劍剉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里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裡送蘋菠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妗子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拈了一塊

與他放在口内只嚼了些味兒还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乱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偕多人口往後还要过日子哩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脱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还指望好哈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廳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郎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墻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无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他也还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兒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只顧擺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还我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黄昏時分只見幾個閑漢用大紅毡條褁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厅天井内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

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又旋尋了伯爵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板子嫂子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去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所七手八脚連夜做造伯爵喝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在前所看看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都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齷齪齪的他每都在這里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里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

一言一點一委一動俱有淚盡不可卒讀也

開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收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

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里歸着李瓶兒又吽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套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吽過迎春繡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這小丫頭繡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繡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繡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繡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繡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听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語已是托孤可憐[illegible]又語已見貴生恋親殺之戀已不[illegible]割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擡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你冲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揝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里你和我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塲奴就死口眼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塲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他奶兒罷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因得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繡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繡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里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厮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繡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待要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禁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

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筭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縧背插横紋古銅劍兩隻脚穿双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箇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凛凛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坐運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内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喫了一口法水去忽堦下卷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内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

子、惜乎爲宿世冤愆、訴於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
禳得麽。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礼
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
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如何。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
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
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谷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
華蓋之儀、餘无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礼、貧道祭之、雞犬皆
關去、不可入來打攪。西門慶聽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
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
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
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
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
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
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玦、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声
令下一声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
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群尋樹杪。姮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
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
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
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
諕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

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
而已。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
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
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棲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
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
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
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貽
及後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
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
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
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拏燈籠送你去。

病篤之生再祇寸隆清寸情藏秘真將今無：可思：之歎矣

即令來安取了灯、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
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
裡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廝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
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
（不忍○妙○妙○一心針心作得○妙）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灯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灯上不
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
跟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
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此○身○方○信）、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
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
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
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

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廢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絕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分付迎春繡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悉把祭灯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覷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指還熬出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略倒倒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鳴、有四更天了、叫迎春

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桌上灯尚未滅、忙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塲春夢、正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　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灯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腳、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正着一件紅綾抹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

尚一漢直想到初進門酒打鐵只上是時非要大諸也知甚來這不平則

說、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揾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月娘向衆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趁熱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有酒[illegible]土曾人獨得知此是[illegible]也）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

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箇拿鑰匙那邊屋裡尋
他幾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箇把這頭來替
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
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緞遍地錦襖兒柳黃遍
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彩翠藍寬拖子裙并
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鑰匙走到
那邊屋裡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紫綾
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白綾女襪兒粧花膝褲腿兒
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
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
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兒只
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來與他穿去罷吴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
司裡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
鞋與他裝綁了去罷李嬌兒聽了忙叫迎春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脚都裝
綁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拾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
板門擡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
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炷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
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
了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馮媽媽沒了主兒哭得三個鼻頭兩
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
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
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

性兒有仁義的姐姐比及亂着雖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輟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雞蛇四生人親人不避異月娘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已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

人生天地前生當世大約如此可勝歎也

世為女人屬羊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止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後就開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听了皆各嗟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酉未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副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処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

十桶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造幃幕、帳子、桌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裰、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買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彩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里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著了悲慟、神思恍亂、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廝、守著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鋪

兒分孝子、各房裡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著喉嚨只顧哭、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著、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那怎樣兒的、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攮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攮、卻教誰攮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裡、那里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

惡氣沒惡氣、就口提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与娘每作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嘗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趂溫先生在這里、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里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管情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硶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每

夢亦從紅可見帮閑名天意也　夢遶囫哨石而㷀兒為

不得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与他回礼、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与溫秀才敘礼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作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教我瞧了半日、对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

是玉的我醒了就知道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嗚咽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腳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這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猛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腳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与你是那等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偕大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温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乱了一夜到如今誰噌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題醒夢中人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杳杳美人違　遙遙有所思　幽明千里隔　風月兩邊虧
相對春那劇　相望景偏遲　當尋分別久　夢來還自疑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廚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那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里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畫童知畫童兩個在靈前一箇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了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西門慶看了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

寫趣話眞技伯爵說去可非見畫未出

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涕
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
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
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
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得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念兒
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跟前定
韓先生揭起千秋旛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
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
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
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
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

[illegible]人畫心

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
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
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
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
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
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叫娘每瞧瞧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
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
了又描起影來了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
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六箇影纔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接
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到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鮮的
只是嘴唇略扁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灣

些紆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裡邊說來。嘴唇略區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還要略放灣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綉襖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

若奚遲死殺兆亦甘心矣

不一時。作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敬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捧盆巾盥櫛毛女兒。一邊兩座擺下。靈前的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兼管外厨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輪番陪待吊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叫一個寫字的。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挑幡幢。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

吳兒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暮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紥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箇茶酒伺候茶水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禮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絰帶隨身第二

大有主意

銀兒此時又撇又[illegible]接得不哭

日清晨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兒打听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掛牽着你留下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看小玉走到裡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把吳銀兒哭的淚如雨點相似說道

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
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轡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
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敬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鄰舍親朋
長官都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論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
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
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繇說姐夫倒不消安放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安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
星板閣上紫蓋件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声號哭西
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年少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
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親朋夥計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
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薦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

伯爵殺此可謂詩友矣酒肉朋友未必全無好處

祭在真宗寧和殿今坐閑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
門慶親遞三盃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
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
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
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
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
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摆
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戶娘子并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
來吊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
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餘者都是輕孝那
日李桂姐打听德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里說道你幾時

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與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
沒了早知也來看看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
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塲誦法華經
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吊孝就攬
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厮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
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
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奬只少口氣兒
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付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
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祭猪羊祭品金銀山段帛
綵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吊高撬鑼鼓細樂吹打縹緲喧闐而至
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
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人位朋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
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
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
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聘鸞鳳
藍玉已種滄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爲一病夢
斷黃粱善人之殁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婚不期中道天不從願
鸞伴失行根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
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戶娘子並親家母朱堂

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眾堂家女眷祭奠、地吊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響、荅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搊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知、弔遲弔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廂上奉茶一盞、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方散、第二日院內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

兩人家一種心對話仍弊小心勝如進

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兒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月娘邀到後邊房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裏荅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傅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開桌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不一時弔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

分兩起寫疊局說出一說情理來可悟讀書之法

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盃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盃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任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里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荅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

下邊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皐淨扮包知木同到构欄裡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閑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盃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塲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姊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仁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

遞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傷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下裡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那西門慶聽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里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了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里看着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

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厮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要唱那一摺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

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談的吊眼淚替古人躭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筭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聽罷玉樓因向大妗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欵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還做一日衆戲子荅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得多少

紅日映窗寒色淺　淡烟籠竹曙光微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挂一帆風

玉殞珠沉思悄然　明中流淚暗相憐
常圖蛺蝶花樓下　記效鴛鴦翠幕前
秪有夢魂能結雨　更無心緒學非烟
朱顏皓齒歸黃土　脈脈空尋再世緣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雞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鋪子裡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鋪就倒在炕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收過家伙平安便去門房裡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對厮腳兒睡下傅夥計因閒話向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樁念經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

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縧環鬏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若說起六娘的性格兒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駡俺每一句奴才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麽你不將落些甚麽來只要替我買値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每就遭瘟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達達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駡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

在爹跟前替俺每說方便兒隔門天來大事俺每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只提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裏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搶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乾淨不乾淨還吃他駡的狗血噴了頭哩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炕上𣊬𣊬的就睡着了玳安亦有了酒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收疊床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鬭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玉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約了

寫亂嘈
嘈寫了
若合
畫家

走在花園書房裏發管生去了不料被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
廳前燈兒也沒了大棚果子的桌榍横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有畫童兒
在那里掃地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你在這里都往那里去了畫童道
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苕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
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
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
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
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纔在這里
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仔細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
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
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諕得兩

三件事
究竟不
出題新
題發妙
小便
必陽
以為

去回去
便不去
亦不妨

個做手腳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
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
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
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
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
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
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來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
你就捎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
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
一一聽記在心裡不對西門慶說了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
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

伴僮書到在存日前案猜疑矣

收的人情他自已也賃有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誆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徑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要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辰差人擡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裏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裏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教是何門外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舖找尋那里得來月娘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硶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

不借到自家了頭弄得人家如月娘着不少

左僻右務都有情景可

書房裡還大睡雖只怕還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廂房書房裏都瞧了只見庫房裡鑰匙挂在墻上大櫥櫃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管役來分付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里得來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　五湖煙水正茫茫

那日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敘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歿了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天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巾

因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裏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内相道我難難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内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里地道甚麼名色薛内相仔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内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還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薛内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每内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迹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内相道此位娘子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荊之兄薛内相復於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内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内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内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與迎去青衣人跪下禀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内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内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吃了飯了薛内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

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里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里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剌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溫秀才在傍邊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溫先兒在這里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溫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兎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

第六十五回　願同穴一時喪禮盛　守孤靈半夜口脂香

湘皋烟草碧紛紛　淚灑東風憶細君　見說嫦娥能入月
虛疑神女解爲雲　花陰晝坐閒金剪　竹裏遊春冷翠裙
留得丹青殘錦在　傷心不忍讀迴文

話說到十月二十八日是李瓶兒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齋壇又有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禮來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官傳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敬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該助一經追薦夫人奈力薄粗祭表意而已西門慶命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整做法事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

樓兄弟孟銳做買賣來家見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西門慶敘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西門慶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閒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吏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有五百員官都鬭了分子穿孝服來上紙吊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飲酒到熱鬧處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進來家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前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敬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賜弔兼辱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捲棚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

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里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妞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里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眾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

又自一句方丟說說前之報

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聽鼓响、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檀板朝上彈唱、衆官歡飲、直到日暮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手內多時莫論財　家中巨富人趨附

兩太監情性口角俱[illegible]

伺候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答應的祭貨桌面兒都擺上了不曾、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下、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了關目揭帖、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兎記、唱了還未幾折、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鴟尾裘碎了、唬死了

已盡至此又明直張勝敘一回備政令人絶倒

許多宫人朝廷大儺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内地三鎮依着蔡京那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積黄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内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欵留不住

[illegible]事面萬業不翌身為之者我單身辛勞之向勞民欲財情甚者今且匠已為小人所將而得不自此其為小人皆此類也

有捧茶上來吃了黄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要來吊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劄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勅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黄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長二丈濶數尺都用黄氊蓋覆張打黄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況黄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説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要託學生來敓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黄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氈包内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緜紙黄王事道此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

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府官八員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總發引既是宋公祖與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但這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已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要到尚柳塘老先生

忽閒生不勞少宋之情如荃容幽蘭芳香自吐

恍平丈皆是奇思婦惟爭亦有前意

那里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奉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號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府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稱道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祗迎廩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于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

一味粧點纖悉人耳目

鋪叙繁盛欲臉描盛而直之

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毗盧帽，大鈸大鼓，甚是齊整。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眞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掛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琉璃，項掛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桌面餚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先請附近地鄰來，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陀，雪裏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樣百戲。弔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外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抬出名旌，各項幡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在材邊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裏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親眷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餘。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女婿陳敬濟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官立于增架上，敲響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僧官來起棺，轉過大街口，望南走。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

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簫聲嚦嚦，花袞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銘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沖散半天黃霧。猙猙獰獰，開路鬼斜揩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入洞仙鶴鶴延宛；嫋嫋娜娜，四毛女虎鹿相隨。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橇漢巾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二十六眾，都是霞衣道髻，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三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轉五方之法事。二十二座大綃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綃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醞廚列八珍之罐，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綢繖，回圍增架。功布招颭，孝眷聲哀；打路排軍，執攬杆前後呼擁。迎喪神會，耍武藝左右盤旋；賣解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豎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雞獨立，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不辨賢愚；挨覩並觀，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腳跕。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

吳月娘與李瓶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西門慶總冠孝服，同眾親朋在材後，陳敬濟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鶴氅，頭戴九陽雷巾，腳登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于手內，陳敬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眾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禀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郁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踊于柩前，孝眷哀矜于恭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垣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鏡裏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知識登于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遺數。衆聽末後一句，㖿精爽不知得何處，真容留與後人看。

以撫兒之爲人，在西門慶妻妾中似不甚賢，早死之報。不知早死正報兒之禍，由此方可論因果報應。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里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逦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敬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响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棺輿到山下，扛徐先生率仵作依羅經吊向，巳時登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并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敬濟扶靈床，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戶、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

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眾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酒灑掃各門戶皆貼辟非黃符謝徐先生一疋尺頭五兩銀子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又拿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衙中排軍十吊賞營裏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要留喬大戶吳大舅眾人坐眾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進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彩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眾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床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床內安着半身裏面小錦被褥床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桌上

影消二字甚有致遂過多文易

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為証

短嘆長吁對鎖窗　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違連理願　此生難覓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俱親看着丫鬟擺下他便對面和他同吃舉起筯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掐掐揑揑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這日西門慶因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墳上暖墓來家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便來遞茶

因見被掩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婆就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我何愁少）愁養活不過你來這老婆聽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次日老婆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殷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使人生妒也）老婆自恃得寵腳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喬模喬樣在丫鬟夥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在眼裏早辰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罈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裏早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用手本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粘果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出去了（分兩段心）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事事作理無端留有）伯爵道這箇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挑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陪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促忙這日又是他五七我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怎亂得

親說火此大氣以退極帶
爲應下以名而承寶在此
經事之賞立世相變未見

倒士之怪人熏出來有幾何況伯爵

替從其於所欲責古不難陳莊

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替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我就使小厮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東京黃真人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如今在廟裡住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備他這箇名声也好看西門慶道都說這黃真人有利益請他到好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歷直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却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二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敬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眾道士水火鍊度一晝夜郎令玳安

亦是每葢以乎兩番慾細密首皂方知其妙

騎頭口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嫂子領他女兒穿着大紅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旁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要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枉十五歲到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擡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至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去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眾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裏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

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紮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綉桌幃、粧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吃看大插桌、觀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入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裏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儀杖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跡、人馬過東平府、進濟州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

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于廳上、又是筝樂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響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叅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叅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叅政季侃、廷叅議馮廷鵠、右叅議汪伯彥、廉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啟元等兩司官、叅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兖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叅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于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

而為西門慶談，不可談，不可最，雖下筆，北只以拜見，節累一況，又存談，又刻談，絕似解嗣之法。

廉餘賀，至不交，一言寫，由勢分，而諸宅，無倩捲，從以錢，收數，也已。

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彈唱隊舞，各有節次，極盡声容之盛。當筵搬演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來，廚役割獻燒鹿、花猪、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纂、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人等，宋御史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各項人役，隨即看轎起身。眾官再三款留不住，即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謝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付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負累取擾，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卑職重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賜禮，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鬨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伙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敬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眾人來到，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歡喜不歡喜？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

敘齊的趲趲趲接兩位官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
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
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陪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
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里頭席西門慶問其
名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鄢城縣人
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
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眾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
道你四人叫甚名字各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
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道金釧兒玉釧兒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因想起
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每拿樂器過來唱個洛陽
花梁園月我聽韓畢與周采一面揝箏撥阮唱道

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
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
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裏酸酸的便道哥教唱此曲莫非想起過世嫂
子來西門慶看見後邊上菜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
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了鬟撥弄你看相甚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
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
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
這里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
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卻怎樣的前

[illegible]
日他在房節許下把綉春教伏侍李嬌兒他到臙着眼與我叫說了多
少時蒸分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還著他那媳
婦子和兩個丫頭在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這
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裏纏了這老
婆也不見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
瞧拿與那個瞧乃娘道甚芽菜兒有甚糊兒衆人背地里都不喜歡正是

遺蹤堪入時人眼　多買胭脂畫牡丹

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小弄子

胸中千種愁挂在斜陽樹綠葉陰陰自得春草滿鶯啼處　不見
凌波步空想如簧語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飯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

卷十四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illegible]

日他死了的節許下把綉春教伏侍李嬌兒他到瞞着眼與我叫了說死了爹
少的房裏分散他房裏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憑着他那媳
婦子和兩個丫頭在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這
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只怕賊沒廉恥貨鎮日在那屋裏纏了這老
婆也不見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帶在頭上拿與這個
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甚芽茅兒有甚綱兒衆人背地里都不喜歡正是

遺蹤堪入時人眼　多買胭脂畫牡丹

新刻繡像批點金瓶梅卷之十四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發牒薦亡

卜算子

胸中千種愁　挂在斜陽樹　綠葉陰陰自得春　草滿鶯啼處　不見
凌波步　空想如簧語　門外重重疊疊山　遮不斷愁來路

話說西門慶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船幾中擇船幾
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
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道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
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
松江下五處置買些布貨來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
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有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

觀夫連日辛苦、俺每酒已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大廳上鋪設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西門慶來家看見、打發徒弟鋪排齋飯吃了、回去、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眾皆來、進入經壇內、明燭焚香、打動響樂、諷誦諸經、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弔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

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起登紫府
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鍊度薦揚齋壇、那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眾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著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圍、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段一疋、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百鶴法氅、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意沐手上香、然後黃真人焚香淨壇飛符召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敬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行香回來、安請監齋畢、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蒐

前赤玉陛傍設几筵閉經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進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更步月鸞鳳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齋擡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眾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四對披花四疋絲綢散眾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抬送廟中散眾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都往花園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齋饌請吳大舅等眾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里差人下書西門慶即出廳上請來人進來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禮相還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又是一封折帕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纔知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的那人說十月纔到京因從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里住宅內稍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與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飯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

一書便得力知安石頭物之雜

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綉汗巾十方綾汗巾
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
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
敘必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於家
老爺前悉陳之矣適者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恨不能
一弔爲悵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笑納
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
必有甄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 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
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
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 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
聞之於渠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獄
冬上澣具
溫秀才看畢纔待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
了就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
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
塞責而已西門慶道溫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
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鄰又使玳安回院中
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
家回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
候良久道眾陞壇發擂上朝拜懺揭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

說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覩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攝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帷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有詞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來　夜壑幽關次第開
死魂受煉步雲階　童子雙雙前引導

宣偈畢又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于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饑魔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大慈仁者太乙

真令字新宜念仍其爽魁之字

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諸真人聖衆伏此真香來臨法會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于善根多隨入于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于愆辜必致雜逃于苦報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闢推研之筆開四獄禁有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允得更生俱歸道岸茲焚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　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于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

妙在念祖師之妙想玄絕不可何以詩寫出也

皈步金橋朝奉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舉界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九戒畢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煉度已畢黄真人一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卷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黄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色段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黄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為赧顔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黄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段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自恁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爲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衆道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薦之力寔是哥的愛心嫂子的造化（兩件妙）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個雙盃不要吃單盃謝希大慌忙遞一筯菜來吃了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

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須當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蘇幕遮

朔風天瓊瑤地凍色連波波上寒煙砌山映彤雲雲接水衰草無情想在彤雲內　黯香魂追苦意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破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卸下蘆繩松條送到對門房子裏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穿要起來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睡回兒也好慌的老早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裏去也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裏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鬟熬下粥等你吃西門慶也不梳頭洗面披着絨衣戴着毡巾徑走到花園裏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王經管花園書房春鴻便收拾大廳前書房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里燒下地爐煖炕地平上又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油單絹煖簾來明間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裏面筆硯瓶梅琴書瀟洒西門慶進來王經連忙向流金小篆炷爇龍涎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王經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外邊伺候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

伴好且與我篦篦頭捏捏身上因說你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
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于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
梳篦只見來安兒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氈帽身穿綠絨襖子腳穿一雙
舊皂靴棕絡緞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爵
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這般打扮伯爵
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去雞也叫了今日白扒不
起來不是大官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是我成不的西
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
尉念經直到如今今日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掛着溫親
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喪
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大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
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只摘擬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
罷了其餘相厚的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呈
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
在手內見白潋潋鵝脂一般酥油飄浮在盞內說道好東西滚熱呷在口
裏香甜美味那消氣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
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桌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
了相你清晨吃恁一甌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
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又一吸而盡西門慶取耳罷
又叫小周兒拿木滚子滚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滚着身子
也通泰自在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我晚夕身上常發酸起來腰背疼
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這等厚味

豈無擦火。西門慶道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真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晨服我這兩日心上亂也還不曾吃你們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国進來作揖坐下說網絹各家都來會了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裏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国說共奏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販布過年赶頭水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去韓道国道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何處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国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乃是祖役還要勾當餘丁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說把你名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滾畢身上西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點心良久西門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從冠儒帶而至敘禮已畢左右放桌兒拿粥來伯爵與溫秀才上坐西門慶觀席韓道国打横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敬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與伯爵等作揖打横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国起身去了西門慶因問溫秀才書寫了不曾溫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真一面袖

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

大碩德柱國雲峯老親丈大人先生臺下自從京邸邂逅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不幸閨人不祿時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闕之處企仰門墻有負薦拔耳又賴在一

老爺鈞庥常爲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恪亮不宣外具揚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敬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溫秀才封了將書謄寫錦箋彌封停當即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

分明說泡螺卻作戲弄溫秀才語問之小人油嘴敘白不易

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溫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搽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是誰王經說是鄭春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前面上頭又關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嘗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捏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嘗嘗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於西域非人間可

伯爵嚼太頑皮然瓜仁入口亦只易當寔不如搶去之有餘味則謂頑皮也可[illegible]聰明

有沃肺融心寔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那小盒兒內是甚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根前遞上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早被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同心方勝桃紅綾汗巾兒裏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裏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餓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寫得妙）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才忒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擫到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遞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銀子送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送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

只一[illegible]不答上[illegible]打秘[illegible]

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里念經他也不來原來他與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下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多了只怕往後三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擡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箝嘴拖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麼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把他小厮提在監裏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敬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兌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敬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已兌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姐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敬濟道不是他說有事兒要央煩爹西門慶道甚麼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单我還小人有一庄事兒央煩老

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扯起來道、端的有甚麼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清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鑽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店中[illegible]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處使了錢、教陶兒大供狀、說小人丈人在旁喝聲來。如今童推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寧可監幾日、抽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廝打委的不管小

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賴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前日在我這里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熟、我怎好寫書與他。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丈人子父兩個就都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出去罷了、只是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裏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久、說也罷、我轉央鈔關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都是壬辰進士。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遞與西門慶、腰裏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道、我那里要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緞。西門慶道、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說、哥、休替黃四

哥說人情他閑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腳昨日哥這里念經連茶兒也不送
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
○皆語亦是實話
老人家殺人哩我因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閑來昨日又去府裏領
這銀子金日一來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
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
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要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
說去夠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
等就不是了難道他來說人情哥你到賠出禮去謝人也無此理你不收
給似嫌少的一般你依我收下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也是一般黃四
開口來不放鬆
哥在這里聽着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
都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在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

請俺們耍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
叫他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不瞞說我為他爺兒兩個這一場
事晝夜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爹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傻瓜
描不盡不巳
你摟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西門慶
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說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
西門慶時時有慷慨有良心
好大事這緩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
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望老爹今日寫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
走遭不知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
玳安來分付你明日就同黃大官一路去那黃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
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鞋子的褡褳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裏正與玉
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褡褳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閑騰與他明日

會寫聖一錢不可得而寫家私是者此作者其有條情淨　今人會留覺不誰有此

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膽膽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王簫這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裏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掭出搭連來說拿了去怪四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虰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倘好來取的于是拿了出去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蘇姑頭銀子來原來爲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子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到前邊遞與黃四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郎時教溫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下雪紛紛揚揚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

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央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明早去也罷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又是兩大盤玫瑰鵞油盪麵蒸餅連陳敬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盒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稟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子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只吃一鍾罷那一鍾我教王經替你吃罷王經說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傻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盡西門慶道怪狗才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還剩下半盞應伯爵教春鴻替他吃了就要令他上來唱南曲西門慶道咱

和温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温老先兒先起。温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擄出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了一頂直擄到大南首縣倉墻底下那里發去，因起號叫做南坡。温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溵字乃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得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温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温秀才道：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誤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温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温秀才擲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鸂鶒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逼我老人家命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温秀才道：南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才單骨胡說。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聽：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密洒歌樓，遙阻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果食，內有一碟酥油泡螺，又一碟黑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說是梅酥丸，裏面又有

溫說道一通無人會意至此又自宮一句遂無一語不肯放空人待往此

核兒、西門慶道、狗才過來、我說與你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衣梅、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滾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痰火、解酒剋食、比梅酥丸更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得、因說、溫老先兒、哨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枚兒到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兒果然是你家月姐親手揀的、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月姐費了多少心、只揀了這幾個兒來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他、上頭紋溜、就像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兒、此物不免使我傷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裏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會尋弄的、都是妙

溫秀才大人之能

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趕着伯爵打、說你這狗才、單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家二十年舊孤老、陳敬濟見三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該西門慶擲骰兒、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說香羅帶上一句、唱東君去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九個字上了、且吃一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裏東胡解核兒、能有幾句、春鴻又拍手唱了一個、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先生、你還該完令、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幺點、想了想、見壁上掛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就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算不算、不是你心上發出來

[illegible]接[illegible]若李淫心何邪如此甚亦妾不如婢婢不如偷之甚

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溫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顧打盹起来告辭伯爵還要留他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溫師父那邊歇去溫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滑我也酒勾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飛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子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了一碟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伙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金蓮門首過見角門閉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裏來弾了弾門

閑有裝畫鳥之意

繡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影就倘供養了羹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了西門慶椅上坐了迎春拿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裏歇連忙收拾床鋪用湯婆熨的被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繡春把角門閂了都在明間地平上支着板凳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沒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冰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㞗老婆無不曲體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

你老婆道爹沒的說髒天比地折殺奴婢奴婢男子漢已沒了爹不嫌醜陋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屬兔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心下甚喜早辰起來老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繡春打發後又問西門慶討葱白紬子做披襖子與娘穿孝西門慶一一許他就教小厮鋪子裏拿三疋葱白紬來你每一家裁一件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裏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們只要裁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

寫西門之處下問一段妙筆

地裏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早起見天晴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家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禀韓爹人來討書西門慶打發書與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裏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裏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紙打發韓夥計崔本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就謝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道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就斷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送于是分付來興買四盒禮又是一套衣花段子

衣服兩方銷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叫王經送了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的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雷老爹旋行牌問董推官催文書、道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埋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揭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都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況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

下書年侍生雷啓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里、玳安道、他出來都往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子。西門慶分付罷、廝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歪在牀炕上眠着了、王經在桌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有人掀的簾兒響、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里睡哩。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廝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穢污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等之罪。那廝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也、你須防範他、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而哭、西門慶便問、姐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卻是南柯一夢。西門慶從

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正當日午。踩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玉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為証。

殘雪初晴照紙窗　地爐灰燼冷侵瓶
風撲梅花斗帳香　個中邂逅相思夢

金蓮心賊聞慧闖戶便着入痛癢無論說笑姊妹當前麼手不痛癢而一味奉承也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請月娘衆姊妹。小廝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後邊管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驀地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揉着他一屁股就坐在旁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裏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來在這裏好睡也。一面說話。一面看着西門慶。因問你的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想是我控着頭睡來。金蓮道到只相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

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的。俺們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我和你說正經話。前日李大姐裝綁。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緣故。上面穿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小衣。西門慶點了頭兒。金蓮道。我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裏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噴涕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想俺每都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念。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親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

以金蓮之貌而行以淫亦當可以失寵如花之女而妝飾之不可少矣

身麝蘭馥馥入西門慶于是淫心輙起摟他在懷裏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真個低垂粉面吞吐裹沒往來鳴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見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囚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門門兒有人在屋裏這伯爵便走到松墻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撇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一溜烟後邊走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里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告我說伯爵道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白日裏還好搅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叫老娘去打緊應保又被俺家兒使了往莊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燈籠叫了巷口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麽伯爵道養了個小厮西門慶罵道傻狗才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西門慶道那賊狗掇腿的奴才誰教你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們有錢的人家又有偌大前程生個兒子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們連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要他做甚麽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巴劫的魂也沒了應保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兒那里是不管的大小女便打發出去了天（先以哀哀動之）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見的這第二個孩兒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

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猶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里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奈何把他一根銀挖兒與了老娘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到那寺院裏且住幾日去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來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宜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子，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是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填數兒，隨哥尊意便了。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那床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爺擺酒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不多時，拿了銀子來。西門慶就遞與應伯爵說道：這封五十兩，你都拿了使去，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腳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錠，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真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實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算帳。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像你娘那樣哩。兩個戲了一回，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說：欽龍野

書到齊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只認了十兩燒埋銀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里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雖然你不稀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裏邊請俺們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里說話不題且說月娘在上房只見孟玉樓走來說他兄弟孟銳不久又起身往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裏坐着哩他在那里姐姐使個小厮對他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裏潘六姐到請的好喬通送帖兒來等着討個話兒到明日咱們好去不去我便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話回只嗤了一聲我就忘了帖子還袖在袖子裏

以巴慶人月娘心好此對也班

原來是恁個沒尾兒行貨子不知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你好還不曾說吃我訌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旨謙不去做兒）他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兩日就起身往川廣去在三姐屋裏坐着哩又問頭裏你要那封銀子與誰西門慶道應二哥房裏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從第二個兒子又大愁的要不的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個孩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纔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眼兒莫不差

別些兒一面使來安請孟二舅來不一時孟玉樓同他兄弟來拜見敘禮已畢西門慶陪他敘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相見分付小廝看菜兒放桌兒篩酒上來三人飲酒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箸對門請溫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溫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橫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虛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們虛老了只在家裏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打發吃剛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

廻只見買了兩座庫來西門慶委付陳敬濟裝庫問月娘尋出李瓶兒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罷了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裡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都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不要慌我見了那奴才

和他吞話伯爵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収了家伙走到李瓶兒房裏陳敬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都送疏來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繡春請了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紙擡出庫去教敬濟看着大門首焚化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第六十八回

應伯爵戲銜玉臂　玳安兒密訪蜂媒

翠雲吟

鍾情太甚到老也無休歎月濃烟雲都是態兒與玉人明誑我軟語叮嚀柔情婉戀鎔盡肝腸鐵歧亭把盞水流花謝時節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紙畢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壜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學老爹活命之恩舉家感激不淺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爹賞人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你錢老爹罷黃四道既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羹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央我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去了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戶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晌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初五日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他吃茶說大姐姐往喬親家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他還和你說話

哩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思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又見西門慶把奶子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擅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回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晚夕設放焰口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并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動响器、只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鄭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看了帖兒笑道、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與李三相陪、又叫了四箇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段了初六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豬酒、添了兩疋白鷳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辦了龍野錢公了、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箇是他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里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多、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辰走來、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道、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難道經錢他都拿的去了

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還等到這咱哩未曾念經經錢寫法就都扶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菲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這老淫婦他卯造經賺了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拷獨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正是

佛會僧尼是一家　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　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崭崭的帽沉香色櫬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西門慶道咱今邀蔡軒同走去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有要沒緊望朋友知多咱來倒沒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轎子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廚下備飯使來與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到西門慶冠冕出迎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鴈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

寫吾儕闊然情理極妥非俗筆可辨

闊叙其間闊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札
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為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
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
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
非望、又說、老先生榮擢美差、足展雄才、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
四泉過譽、一介寒儒、辱蔡老先生擡舉、謬典水利、修理河道、當此民窮財
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又兼賊
盜梗阻、雖有神輸鬼役之術、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大才展布、
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敕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
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桌兒、安
郎中道、學生寔說還要往黃泰宇那里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

未做官時案見討對已做官時案規緣還作者下筆直如此分書璮白

時、教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下飯、金鍾暖酒
斟來、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
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
解去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御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
回說、溫師父尚未回哩、有鄭春和黃四叔家來定兒來、遞在這里半日了、
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們
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定兒先遞報去
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戴
着海獺臥兔兒、一窩絲杭州纘、打扮的花仙也似、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
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黃四
見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磕頭、正面

一到伯爵開口說話即花謊便帶譏應是古今[illegible]之[illegible]

安放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黃四與鄭家姊妹打橫。玳安在傍禀問轎子在這里、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都回去、又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來了、拿黃馬接了來。琴童應諾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上茶來、愛香兒拿了一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錯接了、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愛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哩、吃畢茶、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都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問了姓名、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揚子怕西門慶冷、又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內添上許多獸炭、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在鄭

[illegible]即[illegible]

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得玳安的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禀問、被西門慶喝了一聲、唬的眾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桌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下溫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錯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纔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襖、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遂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兩個妓女纔上來唱了一摺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

面吳惠蠟梅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桂仁香茶西門慶道銀姐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毯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亦是理之當然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都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妓女又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叫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誰的女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侄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

襯寫處伶俐肖其主

句句自寓何句寄有大若但的是念後之光

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䯼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㧓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段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都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來到就教我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只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你行頭不怎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就在西門慶桌邊坐下西門慶見他戴着白䯼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

禮之所至何所不至

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爹媽哩一面走到鴇子房內見了禮出來鴇子叫月姐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了頭燒箇火籠來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菜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呷了兩日湯放下筯兒和西門慶攀話道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兒道那日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的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姐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位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眾娘每都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麼西門慶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夢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知情話把俺每只顧旱着不說

[illegible]

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荒的李三黃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上籠着火盆合着聲兒唱了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索落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酧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你靠着直舒着側臥着金雞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蹀塲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用盡他樣着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每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躧着月娥教我行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裡不自在吃半盞兒罷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叔你不跪顯

[illegible]

前不是趣人也罷說若不打罷愛月兒道說了也不打多只數我打兩個嘴巴兒罷伯爵道溫老先兒你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趕盡殺絕了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攧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彩袖款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可敢無禮傷犯月姨了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方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鍾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賞你一鍾吃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裏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恰灑撒了我一身我老婆說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沙灣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算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晚點燭上來西門慶分付取個骰盆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生來于是西門慶

[illegible]

與鍛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着樂器彈唱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負東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慶搶紅貞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妝打扮出來上着煙裏火迴紋錦對衿襖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鞋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兔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真是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見了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往後邊淨手慌的鴇子連忙叫了丫頭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兒隨即跟來伺候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

中又見月窗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于是脫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邇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使好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嗑的說應花子倒撾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你問那訕臉花子兩把撾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沒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服媽看見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的他眾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鬬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碟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罈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大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的姐妹每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一面摟着他脖子說道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里說梯己話兒愛月兒道嘑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應伯爵一屁股坐在床上說你拿胳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合搗于是不由

播弄子態怪矣

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勸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髻與的行貨子愛月兒道怪攮刀子的我不好罵出來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得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來把人死了便叫桂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街道子門關上愛月兒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好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寬聶鉞兒踢行頭白回子向三日逐搭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秦家玉芝兒打熱兩下裏使錢使没了將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算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這小淫婦兒我恁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着我愛月兒道爹也没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裏說道我

應花子處處避諱

是婦女不可說甚矣此等之不可近也

的兒有甚門路兒說與我知道愛月兒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對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道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知道鄭愛月道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的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在院裏他專在家只尋外遇假托在姑姑菴裏打齋但去就在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脚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頭只說好風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死爲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心邪意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你怎的曉的就裏愛月兒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

細調笑丁寧又傳神詞

菜處會道一面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大街坊張大戶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貨麻着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硶殺我罷了只好蔣家百家奴兒接他西門慶道我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原是梳籠我的一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過門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甚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爹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要要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並連梳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衽褥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拆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柔　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　脉脉情無極
低低喚粉郎　春宵樂未央

兩個交歡良久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䰀雲拖拖滿口只教親達達慢着些兒少頃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蒜斬伯爵鄭色猜枚飲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里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巳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

玳安在傍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西門慶也不坐酒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消兒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兩意投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温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渠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箇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月兒奉温秀才李智黄四搭著上四妓女又唱了一個吃畢衆人又彼此交換遞了兩轉妓女又唱了兩箇唱畢都飲過西門慶就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厨役賞了五錢吳惠鄭春鄭奉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黄四再三不肯放說道應二叔你老人家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畫

老婆傳留與夫時時學鬧耍留吃消學討要吃寫畢也

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白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黄四作揖道生受打攪黄四道恒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閑了去坐坐上一日來一面拏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磯鄭家鴇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黄四使力攔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温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黄家小厮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

波瀾

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里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畫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再陪應二哥坐坐我先去罷于是都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慶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說道我說的話爹你在心些法不傳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愛月又叫鄭春你送老爹到家西門慶纔上轎去了吳銀兒就在門首作辭了眾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眾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到三更方散黃四攏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送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來家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

指桂姐

說得驚駭一些不差

個後生來在段子鋪煮飯做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歸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的玳安道小的鋪子裡睡了好一回只聽見畫童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今早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唾了一地月娘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聽了哈哈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里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兒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問了他快去玳安走到鋪子裡問陳敬濟敬濟道問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抓尋他去敬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菴兒

傍沒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兒有雙扇紅對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嫂他就出來答應你玳安聽了說道再沒有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陳敬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騎上打了一鞭那馬跑躂跳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轉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亦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墻是大悲菴兒往西小衚衕上坡挑着個豆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曬馬糞玳安在馬上就問老媽媽這里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對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對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叫道文嫂在家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纏開了門問道是那里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前提刑西門老爹家來請教

文嫂快去哩文纏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裡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里等進香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嫂就回我不在家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到家回聲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去罷玳安道只吩咐我來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你在這咭溜搭刺兒裡住教我抓尋了個小發昏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稀罕俺每今日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着作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

你到那里俺爹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既如此哥哥你略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罷玳安道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家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你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文嫂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豆腐鋪裡的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玳安道我記的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伴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不來好個大鬏子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子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油嘴滑舌的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的快你走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不惹的爹說你也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怪刺刺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豆腐鋪裡驢子騎了去到那里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還是話一面教文嫂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

欲向深閨求艷質　全憑紅葉是良媒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調林太太　麗春院驚走王三官

憶秦娥

香烟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軃鳳顛鸞倒　枕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小最關情處蛾眉淡掃

話說玳安同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稟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道文嫂兒叫了來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今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為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躲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昭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是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我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椿事兒央及你你要悶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錠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

（此等語是俘倒人會底）

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豬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像三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細密就是往那里去許多伴當跟隨徑路兒來遞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為人做人他怎在人家落脚這個人傳的訛了倒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戶敢招惹這個事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紬段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有也

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說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裏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廝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我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你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猢猻兒隔墻掠篩箕還不知你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冠兒着同往府裏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這兩日不來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會茶赶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

婆言之巧花說太妙一言不僅未有周寫焉之地是多餘何向像衆亦必

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継揣進香去罷了林氏道等臨朝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了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卧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是好文嫂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夥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便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鋪生藥舖細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

先從從科諸費勞料之不可已也

頭及此轉意想不到

青云四海固賢財勝二官更妙難於詳

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朱太尉是他衛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都與他相交知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與他為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曉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見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誕在邇又因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太太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戶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竇已開便何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見文嫂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他要在提刑院遞狀告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走來西門慶宅內西門慶正在對門書院內坐的忽玳安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奬老爹人品家道怎樣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為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段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街上人靜時打

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出門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上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厮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上燈一回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户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窩文嫂在他屋裏聽見彈門連忙開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裏等的西門慶下了馬除去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裏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裏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關了上了拴由夾道進內轉過一層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敲敲門環兒原來有個聽頭少須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只見裏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頒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袖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迎門朱紅匾上寫着節義堂三字兩壁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文嫂從裏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爹且吃過茶着剛縣禀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

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見西門慶身材凜凜一表人物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就是個

富而多詐奸邪輩　壓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餞火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人兒他老人家作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鵪鶉也是個快鬬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内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毡毹鋪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繡榻則斗帳雲横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紬襖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氅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鸛白綾高底鞋兒就是個綺閣中好色的嬌娘深閨内施毡的菩薩有詩為証

雲濃脂膩黛痕長　蓮步輕移蘭麝香　醉後情深歸繡帳
始知太太不尋常

西門慶一見便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止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椅兒斜僉相陪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拿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文嫂就在傍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執掌刑名敢使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

代做了這官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曾
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外邊有幾個奸詐不良的人日逐引
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門訴狀誠恐拋頭露面
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敬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衷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
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
承先業寔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
怎生這般說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令郎既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
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寔出少年所為太太既分付學
生到衙門裏即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庶可杜絕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
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
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拿果兒擺上酒來

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
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了
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
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太
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
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
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傍邊
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為色膽看看
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
一邊遲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
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啓朱

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鳴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户彼此歡欣情興如火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

縱橫慣使風流陣　那管牀頭墮玉釵

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盡力盤桓了一場纔至更深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橫花憔柳困兩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婦人款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了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吽過該地方節級緝捕分付如此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訪出名字來報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開他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不錯必該治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當日即查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實念小張閑聶鉞兒向三于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實念名字都抹了分付這小張閑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

來衆公人應諾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都埋伏在房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閒聶鉞于寬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實念扒李桂姐後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諕的捏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的人亂央人打聽實信王三官躱了一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下來拿人到五更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閒等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响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扠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里書來說衙門中考察本北去了還未下來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峯那裡打聽打聽消息去他那里臨京近西門慶道長官所見甚明即與走差的上來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拿俺兩個拜帖到懷慶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實是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到司房結束行裝討了匹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緋起身回家却說小張閒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這場虧是那里緣互相埋怨小張閒道莫不還是東京那里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巳定

一路鬼窮神落有要沒紫情畫亦逼真

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頭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鬬虎傷
苦了小獐小張閑道列位倒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
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
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閑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
個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怪人是俺
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撫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
出情弊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尋王三官去白爲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
不成便罷了就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逕入
构欄見李桂姐家門關的鐵桶相似叫了半日了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閑
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這
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內逕入他客位

同福晁 惡被刑 老婊此 樣渾行 壞家去 意

裡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
厮來定兒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家了往那里去
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定和你說了罷休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
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來定瞧教他進裡
面去說爲你打俺每有甚要緊一個二都倘在櫈上聲疾叫喊那王三官
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麽樣兒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
如何尋人情去救得來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得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
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略等等爺們在庄上不在家了我
這裡使小厮叫他去小張閑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這個獅子總要出
朧只顧朧着不是事俺每爲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
每來要他二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言連忙

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說的兒也似逼他娘尋人情直到至
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
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認的西門提刑也罷快使小廝
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
他他也不肯來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
兒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
及他一口一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友說個人情救我
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姑娘說媒
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王三官連忙跪下說
道文媽你救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
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道也罷你便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
個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央
浼他等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兒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邊
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句當等我出去安
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
回來他就便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
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
了便來也你每略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
來教他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司
差派不由自已有了三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衆人聽了一齊道還是
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恁句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急的要
不的批發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你恁帶累俺每吃

當稗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是箇道理的你出家來俺每还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消繳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人道还是我的文媽知人苦辣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沒曾嚐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熟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邊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徑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話說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三

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槅子門使小厮請王三官進去西門慶頭戴忠靖巾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穿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穿的王三官向前攔住道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瀆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礼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礼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礼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礼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受了兩礼西門慶讓坐王三官又讓了一回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門慶說道小姪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宸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座兒下跪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

有甚話但說何害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誤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泒之原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寔再生之幸也啣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來你去王三官道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了他押出他來还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辱罵喧嚷索詐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特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礼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此理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攪擾把禮帖还與王三官收了道賢契請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家老伯不棄小姪容當叩謝千恩万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穿服不好送的那王三官自出門还帶上眼紗小厮跟隨去了文嫂还討了西門慶話

嫂傳西首慘筆有頰然不可不為甚臉清湯

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里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繇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衆人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的好事把俺每穩住在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節級排軍罵道你這廝還胡說當的甚麼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討你那命是正經小張閑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兒都賬着手兒要錢繞替他禀衆人不免脫下褶兒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你你如何指稱我衙門往他家諕詐去寔說諕詐了多少錢若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寔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拿了五六把新拶子來

又可嬰心此輩不可不着

饒是衆著卻是實話

伺候小張閑等只顧叩頭哀告道小的每並沒訛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們小的每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些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恨既不肯寔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把你這起光棍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挨坊靠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权出去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正是

敲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

此爲世人家法凡讀者豈下須仙者

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敎他包着嫖道一向只瞞着我不想有個底脚裏人兒又告我說敎我差幹事的拏了這干人到衙門裏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拏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扎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般光棍在院裏嫖弄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王擺上飯來吃來

安來報應二爹來下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裏面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我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邇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閑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伯爵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把小張閑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眾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才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管這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京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睡倒了還沒曾起炕兒怕又

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過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若拿到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都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是了臉就不是乖人兒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腳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切端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才君要人

官兒老爹自居

不知除非巳莫爲伯爵道哥倚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麽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幾個光棍來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他西門慶道我寔和你說罷他指望講許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王三官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幾箇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和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伯爵見了極口稱賛道哥的所爲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見他一面叫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家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叫李銘唱曲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　綠楊芳草爲何人

第七十回

老太監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參太尉

帝曰簡才能　旌賢在股肱　文章體一變　禮樂道逾弘
芸閣英華入　賓門鵷鷺登　恩從過所望　聖澤寔超恒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戶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遞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衛提督官
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
其餘兩廂詔獄緝捕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各挨次格從
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
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以勵人心
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體
照例施行等因續奉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戶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
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獄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
也貼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精察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
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
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戶所正千戶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
科繼祖職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可加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戶謝
恩年齒既殘昔在猶有可觀今任理刑罷軟尤甚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戶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
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蘇民困以廣聖
治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內奠安艮嶽以承天眷朕心嘉悅你每既效有勤勞
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
着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毀壞閘着部裡差官會同巡按部行修理

豐亨豫大此可想朝廷法紀即此可為綱目補遺

完日還差內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
朕躬，宜賚內庭，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国，太子太師，王煒太傅，
鄭居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禮。蔡京還蔭一子為殿中監，国
師林靈素佐国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寔與天道，加封忠孝伯，食祿
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內，賜號玉真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真
人、金門羽客、達靈玄妙先生。朱勔、黃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嘉，勔加太
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蔭一子為金吾
衛正千戶。內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熙、魯直、延福五位宮近侍
各賜蟒衣玉帶，仍蔭弟姪一人為副千戶，俱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
昌、左侍郎蔡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
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禮。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

陞工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濛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
察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
兩。祗迎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蘭、扶天澤、西門慶、
田九皐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管將王佑等，俱各賞銀十兩。所官薛
顯忠等各賞銀五兩，校尉昌玉等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
請書十一日請西門慶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謝私之意。西門慶収下，不勝
歡喜，以為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
人行照會，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節見朝謝恩，毋得違
悞取罪。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夏提刑，各人到家，即収拾行裝，
備辦贄見禮物，約早晚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見教他回王三官，

我今日不得來赴席，要上京見朝謝恩去。文嫂連忙去回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回來索誠具請。西門慶一面叫將賁四來，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軍人，四匹小馬，打點馱裝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便是夏壽跟隨，兩家共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巳上東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正是

意急款催青帳幕　心忙敲碎紫絲韁

話說一日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西門慶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往他親眷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斷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與夏提刑道及寒溫契闊之情，坐下茶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闇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協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不勝感激。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便不見相知了。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是，名分使然，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桌擺飯，無非是蔬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家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禀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先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遞上禮帖，兩

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紵絲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己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夏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禮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飯說道今日聖上奉艮嶽新蓋上清寶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候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閑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翟謙因問親家那里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禄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款留令左右又篩上一杯

西門慶因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是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户何太監姪兒何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只怕我還要等冬至郊天回來見朝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還要排慶成宴你每怎等的不如你今日先往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為報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上那等寫了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管

卤簿仍以指揮職啣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老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跟前維持回倒了林真人把親家不撑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慎些便了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同夏提刑見朝青衣冠帶正在午門前謝恩出來剛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里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從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提刑分别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邊一所直房內相見作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這太監說道大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匠作監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二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兒何永壽陞受金吾衛副千户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惡罪惡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了是叙禮讓坐家人捧茶來吃了茶畢就擺桌盒盞兒桌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盃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餚饌褻瀆大人且吃酒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當厚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承老太監所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

妙語非老太監不能道

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說常言學到老不曾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識的一腿恐有不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來奉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臺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那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一答兒引奏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衙恭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已是

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參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揖日南衙到任剛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里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理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還望長官早晚看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報謝西門慶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後邊又蓋了一層使了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二人歸到崔宅王經向前稟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又差人送了兩疋金段

來充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户忙出來迎接烏紗皂履年紀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唇若塗朱趨下堦來揖讓退遜謙恭特甚二人到廳上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捧上贄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又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户忙還禮說學生叨受微職忝與長官同僚早晚得領教益寔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遇又承垂顧蓬蓽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椅兒分賓主坐下左右捧茶上來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户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就

要來謁長官不知反先辱長官下顧何千户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恭見說畢何千户道咱每還是先與本主老爹進禮還是先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户道既是如此咱每明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户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鑲玉絛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换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户家何千户又預備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飧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押着禮物那時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

天子又差使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餽送賀禮并參見官吏人等、黑壓壓
在門首等候、何千户同西門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人家坐的、差人打
聽老爺道子響就來通報、直等到午後、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
視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又騎報回來、傳老爺過
天漢橋了、少頃只見官吏軍士各打執事旗牌、一對一對傳呼走了半日、
纔遠遠望見朱太尉八擡八簇肩輿明轎、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
腰橫荊山白玉、懸挂太保牙牌、黃金魚鑰、好不顯赫威嚴、執事到了宅門
首、都一字兒擺開、喝的肅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
壓一臺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跟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
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蕭韶鼓樂響動、原來本衙門六員太尉堂
官、見朱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為千户、都各備大禮、治酒慶

一路寫得熱儼顯赫可見勢利不可一刻無

賀、故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
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響、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
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爺來拜、連忙稟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
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
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
京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
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唯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
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頭一位是提督官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
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
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黃經臣、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
督管京城內外巡捕史陳宗善、都穿大紅、頭戴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

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禮物又須臾裡面樂聲響動
衆太尉插金花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
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
板銀箏礧礧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
戚里那里解調和燮理一味能趨諂逢迎端的談笑起干戈直個吹噓
驚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
淮盡突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匱竭正是輦下權豪第一人間富貴
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箏篥琵琶方響箜篌紅牙象
板唱了一套享富貴受皇恩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來
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直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
右擡公案當廳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送禮的進去
須臾打發出來總是本衛紀事南北衛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譏察觀察巡
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具手本呈遞然後總傳出來叫兩
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
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去管家接了禮帖鋪在
書案上二人立在堦下等上邊叫名字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廠廳上
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四個金字甚是顯
赫須臾叫名二人應諾陞堦到滴水簷前躬身參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
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
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

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出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攛掇出來正要走忽見一人拿宛紅帖飛馬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户閃在人家門裏覷看須臾軍牢喝道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參見官員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户走[illegible]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騎上馬回寓正是

邪奸誤國禍機深　[illegible]國承家戒小人
逆賊深誅何足道　奈何二聖遠蒙塵



卷十五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五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蝶戀花

花事闌珊芳草歇客裏風光又過些時節小院黃昏人憶別淚痕點點成紅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斷神驚只道芳魂絕夢破五更心欲折角聲吹落梅花月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就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令手下把馬環拉住說道学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轡同到宅前下馬賁四同撞盒遞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獸炭焚燒金炉香靄正中獨設一席下边一席相陪傍边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插金瓶西門

慶問道長官今日這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長官一敘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貴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長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絛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孝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得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侄便罷了孝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孝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了炭來今日天氣甚是寒冷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細炭向火盆內只一倒廳前放下油紙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孝生裏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蟒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笑道老先生職事之服孝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令玳安接去員領披上蟒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蓋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叫小廝們（此內相家所必有）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廝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就分付動起樂來然後遞酒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旣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蘆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

（眉批）內臣心性口角如畫
（眉批）双七一語寫出名分之別
（眉批）的是內相口中語一字不移不動

西門慶熟世情亦頗在行

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里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盃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盃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廝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雪夜訪趙普水晶宮鮫綃帳唱畢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廚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說道學生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說道我今日正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飢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餓學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要與天泉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挂號何太監道既是大人要與我家做官的同幹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家住兩

世情即是道理信只說破着語公書門孟嘗嚐爾供兒之親也

日我這後園兒裏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靜就早晚和做官的理會些公事兒也方便些強如在別人家西門慶道在這里最好只是使褻公見怪相學生蹤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家晚夕不唱喏衙門（凡公道語）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他若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裏快放桌兒管待你西門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即時把行李都搬了來又分付打掃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舖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增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夏公了（作者多少感慨）何太監道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鹵簿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繇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

纒扛遷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還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兒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六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外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到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此宅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羣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正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平房收拾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趂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王經來了不曾玳安道王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叫賁四在那里看守着哩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這般上覆夏老爹借過那里房子的原契來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盖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是自古道使的憨錢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折洗一番新何太監聽了喜歡道你是那里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其實說

此數語何足喜而何太監喜之所謂內臣心性

天下事若皆如此做何患叢生 只就時刻裝家數語可見皇帝氣象儼然

的是他教甚麼名字、西門慶道他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兒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書來今日是個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既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子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宮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打點出二十四錠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上、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賞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就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長官寶眷起身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纔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燒篆內香焚麝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敘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歸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發了就往下邊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滿窗月

色潛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况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牀。靸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里。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道。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厮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見月色如晝。果然往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

入西門慶懷。向前抱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橫窗。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

玉宇微茫霜滿襟。　踈窗淡月夢魂驚。
凄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雞不肯鳴。

西門慶夢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鼓就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來。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雞蛋頭腦湯。一面吃着。就分付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

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與手下人吃了、就起身從東街穿過
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釜巷所過、中間果見有雙扇白板
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
姬、答道、此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待
出門拜人、見西門慶到、忙令左右把馬牽過、迎至廳上拜揖敘禮、西門慶
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
長官、到承長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
昨日何太監說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付、就說此房來、何公謝了房契去看
了、一日就還原價、果是內臣性兒、立馬蓋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
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
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後、昨日他老公公爹致
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權在衙門裏住幾日罷
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里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
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送出上馬、歸
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有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
遍、騰房已在出月、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
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裏翟爹差人送下程來了、他尋到崔老爹那里、崔
老爹使這里來了、于是拿帖看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豬一
口、北羊一腔、內酒一罈、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
又累你翟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
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悄悄說、小的姐姐說
教我府裏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

做的兩雙鞋腳手、西門慶道、单单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西門慶微有心頭細）、取兩罐兒、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豬、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作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氅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緯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廳敘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賁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來好進）、樓定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宿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響珊珊、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遙睹蓬萊紫氣盤、

火頃只聽九重門啟、鳴噦噦之鸞聲、閶闔天開、覩巍巍之袞冕、當時天子

孫先肯許同忽撥到孟商王陳後上又似贊又似賦可見賦亡之主何嘗不具聖人之資固孟子所謂走犇異

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設朝須臾鍾响天子駕出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朶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才俊過人口工詩韻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花彷彿如金陵陳後主當下駕坐寶位静鞭响罷文武百官秉簡當胸向丹墀五拜三叩頭進上表章已而有殿頭官口傳聖旨道朕今即位二十禩矣艮嶽于茲告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班首中閃過一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堦口稱萬歲萬

大國丛壹

標頌所稱述之盛美兵而誇乎否尊乎可惜四家一闔此便非好第兒

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三邊永息兵戈萬國來朝天闕銀嶽排空玉京挺秀寶籙膺頌于昊闕絳霄深聳於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朕鄉獻頌益見忠誠朕心嘉悅詔改明年為重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雖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堦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引天下提刑官員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覲陞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于是二十六員提刑官都跪在後面不一時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袖一展羣臣

皆散駕郎同官百官皆從端禮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良久只見知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已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又掛了號又拜辭了翟管家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二十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漸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傍村已過前村望比及剛過黃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陣大風但見

景色描詳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飇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初時節無蹤無影次後來捲霧收雲吹花擺柳白茫茫。走石揚砂昏慘慘。刮得那孤鴈落深濠須臾砂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即時來塵土遮天好似百萬貔貅捲土至這風大不大真個是吹折地獄門前樹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得崑崙頂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搖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毡幃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西門慶分付手下快尋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罷抓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刹數株疎柳半堵橫墻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併入寺中投宿上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里坐禪（此方是真正禪寺。）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茶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雞臘肉菓餅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要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晴與了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赴京朝
解使行人心內焦　夜投古寺無燈火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摳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勝長天

神骨疊有情態、炎涼冷暖紛紛與來閙壁長兒孫石女須教有孕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爹爹媽媽向何親損轉寵辭不認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聽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搗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里要替爹搥褂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嚛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借個棒槌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裹腳教

拿韓與繡春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紮鞋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鬚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罷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沖性子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如意兒道耶嘜耶嘜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怨說起來大娘分付趁韓媽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你爹這衣服趁兩下兒搥着就得上許多誰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他們好撑着爹整理納金蓮道賊捏判骨淫濺的淫婦還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就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踏得韓嫂先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閑的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了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成起精兒來老婆成年分眠教你弄兒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

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卻在這里亂些甚麼一把手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為什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我在屋裏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挃在牀上也未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捶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裏腳捶捶出來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棒槌使他不與把棒槌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槌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俺每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轎竿兒娶你來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祕裏剌剌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頓在中間拉着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裏肉也掏出他的來大姐也有些不是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捐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佻落後一染朦帶還垛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奴子行奴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不知說些甚麼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只說了頭邋茶許你去撐頭獲腦雌漢子爲什麼問他要披襖兒沒廉耻的便連忙鋪裏拿了紬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帋去見了頭老婆在炕上擱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這供養的區盒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來

說奚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扠進去諕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管好歹的都収攬下原來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粧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金蓮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栁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擺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褊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到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㗖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為什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你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公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馱垛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兒只吃些豆粥兒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

一陣風便錯得許愿當實人嫌惡節此

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
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許了願
心到臘月初一日宰豬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
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是匠作
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提出來的一個小
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
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
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
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
堂上朱太尉說情願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
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撐在空地裏去

覺提人所用好人

實話可生一性圍

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
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
場告那個說一場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
悄悄幹事的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
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與
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去罷你今後把這往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
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着只
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門慶道你叫他吃了
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
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
走到他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

大老官來家情閒便有生意言陽家得家性

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攞飯吃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
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豬
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罎酒兩腿火燻兩隻鵞十隻雞又并許
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廚役在那里答應正在
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
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忙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嘗二公早晚
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
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
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
不想哥真個來家了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樓上便問道
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

是慢一閒前後名倚扛德不細只定作閒許諸过

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
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着方巾我一個小
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
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是我的大兒子
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
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
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溫秀
才笑道老先生好謔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頃拿上茶來吃了溫秀才問
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
棍如此華任又來做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檯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
西門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往院裏叫

憐世刑之三年恐何想亦孔子說錯非夢太錯引舉

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筯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休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里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堂，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

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六日。」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宿。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請。西門慶這里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倡語酷肖 正說話，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

縣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敘禮畢，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擺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

蠢豆有骨之者乳彌乎吾躬此為並瀆婦輸可乎

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被窩中相挨素體，枕蓆上緊貼酥胸，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搜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簫，道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裏，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嚥了，西門慶問

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象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麼西門慶道
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幾
個放在口內纔罷正是

侍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杯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為恥若
夫正堂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為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次早往
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
隨即擡了皂蓆來王三官那里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
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的
俸繫金鑲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叙禮彼此
道及恭賀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
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
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
九公子上京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欲借府
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
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
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出門往王招宣府中
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叙禮大廳正
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喬木風霜古山河礪礪新
王三官與西門慶行孝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拿上
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叙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
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慌的王三

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遞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盃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副盞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

愈賢愈貴其子婦人一邪何所不至可畏凄

全不推讓只揖欄上答應的出一時內真自温柔字

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為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有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為小試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已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

借詞不來光景一樣

殢雲殢雨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書院中、獨獨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掩映、文物瀟灑、正面懸着一個金粉箋扁曰（猶開自稱）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高壺來、又放盞斟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边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吃、則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

甚說言冷而一種相思可斷處傷心酸昇

小優兒并廚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纔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妝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猊、等待兒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靴解帶、打發上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床並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胳膊與婦人枕着、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廝揾、嗚咂其舌、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边捏弄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腿兒觸冷伸（非真相思人不知此語之妙）不開、只得恐酸兒縮着、白盼不到枕边、眼淚不知流了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鬪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

寫譜至此令人實不自制

西門慶亦善調停

兒這厮脚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都往那去了止是奴老實的还在你就是那風裏楊花滚上滚下如今又與起如意兒賊搥剌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剌剌你為官為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啊嗏說的倒好聽

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边睡非為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边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攛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还守什麼靈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摟銑下半夜了頭聽的好擲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討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摟抱其股竭力搧磞的連聲響喨一面令婦人呼叫大東大西門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閙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

此還諸甚虐淫婦亦被勞為苦

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嗳不嗳我就撏死了這淫婦也不差甚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贅字號去了你這爛桃行貨子豈莽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說的西門慶笑了當下兩個殢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留得東風不放歸　終宵故把芳心訴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住手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爛接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

此詩処極含蓄秀才見老生皆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矣

從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根子上那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的緊緊的又承軟又得全放進那不強如這托子硬硬的格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兩個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要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以近路兒還要赶新河口閘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听見隔窓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餚着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是見厚爱之至外時花花四盆以供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菀

納李桂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所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欢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擡放藏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筆帖、教應保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过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过街口、只見後边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伯爵扭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边一個閒漢、搬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擺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的買礼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边的事、各門各戶。小的寔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鄉边、連小的也怪了。這負屈啣冤、沒处伸訴、還來告二爹、到宅內見爹、千万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

叫了吳惠、鄭春、鄭奉、左順在那里答应。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还不走跳些兒还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里答应、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心裹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小的还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礼兒你还拿回去、你是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礼、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盡小的一点劳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礼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于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裹、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环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書窓下寫帖兒、忙应道、請裹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即出來相見、叙礼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应保取出五個帖兒、遞过去、溫秀才拿到房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里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看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还再寫上四個、請黃四嬸、傅大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裹、是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裹去、在所上看收礼哩、溫秀

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拿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罵完伯爵那帶了李銘過這边來西門慶髮着頭只在府上收礼打發回帖傍边排撰桌面見伯爵來唱喏就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說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应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illegible]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纔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孃那边幹事他怎的曉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你說小的姐ヒ在爹宅內只小的答应該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到沒小的他再三賭身罰咒並不知他三孃那边一字兒你若惱他邦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ヒ意兒他怎的禁得起便教李銘你过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那李銘站在槅子边低頭斂足就似僻所見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听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訴那边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揲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过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何那里尋個主兒說畢號淘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傍道賢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过你說沒他不是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得就可憐他罷又叫李銘你过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

慎些、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过必攺、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应罢、伯爵道、你还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边、伯爵方綫令应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弥月、請列位嫂子过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冒請後日去不成、是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置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应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撒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每吃飯、說畢入後边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还帶三分和氣、你若撑硬船兒、誰理你、全要隨機应變、似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还恋餓、你答應他幾年、还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礼兒來、一天事都了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道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还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蝨蟲螞蚱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

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碍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礼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礼。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鎌，向前來磕了頭，下边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illegible]。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还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　知己話偏長
莫負相欽重　明朝到草堂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長相思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為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話說應伯爵同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裁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墻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熏觸。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一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刘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边，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都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

了潘金蓮想著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即便走到房裏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顫声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边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还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裏面帶在身边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听了滿心欢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箱內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麽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再疋絹與你做衣裳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过世那個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嚷鬧到処拿言語謗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句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為後边大菩薩喜事他还說我背地得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後披毛戴角还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边參了靈方歸後边來綴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炉星菓請衆堂客并三個姑子坐的又在明間內放八仙桌兒鋪着火盆擺下案酒與孟玉樓上壽不一時盞斟滿泛玉斝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装玉琢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叙礼安席而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畢礼就在傍

边坐下厨下壽麵点心添换一齊拿上來衆人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収了就教來安送应二娘帖兒去就請你应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晚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应保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还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篩不得心中痛酸跟中落淚、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記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弾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听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处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為我腿湘裙杜鵑花上血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点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猜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聽的没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個没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听唱罷我那里曉得什麽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内懷春女怨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墻花乱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听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麽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在屋裏冷清清的没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旧便來西門慶道你對过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厨下拿菜出來我前边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边唱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内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

寫飛魚一件曾有暢其晉弄之意着貴人家自以華[illegible]

正好又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爐坐定來安拿春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諕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每瞧瞧是那里的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誇獎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兒去哩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我到不打緊只怕惹人議論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慶向他頭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教孩兒們打了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已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聽荊鈙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是筝排雁柱款定冰絃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禀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廚役西門慶分付六名廚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

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帶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垜。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進家伙、上房內擠着一屋裏人。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裏去了。卻說金蓮只說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只聽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總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王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瞋。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謙兒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蹤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忽說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玉樓嚇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便道這個六丫頭你在那里來。猛可說出話來倒諕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膿着些兒罷了。你那小兒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

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什麼他爲你提湘裙杖揚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死了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豬你日逐只咏屎呼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罷了一個大姐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可兒只是他好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疼的你這心裡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屎裹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婦人不去禍害一千年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里說這個話來金蓮道這是諸貨内官那日你沒對着他二和溜耀子拖住不的你老婆都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怎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就是了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跳起來趕着拿靴腳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宣卷子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逕走過去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那房內拿些菓子遞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回來就道五娘在那邊來爹好不尋五娘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

向窓眼望裏張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裏將菓子交付秋菊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蓮賙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又從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坐了一屋裏人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嘻嘻走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知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裏要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你頭裏話出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激得惱了不打你打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揑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犁西溝耙唱他的心事兒是

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爲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道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關總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赶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都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潢家的心怎麼不傷切個兒孟玉樓道好奶奶若是我每誰慣他唱俺這大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兒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山盟海誓你爲我我爲你這個牢成的又不

嘔氣只顧拿言語搶白他整厮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山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人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就和他白搽白亂必須搽懈了纔罷孟玉樓在旁邊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擡一個滅一個只顯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楊姑娘道姐姐每兒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女子轉世為東坡佛印的佛法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都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裏又不許

李嬌兒猜負

玉樓淨心慰不同兩所床眼所賴沒睡此寒入弄嗎死

南能人必有及雅處沙變人必有墜愛寫其炎見繫要處必不一段今精也只世界教

玉簫近前，一連又篩了金蓮幾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
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
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兒去。因問：你爹睡了
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
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
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
葉，頓的苦豔豔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
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倒在西門慶
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
嗔他一日，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誰人剌剌的。一面起來，慢
條厮禮，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

入金將不行了相打相見之言滿愛之情而逆繁憤人不平也春梅與西門慶狂歷存起又給會寫寄

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
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
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床腳踏板上，
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
扯下來了，纔在腳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
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
梅連忙傾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
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
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
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
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秋

射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嘴強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膿臉弾了倒沒的壓䟕了我的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纖手搬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撧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寔寔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辯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要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哩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掐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像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眼見把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怨怨的好生旋剝了教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也懼怕些甚麼瞞猴兒似湯那裝撥兒他纔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掐得臉腫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溺了牝又問春梅道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婦人摘了

頭面走來那邊牀房裡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
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
臥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
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
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
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
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都大姐唱着俺每擲骰兒又頑了
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羸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倒輸了好
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
你整治那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
慶看了替他繫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

比身分李肖的見何樂不從其

我吃了須臾那話吃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豎比尋
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摟着他脖往裏放須臾
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摟抱其腰在上只顧
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枕腰子墊在你腰底
下這西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婦人在
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都全放進
去了撑的裏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
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翁翁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
只是寒冷咱不得拿燈兒照着幹赶不上夏天好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
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
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

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裏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死了不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摟緊了一面把妳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那話拽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揉之說道我的達達、你不過都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相與枕藉于牀上、不知東方之既白 正是——

等閒試把銀缸照　一對天生連理人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詩

富貴如朝露　交游似聚沙　不如竹窓裏　對卷自吚哦
靜慮同聆偈　清神旋煑茶　惟憂曉雞唱　塵裏事如麻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竪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若咂的过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真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过。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裏、吞吐不絕、抽撤的婦人口邊白沫横流、殘脂在莖。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囘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

賊一句 樊二句 於是解 婦人情 狎得妙 筆

麻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典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典了我等我揀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单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直六十兩銀子哩你穿在身上是会摇摆婦人道怪奴才你典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來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碜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偎提良久又吞在口裏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之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过也言未絕其精邈了婦人一口婦人口口接着都嚥了正是

自有内事迎郎意　慇懃便把紧箫吹

當日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老早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逐趕在被裏便說道你起來開尋匕兒出來罷等住回你又不得閑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妳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养西門慶見如意兒薄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匕遞了茶在旁边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边討詠房裏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匕拿與他罷迎春去了就把老婆摟在懷裏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了孩子妳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对臉兒親嘴咂舌頭做一処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边没見爹往别的房裏去他老人家别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個棒搥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

二娘來劝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礼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裏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上，放着河水不洗船，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裏睡，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俺每，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擱櫃拿出那庚樣來，抖了抖，还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边房裏去，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襖兒，黃紬

人各有性

紬褶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妝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裏來，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褁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每這般都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倚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抬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遂

[illegible]

到那邊房裏，西門慶已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裏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設席，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苟子孝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眾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不一時，門外韓大娘、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一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襖兒、紅裙子，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郭愛孫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

[illegible]

西門慶進來吃粥，迎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潘六兒他說明日往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襖，要李大姐那皮襖穿。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了，他死了，嗔人分散他房裏丫頭，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襖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襖穿，早時他死了，他不死，你只好看一眼兒罷了。幾句說的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即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氈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着哩。那桂姐即向夾道內進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月娘道，賁看見不曾。玳安道，賁

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且連盒放在明間內着、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裏。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糖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穿着大紅對衿襖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桂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芝兒家去、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兒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兒又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銀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更生一個天疱瘡、都是他媽空老了一片皮餘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平白教爹惱。月娘道、你既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態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潘金蓮在傍插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教他張致、如今在這裏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却跪着你、你那時却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都笑了。桂姐起來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爺安老爹來了。西門慶便拿衣服穿了、出來迎接。桂姐向月娘說道、爺嗅嗅、從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的虎頭愿心說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裏頭去、沒在那裏。桂姐道、天麼天麼、可是殺人、爹何嘗往我家裏、若是到我家裏、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就促死了。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裏、是往鄭月兒家走了兩

針骨之描界州何預坐安有根捐知老師之生育學子非身是長常盛耳

遭請了他家小粉頭了，了我這篇是非就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們裏邊人，一個氣不憤一個，好不生分。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裏邊與外邊差甚麼，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月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廳上，敘禮，每人一疋緞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桌席齊整，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三十日敢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四泉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郎喚書吏取出布按兩司連他共十二兩分資來，要一張大插桌，六張散桌，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

今之寶賄者有知之者言買此不知見多是說

了，就請去捲棚坐的。不一時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宇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爐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獎不已。問西門慶這副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央他稍帶一付來送蔡老先生，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罷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桌盒，細巧菓菜鮮熙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過。安郎中道，大寒天，飲一杯無礙。宋御史又差人去邀，差人稟道，邀了，在磚廠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們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生旦合聲唱一套，第一來為壓驚，第二更

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本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叙話、良久就上坐。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折、酒過數巡、小優兒席前唱一套新水令玉驄驕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松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縣花、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楊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

窓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坐間移、一杯未盡笙歌送、
堦前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欲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桌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去訖。宋御史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戲子、分付後日還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雜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邀撫按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擡上酒桌、使玳安去請溫師父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西門慶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里撞放、將就叫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位嫂子下降、這里蘭應

吃酒不題後邊孟大妗與孟三妗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
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不是薛師父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叫
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第二
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眾人吃至掌
燈已後三位夥計娘子也都作辭去了止留下段大姐沒去潘姥姥也往
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
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散了小廝收下家火來這
金蓮忙抽身就往前走到前邊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
兒打着燈趔趔趄趄腳兒就要往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扯
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往上房交鑰匙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
二姐李桂姐郁大姐都打發往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

來安道爹在五娘房裡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却有些惱因向玉樓道
你看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往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
換到他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
他纏去這等說恰似咱每爭他的一般可是大師父說的笑話兒左右這
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由他有了話剛
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往前走了因問小玉竈上沒人與我把儀
門拴上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桂姐申二
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向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
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又去了分付玉簫頓下好茶去
燒對李嬌兒說咱兩家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大姐姐于是各房裡分付
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桌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眾人俱各

坐了、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黃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錄法身以垂入相。錄
入相以顯法身。朗朗慧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剎
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
徒逞六般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
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
演說了一回、又宣念偈子、又唱幾個勸善的佛曲兒、方纔宣黃氏女怎的
出身、怎的看經好善、又怎的死去轉世為男子、又怎的男女五人一時昇
天。慢慢宣完、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來、衆
人吃了。落後孟玉樓房中蘭香、又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大壺酒來、又是
一大壺茶來、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吃。月娘又教玉簫拿出四盒兒

茶食蒯餅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個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
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
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我也唱個兒與奶奶們聽。桂姐
不肯、道、還是我先唱。因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個更深靜悄罷。當
下桂姐送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唱了一套。桂姐唱畢、
郁大姐纔要接琵琶、早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胳膊上、先說道、我唱個
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奶奶聽罷。于是唱道、正月十五鬧元宵、滿
把焚香天地燒。那時大妗子害夜深、困的撐也沒等的申二姐唱完、吃了
茶、就先往月娘房內睡去了。須臾唱完、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
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父便往孫雪娥房裏、郁大姐、申二姐就與玉簫、小
玉在那邊炕屋裏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看官聽說。

古婦人懷孕不側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詩書金玉故生子女端正聰慧此胎教之法也今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死生輪迴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幻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

前程黑暗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研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為護短金蓮潑醋

雙雙蛺蝶繞花溪　半是山南半水西　故脫有情風月亂
美人多怨雨雲迷　須開檀口言如織　漫托香腮醉似泥
莫道佳人太命薄　一鶯啼罷一鶯啼

話說月娘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在角門邊撞見西門慶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床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娘手裏使巧兒拿這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剛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是你早辰和那歪剌骨商定了腔兒嗔道頭裏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小賊歪剌骨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鬼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我雀兒不在那窩兒裏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裡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歪剌骨弄答的膿膿唧唧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我使慣了你不與我都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趔着腳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

我問你莫非你與他一鋪兒長遠睡惹的那個了頭也羞恥無故只是睡
那一回兒還放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人又叫
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怎的西門慶道又說甚麼婦人道我許你
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閑話教他在俺們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
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這屋裏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
道怪小淫婦兒瑣碎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娘他去
你管他怎的婆婆口嘴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爲冤結仇俱了喒娘
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桌兒擺下棋子兩個下棋不題且
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開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
見了西門慶慌的跳起身來西門慶道你們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
影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道爹這裏冷
你往屋裏坐去罷這西門慶就一把手拽過來就親了個嘴一直走到房
中床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
着火兒站立間道爹你今日沒酒還有頭裏與娘供養的一桌菜兒一素
兒金華酒留下預備爹來與爹吃西門慶道下飯你們吃了罷只拿幾個
菓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個燈籠往藏春塢書房內還
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篩與我吃綉春應諾打着燈籠去了迎
春連忙放桌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與爹下
酒于是揀了幾碟精味菓菜擺在桌上良久綉春取了酒來打開篩
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
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菓仁兒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在後邊廚房
內與綉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

看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一面解開他對衿襖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他奶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摟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到白滑，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側子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兒，你大娘都收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施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迎春姐來，也與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樂。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

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兩筯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繡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鋪蓋，和繡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都是綾絹被褥，和花枕頭，在薰籠內薰的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移近床邊，方纔脫衣鑽上床，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臥。婦人用手揝弄他那話兒，上邊還束着托子，弸弸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

聳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肏得面如火熱又道這輕賤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裏拿半個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麼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與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你娘的窩兒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西門慶見他言諦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摟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只顧沒稜露腦掬幹抽拽抽

[illegible]

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又令他馬伏在下直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按着他兩股雪白的只顧搧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揩拭摟着睡到五更鷄叫時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嚥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嬲搵存倚千嚌嚏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捧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

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里，俺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裏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荊都監叫拜堂上道：久違欠禮，高轉失賀。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敘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荊都監便道：良騎俟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生這里作東請他一飯，家他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荊都監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來奉瀆。巡按宋公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膽恃愛，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里，等我抵面和他說，又好說些。荊都監連忙下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道：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叫寫字的取出，荊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荊忠，年三十二歲，係山後檀州人，躡祖後軍功，累陞本衛正千戶，從某年蔡武

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一一開載明白西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帖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生斷不敢領以此覷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賣推辭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換荆都監拜謝起身去了西門慶上馬琴童跟隨拜蔡知府去了却說玉簫打發西門慶就走到金蓮房中說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生俺娘好不說五娘哩說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裏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裏去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剌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裏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就沒好口了奇嘴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

裏睡來麼玉簫道前邊老到只娘屋裏大娘又死了爹却往誰屋裏去金蓮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玉簫又說俺娘又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鑰匙到房裏娘說了爹幾句好的說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兒罷了金蓮道沒的扯那臿淡有一個漢子做主兒罷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成偏有那些一逕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娘說娘只放在心裏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頭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色衣服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鬏髻珠子箍兒淺色衣服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上穿着沉香遍地金粧花補

子襖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迎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脫夕來吃的一桌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做一處吃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只說申二姐會唱好掛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叫他來好歹教他唱個咱們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見春鴻走來烘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俺王經去了留我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那腔兒還不尋到這屋裏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釃半甌子酒與他吃了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就說我要他唱曲兒與姥姥聽春鴻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裏坐的正吃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曲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在這裏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我有郁大姐在那裏也是一般我這裏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是大姑娘那里又鑽出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罷了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里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沖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參

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裏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對着小廝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們在那毛裏夾着是你擡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攮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兒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野詞就拏班做勢起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韓道國那淫婦家里你俺這里不與你做與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號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嚛嚛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生兒就是剛纔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么說怎就這般言語潑口罵出來此處一不留

人要有個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趁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叫小廝把騾毛都撏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恁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沖言沖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撵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却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方纔把賊瞎淫婦兩個耳刮

老大家[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

子兒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這里。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膽，他說的甚麼成樣的套數，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裏滑言語，上個甚麼擡盤兒也怎的，我幾年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裏就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裏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春梅道，我剛纔不屬的，你上覆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道，我傾杯兒酒與大姐姐消兒惱。迎春道，我這女兒着惱就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

春[illegible]鬧迎春冷節自此[illegible]可惜不春

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illegible][illegible]閨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來，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惱了，胡亂且吃你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忍不住笑罵道，怪小淫婦兒，你又做起我媽媽來了。又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俺們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慢慢唱花嬌月豔與衆人吃酒不題。且說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馬，平安就禀，今日有衙門裏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會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曆日，荆都監差人送了一口鮮豬，一罈豆酒，又是四封銀子，姐夫收下，交到後邊去了，沒敢與他回帖兒，晚上他家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那

安兒又拿宋御史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爺說明日還奉價過來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走到廳上春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遞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們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這邊來眾人打發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妗子和三個姑子都往那邊屋裏去了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坐下放桌兒打發他吃飯教來興兒定桌席三十日與宋道按擺酒物一日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眾位吃慶官酒分付去了玉簫在傍請問爹吃酒篩甚麼酒吃西門慶道有劉總辦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嘗嘗看好不好只見來安兒進來稟問接月娘去玉簫便使他提酒來打破泥頭傾在鐘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拿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事在房中

兒兩那說來安同排軍拿燈籠晚夕接了月娘眾人來家都穿着皮襖都到上房來拜西門慶惟孟玉樓與西門慶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拜完了又都過那邊屋裏去拜大妗子與三個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應二嫂見俺們都去好不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二娘也有十來位娘子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廝兒原來他房裏春花兒比舊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不肖在呼今日說的他家裏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應二哥與他們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覆你多謝重禮西門慶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教豬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立着說道應二爹見娘們

處處寫
寫作見
閒中小
有一理
賞書語
娘人物
之言袒
花之妙
粵孙此
是

讀
書

語曰響
袖入口
便作
實成

去先頭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扒窗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瞧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日瞧甚麼他不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的別要胡說他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們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也起身過這邊屋裏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大姐與玉簫眾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眾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就去大妗子隱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行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麼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了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麼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他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

若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麼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拏班兒做勢的他不駡他嫌遲月娘道你到且是會說話兒既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吃他駡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為瞎淫婦打他幾棍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他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駡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麼的月娘道情知是誰你家使的有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駡的去了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廝送他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裏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便說道不說教將來嗔唱他兩句你還喈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麽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就都先歸房去了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

月娘進裏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王簫這箱上四包銀子是那里的西門慶說是荊都監的二百兩銀子要央來巡按圖幹陞轉王簫道頭裏姐夫送進來我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叫進櫃裏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廚櫃中金蓮在那邊屋裏只顧坐的要等西門慶一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圖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掀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屋裏硬來叫你沒廉恥的貨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吃他在前邊把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和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裏也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裏通一日沒吃甚麼兒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淒惡心來家應二嫂遞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屋裏瞧他瞧去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分付收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於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已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側着身子嘔吐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裏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語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抱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心裏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淒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的婦人道可知你不曉的俺每

不是你老婆，你疼你那心愛的去罷。西門慶于是接過粉項來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拏來等我自吃，肯那等獻勞，旋蒸熱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裏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說怎的，爭出來惱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自有那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們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贅字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裏。西門慶摟着他那香腮便道：吃的那酒氣還不與我道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着來，那里有甚麼神思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睡吃些甚麼兒，叫了頭拿飯來咱們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人這里要衣的了，不得且吃飯

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救也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了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隨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揉揑病。西門慶忽然想起道：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哩，就拿素兒篩些酒來吃了，管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得屬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要湯俺這屋裏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西門慶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拿與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推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要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裏去吃。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卻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路兒來了。緊要

救人疼的寃也没了，還要那等撧弄人，爲你也下般的謝酬煩和你兩個
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
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撚撲
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
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
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兑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朱御史擺酒，初
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壓受了人家許
多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
明日三十日，我教小厮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罷。
教他管骨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麽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
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看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

你文與他就是了。王機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該他言些
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酒兒文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
辰得梳個頭兒，小厮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掏乾了，費了心，那個道
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
搊起這一隻腿兒，蹲在胳膊上，摟抱在懷裏，揝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
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兩隻白腿
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没你這等柔嫩可愛。婦人道：好說嘴的
貨，誰信那綿花嘴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没有來？不說俺
們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所，我有句就就
死了。我婦人道：行貨子，没要緊賭什麽誓。這西門慶說着，就把那話帶了
銀托子來，挿放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因摟兒[illegible]

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不趕早除下來理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抱定他一隻腿在懷裏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灌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咂糨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出口裏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說兩個在床上歡娛頑耍單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過叫畫童兒送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水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鹵饒我那等說着還刀攙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口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們五個在前廳吃酒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的還嗔人

天下事難有此等不察巧不知然者爲可嘆耳

說嘴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罵了去罷要他們在屋裏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們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姑夫不言語怎好惹氣當夜說話同歸到房中歇了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來又惱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忿次日老早就使來安叫了一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五錢銀子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裏庵裏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許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同大妗子一處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蝋

兀心口內不爽。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叫小玉往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了前邊金蓮房中。便問他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辰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住的人心淡。只顧住着怎的。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人家收着罷。于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說涎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老爹在前邊。不往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姐子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的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徧這金蓮聽記在心。玉簫先來問月娘說姥姥起身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就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水頭兒哩。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暗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可開言說道可是大娘說的。我打發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通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為甚麼惱他只還說誰知為甚麼惱他。你便就撐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往我那屋裡去。我莫不拿豬毛繩

子套了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他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裏好好兒坐的，你怎的掀著簾子硬入來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了，你倒只顧趕人。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掛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裏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裏，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貓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替？好反說，鬧人說著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裏，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為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是我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吃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

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是趁來的老婆。那沒廉恥趁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吳大妗子便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著，那月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多我了。孟玉樓道：耶嚛耶嚛，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幾個，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娘一句兒也罷了，只顧拌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厮罵沒好口，不爭你姊妹每嚷鬧，俺每親戚在這裏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嗔我在這裏，叫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撒潑，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鬏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趁將你家來了？這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

不得起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腳子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還打滚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把我別變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麽金蓮道你是真材寔料的誰敢辯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我不真材寔料我敢在這家裡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金蓮往前邊去說道你恁怪剌剌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左右是兩句話教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姐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裏住着有光做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的說俺家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烟大家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掃靈臺正好修若還繩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為人只把這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易日着人送齋襯去郎叫大姐你和二姐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于是打發三個姑子出門去了月娘陪大妗子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胳膊都軟了手冰冷的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攬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裏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氣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個漢

[illegible]

一段[illegible]

了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了頭通同作䜭在前頭幹的那無所不爲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耻也不顧他燈臺不照自已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讓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兒死哩剛纔摺着衆兒我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俏俏兒走來這里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裏守着鑪臺姑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也不聽見他腳步兒響孫雪娥道他單會行鬼路兒腳上只穿氊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着走頭兒一來時該和我合了多少氣背地打㒒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頭燒還說我和他偏生好闘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漢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滾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好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家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屋內纔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為眾好與人為怨結仇劝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個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泛泛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

放下挑逗我且偷偷去、分付李嬌兒你們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都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荊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裡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寫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回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撒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荊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備說一遍、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要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甚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我和他合氣是我偏生好鬥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衆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便走來後邊撐着頭兒和我嚷、自家打滾撞頭、鬏髻都踩匾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衆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說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過、專會那潑皮賴肉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甚麼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剛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不來也乾淨了、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他

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吃他害死了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氣西門慶不聽便罷聽的說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裏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敢罵他他還要拿豬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罷了我吃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甚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嚐着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拿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腦袋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任醫官來看看月娘道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墻上土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丟便罷了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剁兩針罷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廝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廝守着月娘分付丫頭連忙熬粥兒拏上來勸他吃月娘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裏請說明日任老爹絕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戶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

往喬親家那里去罷天晩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
看你月娘笑道儍行貨子誰要你做恁個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
回兒慢慢闖着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硫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
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與娘聽
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西門慶道誰教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
兒也罷了趕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管他腿事
玉簫道正經屋中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
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
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往後邊去了西門慶
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
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

看吃些湯藥解散氣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請他
你又請他白得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甚麼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
問喬親家請你做甚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與我坐坐今日他
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落後又邀過宋臺官來陪我我勢着
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
上你這巧言花語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
那心上就死了也不值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
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趂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個義官銀子
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
日我還沒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問他討一張義官箚付
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兒

兒上下使用些，咱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買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會一日，猪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果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名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迎接到廳上，陪坐道，連日闕候之事，任醫官道，昨日韓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刺，今日不俟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診，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一面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只見琴童進來說，任醫官來了，爹分付教收拾明間裏坐的，月娘只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睜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叫劉婆子來，吃兩服藥，好了，好這等搖鈴打鼓的，好與人家漢子喜眼，玉樓道，大娘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却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他是個太醫，你教他看看你這脉息，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爲甚起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理氣血，安安胎氣也好，劉婆子他曉的甚麼病源脈理，一時耽悞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搽上冠兒，玉簫拿鏡子，孟玉樓跳上炕去，替他拏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勤鈿兒，孫雪娥預備拏衣裳，不一時，打扮的粉粧玉琢，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月殿嬋娟出畫堂

[illegibl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六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相勸頻攜金葉杯，莫將閑事繫柔懷。
年年只是人依舊，處處何曾花不開。
歌詠且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簡點惟無溫秀才。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任醫官躲在傍邊，側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琴童安放桌兒錦袱，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胗脈。良久，胗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

卷十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著甚要緊

雖求仙子暗先世　[illegible]　月娘就出畫堂

[illegible]

不可了，心下成大令，又在傍邊[illegible]

[illegible]

只不動身，道我不要請他，平白教人家漢子[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吞着來就任醫官來了[illegibl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六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嬌撒西門慶　畫童兒哭躲溫葵軒

相勸頻攜金粟杯，莫將閑事繫柔懷。年年只是人依舊，
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且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
尊前百事皆如昨，簡點惟無溫秀才。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任醫官進明間內坐下。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望上道了萬福，任醫官慌的躬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椅上坐下。琴童安放桌兒錦裀，月娘向袖口邊伸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診脈。良久，診完，月娘又道個萬福，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廝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稟的氣血弱，尺脈來的浮澀，雖是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

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膈有些阻滯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肐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安胎理氣和中養榮蠲痛之劑來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付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三房下有些肚疼望乞有暖宮丸藥并見賜些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道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駭然尊敬在前門揖讓上馬打了恭又打恭比尋常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使琴童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房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因說大娘你頭裡還要不出去怎麼他看了就知道你心中的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可是他說的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好看我一眼兒罷了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攔擱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忒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嚛耶嚛那里有此話俺每就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強恰似咬群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

行貨子大娘你惱他可知錯惱了哩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
機他怎的會所悄聽人行動拿話兒譏諷人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
水缸兒不恁大量些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
高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兒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
漢子與他做主兒着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
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
屋裡拿猪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
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誰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
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趁着他
大妗子在這裡你們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裡不作難就行
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

淺恁搊酒他們都在這里定槊登尾的了不得他到落得在屋裡歸衍兒
俺勞也說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三娘也
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
走的月娘道一聲也不言語孟玉樓掐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姐不要
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
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
五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
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勸了他這一回你去
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裏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個不
是兒罷你我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
六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日氣佛受一爐

六姐去與他賠個不是兒。天大事都了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嚛耶嚛。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趁來的露水。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腳指頭兒也比不的兒。玉樓道。你又說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就是後婚老婆也不是趁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難道只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蝗螽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都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些血兒。他今日也覺不好意思的。只是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曆不離履。還在一處兒。你快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到後邊去。那潘金蓮見他恁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鏡。只抿了頭。

戴上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徑到後邊上房來。玉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們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孩兒年幼不識好歹。沖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裏。隨親家打我老身也不敢說了。那潘金蓮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跳起來。趕着玉樓打道。汗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你姐妹們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唐突你們。大家廝擡廝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雖好。還要綠葉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杈着心裏。玉樓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

會看病　[illegible]也

贊陪賢西門慶總與乃淆交而并之人甚矣哉神可畏西官識對宋托

兒你這回纔像老娘養的且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蓮便向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帖就叫送進來與月娘玉樓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那根兒下首裡只是有些怪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裡管下寒的是按下後邊卻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奉送公祖猶恐見卻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次問及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只知本府胡正堂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執事相交為人卻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纔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荊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荊忠執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望乞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衛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但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荊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吏收執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響左右來報兩司老爺都到了慌的西門慶忙出迎接到廳上敘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禮畢敘觀看正

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簇盤、甚是齊整、周圍卓席俱豐
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
四泉看我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奉補、西門慶道、豈有此理、一面各分次
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又一面差官邀去看看、等到午後、只見一疋
報馬來到、說侯爺來了、這裡兩邊鼓樂一齊響起、衆官都出大門迎接、宋
御史只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侯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
鼠暖耳、渾金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
了大紅金雲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敘畢禮數、各官廷
叅畢、然後是西門慶拜見、侯巡撫因前次擺酒請六黃太尉、認得西門慶
郎令官吏拿雙紅友生侯濛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
家人捧上去、一面叅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奉畢
湯飯、簷下動起樂來、宋御史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擡下卓席來、裝在食
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割獻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
教坊呈、隊舞、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
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
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爲證

華堂非霧亦非烟、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娥垂玉佩、果然綠鬢插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五兩銀子
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
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謝了西門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
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早、分付把卓席休動、一面使小厮請吳大舅并

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第傳、陳敬濟來坐、聽唱。又拿下兩卓酒餚、打發子弟吃了、等的人來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陶學士擁抱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掌梅飲酒、先是三夥計來傍邊坐下、不一時溫秀才也、走來了、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唱喏、前日空過眾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的、狗材、你打窗戶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他必人、揹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乾淨來家就學舌、我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禿兒肉也咬了、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這般說、劉太監也替大舅說、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日許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了、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

老實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裡沒人、如何只顧不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去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來到前邊、同眾坐下飲酒、不一時、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載夜宴郵亭佳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西門慶隨即下席、見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納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帶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拿酒飯點心、管待喬通、打發去了、話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折、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看收了家火、就進入月娘房來、大

曾逞之齊孔爲此若也傳不許奇大無愚畢

妗子正坐的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向月娘說
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除加陞一級還教他兒在
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
本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裡有二三百兩銀子使西門
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我妻兄他親口旣許下
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
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着打發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
睡自家吃那西門慶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若是
往前頭去趁早兒不要去他頭裡與我陪過不是了只少你與他陪不是
去哩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他屋裡去往誰屋裡去
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子好不拿話兒噦

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爲你喜歡哩你又恁沒廉耻的西門慶道你理那
小淫婦兒恁的月娘道你只依我說今日偏不要你往前邊去也不要你
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姐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了
西門慶見恁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
一日早往衙門中同何千戶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纔來家又
打點禮物豬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胡府尹去胡府尹收
下禮物即時封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豬羊
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劄付上
面用着許多印信塡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
喬大戶家就請喬大戶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溫秀才應
伯爵謝希大并衆夥計每人都是一盒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

請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戶、范千戶、吳大舅、喬大戶、王三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攢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代與金蓮管理。他不管了，因來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怪不的人說：惟淚肉平白教人家漢子捏了捏手，今日好了，頭也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捏兒。連大妗子也笑了。西門慶拿了攢的帳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打帳兌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戶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劄付與他看。看見上寫義官喬洪名字，援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餉，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叫喬通好生送到家去。又說：明日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西門慶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茶畢，分付琴童西廂書房裡放卓兒。親家請那裡坐，還擺些。同到書房，纔坐下，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交與西門慶，說此是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接了，看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時節、白賚光、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道：我這邊還有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三個夥計、溫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坐。因問溫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敬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卓上擺列許多下飯。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

戶道悍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喬大戶吳大舅伯爵三人分了伯爵看了看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伯爵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裡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大娘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等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慵施渾衣兒搖在床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睡在床上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坐在床上問道怪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他來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香腮上滚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腸軟了連忙一隻手摟着他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到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房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的嚼舌根一件皮襖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莫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爲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主張一拳拄定那裡有這些閒言帳語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裡買來賤裡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做小老婆不氣

長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撺掇侍奉的是誰苦惱他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個人兒來瞅問這倒就是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我含着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滾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捽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房裡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替你懷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兒小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

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炕裡躺着不是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裡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從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妝不整雲髻歪斜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來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階子裡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兒沒把西門慶掙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梅道達達放開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耐煩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也沒幹壞甚麼事並沒教主子

江東大有名婦人罵子俏妙的是

罵我一句兒打我一下兒做甚麼為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為瞎淫婦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着他一頓好罵原來送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送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為他合起氣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我好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裡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裡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惟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裡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果餡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由分說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來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拆上幾絲雞肉加上酸笋韭菜和成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桌兒擺上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果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陪着同吃三個你一盃我一盃吃到一更方罷到次日西門慶起早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先送礼往夏指揮家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且說玳安王經看家將到晌午時分只見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何老人家王奶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走王婆子道我有勾當怎好來踅門踅戶今日不因老九為他兄弟的事要央煩你老爹老身還不敢來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

道我敢進去你引我見只怕有夠那玳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
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卧兔兒穿着一身錦叚衣裳搽抹的
粉粧玉琢正在炕上蹺登着爐臺兒坐的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
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
你王婆子道老身心中常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候了哥哥不曾
婦人道有倒好了小產過兩遍白不存問你兒子有了親事未王婆道还
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積攢了些買個驢兒胡
亂磨些麪兒賣家度日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今日往門外與徐
掖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有甚話說王婆道有老九有樁事央及
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十吃賊攀了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
他是窩主本等與他无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賊若指攀只不

推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
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
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叫秋菊看茶來須臾秋
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
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婆子道我的奶奶
你儘來張口水來濕手這等插金戴銀呼奴使婢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
言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抹着如何
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趁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
用到那里是那里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於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
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雖為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
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

你在人家去我知道等他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稟我一面又令陳敬濟發柬四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敢惱多上覆爹娘沖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先拜見大妗子眾人然後見西門慶道了萬福就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頒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搬取家小上京說了又說好歹央賁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賁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的好個身段兒嘆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

甚忘人西門前换話原說不得

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的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夏大人娘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麼容得不罵奴才少檯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磣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了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倒了買賣近年近節綢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參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道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敢就開

近來制獄大抵如此

出你兒弟來了你在衙門首伺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一直走到衙門前
去了西門慶到衙門中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
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
一夜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為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甚不公　畢竟難逃天下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
晌午就來了都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眾人磕頭月娘擺茶與他們
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眾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進房來
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與西門慶磕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
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

讀書宜清使言之激烈乃爾　月娘詞義極僅

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兒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
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做
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是丈母養女壻的那女壻不上二
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壻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
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這女壻
暗暗通姦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
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
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個死罪也不多你穿青
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也吃我把那奴才摟了幾摟
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太不正則
小不敬毋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

敢祀他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孙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荆都監來了西門慶連忙冠帶出迎接至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茶罷知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概然許下執事恭喜必然在通荆都監聽了又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為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相讓入廳敘禮二內相皆穿青緣紱蟒衣寶石縧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備到了一處敘話荆都監又向周守備說四泉厚情前日宋公在尊府擺酒曾稱頌公之才猷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邇周守備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户王三官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拜了兩拜眾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備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户道家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遞了一道茶然後遞酒上坐銘屏前珉選羅列盡堂內寶玩爭輝堦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上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坐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羅湯飯下邊教坊撮弄雜耍百戲上來良久纔是四個唱的拿着銀箏玉板放嬌聲當筵彈唱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為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

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西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去，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見，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咲道爹你兵馬司倒了牆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㑩刀子的，俺們不來，說畢磕了頭去了，西門慶看著收了家火，回到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衆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三箇夥計，十二張桌兒，席中止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兩三個小優兒彈唱遞酒，中間忽平安兒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送禮來，西門慶听言忙道有請，只見雲理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面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理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理守道在下昨日纔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之恩，些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敘礼拜見，西門慶見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桌坐了，連忙安鍾筯，下邊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雲理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先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來賀，當日衆人席

上每位奉席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把雲理守灌的醉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坐下，又與李桂姐、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當日酒從笑声，花攢錦簇，觥籌交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正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理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為夏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裏去，小人稟問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叙其闊别，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拐送家小之事。因說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兒叫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起身。小人也得半月鋪面來就事。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日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拜雲指揮去了。那日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送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是扯他，那小廝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聽見，送出大妗子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扯他怎的，惹的他恁怪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扯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發平安道：又不關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巴，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怪囚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

琴沒屁股遂不得的[illegible]以[illegible]書之也

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琥安道被雲二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送衣裳來了要帶毡巾去看見書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也是的平安進對過溫師父叫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琥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仔細有名的溫屁股他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麼挨他的今日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怪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琥安道娘只問他就是那溫金道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書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你不說看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厮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那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裏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听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过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嘲他說的諕死了我不知道還當是好話兒劇

着兩家兒聽你這饞了也是個不上蘆帚的行貨子人家小厮與你使那猜道幹這個營生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帚的[illegible]打這樣生冷舖壓的花子躲這般所為這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恥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們就沒見他老婆怎生樣兒平安道娘每會勝也不看見他他但往那裏去就鎖了門住了這半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往常時街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倒橋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大日頭兒只在屋裏坐天牢哩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同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計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兒我去旗放泉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和我吃如今衛中捌兩個陞了他就接着掌印明日連他和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教

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掛軸子少不得教溫葵軒做兩篇文章貢軸子罵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烏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恥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言諕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廝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廝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俺每去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他來西門慶聽了還有些不信便道你教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使叫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拶子拶他便道賊奴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幹那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他只顧使平安兒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銀器家火與他又某日他望倪師父去拿爹的書

帖兒與倪師父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道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便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誰知他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向月娘道怪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則害成我想來沒人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的曉得這樣的狗才東西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只為寫禮帖兒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安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諾而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貞內東都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鋪子沒人倒

好教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好不好隨你叫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照顧了我的兒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吃酒坐的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昭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雖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下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中有何說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回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　交情似水淡長濃　自古人無千日好
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帶水戰情郎

望江南

梅共雪驕鬭新妝月底素華同弄色風前輕片半含香不比柳花狂。蛺蝶影堆几雪衣娘六出光中曾結伴百花頭上解尋芳爭似兩鴛鴦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移家小搬過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坐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氈衫西門慶陪坐待茶因說起喬大戶雲理守兩位舍親一受義官一受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

董一言學生其幣恥相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恥學生敝同窗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來就是了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罷起身西門慶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來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什麼溫老先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一遍伯爵道哥我就此人言過甚寔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他調壞了咱家小兒每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于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也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喝采不已又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好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說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說聲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看見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程儀香絹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啓元安忱拜連忙穿衣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進入大廳叙禮道及向日叨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

只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前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貴夥計，學生已并他除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數言。舉手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定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拿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頭，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眾小廝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兒裡使錢好。卻說次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長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著人來說，學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那邊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前邊花亭上，見一片空地，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到明日還收拾個耍子所在，栽些花柳，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蓋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掃，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趕年裏搬取家眷。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還歸衙門去了。到次日就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剛到家下馬，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一罈酒來謝，又是劉內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蠟燭、二十張京圈、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內酒、一口鮮豬。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怎又送這厚禮來？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

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西門慶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扯起來說道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就讓他坐何九說道小人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也站着陪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你只顧來說我替你出氣備縣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了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好又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萬謝拜辭去了西門慶就坐在廳上看着打點禮物果盒花紅羊酒軸文并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户家去後叫王經送往雲理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理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請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閑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請藥兒蚤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綠絨補子紫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花拷拷兒發賣紬絹絨線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因說一日也攢銀錢二三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飯休要悮了來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飯不敢有悮西門慶見天色陰晦彤

雲密布冷氣侵人將有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鄭月兒家去即令琴
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襖來問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
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貂鼠皮襖并一盒酒菜來西門慶陪二舅在房
中吃了三盃分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
眼紗騎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构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見
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成片片大如拷栲見林
間竹筍莖莖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却言消災障猶嫌少围向那紅爐
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
卧有幽人吟詠多艸

西門慶踏着那亂瓊碎玉進入构欄到于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

丫鬟報進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看見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
日多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汗巾
西門慶道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牽進來後邊院
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梳頭只説老爹昨日來
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
他後邊明間內但見綠簾半啓毡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
門慶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
出來頭挽一窩絲杭州攢翠梅花鈿兒金鈸釵撓海獺臥兔兒打扮的霧
靄雲鬟粉粧玉琢笑嘻嘻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
累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
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嘴

銀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叨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就
麻子也醉了、與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將那了、你
在陰溝裏跌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
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
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諸道爹只稍你冷、
往房裡坐、這西門慶到于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
人、須臾了頭拿了三甌兒黃芽韮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
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又撥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
道、我勾了、纔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恰好天氣
又落下雪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
想爹今日纔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會來得、

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
不打緊、昨日韓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幾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兒、
到明日一總做了送、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就不送與我、
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
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你見了桂姐銀姐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前日李
桂姐兒吳銀兒在那里過夜、問我他幾時來的、我沒瞞他、教我就昨日請
燗爺每四個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好請你
的、今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唱唱他、一声兒也沒言語、西門慶道
你這個悶悶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及你應二爹來說、
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
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候

了人情西門慶道、明日你雲老爹擺酒、你哥和銀姐來唱一日、愛月兒道、爹分付我去、說了回話、粉頭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氈條上抹牌頑耍、愛香兒也坐在傍邊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須臾擺上酒來、愛香與愛月兒一邊一個捧酒、不免箏排雁柱、歌跨鮫綃、姊妹兩個彈唱、唱了一套、姐妹兩個又拿上骰盆兒來、和西門慶搶紅頑笑、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看見鄭愛月兒房中、帐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莫使無心托白雲、

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摭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我才曉的、說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房內、兩個並肩疊股、搶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還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

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遞不知、三官娘子小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了頭又拿上許多細巢菜兒來、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摂弄、那話猙獰跳腦、紫漒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啟朱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鳴咂有声、品弄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其緊、回到房中、了頭向前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粉頭澡牝回來、掩上双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起來殘燭映紗紅、
鐘情自古多神合、縱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髮、了頭復釀美酒、重整佳餚、又斟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拿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拿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粉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些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燈籠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听何千戶行李都搬過東京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走來、西門慶見雲晴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厮拿菜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吳二哥亂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錢出上了、你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東請吃酒、應伯爵舉手謝了、因問昨日安

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個一個是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要在我這里擺酒、明日請杭州趙霆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處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明日還對我題起開除他罪名來哩、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宅內答應、已有了媳婦兒、因在莊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來了、如今閑着做不的甚麼、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個人家、今早應寶對我說、要個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他叫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他這身材、膂力儘有、掇輕負重那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來友兒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今年十九歲兒、廚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爲人朴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罷、那來友兒磕了個頭、西門慶就教琴童兒領到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月娘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全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西門慶家中這些大官兒、常在他屋裡打平和兒吃酒、賁四嫂

子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我安兒與平安兒在他屋裡坐的更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俱不必細說那日晝辰來爵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紬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脂抹粉纒的兩隻脚趫趫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取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都往北邊與他燒紙吊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僭出一個圍脖兒使小

家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玳安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姨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看你看兒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順袋鋪內取了金赤虎并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是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磕頭西門慶就令迎春取飯去

須臾拿飯來吃了、出來又到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進去、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廻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了、又走過對門看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繇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相擾房節間、書童兒拿過茶來吃了、花子繇道、門外一個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桌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爹坐、不一時伯爵來、

三人共在一處圍爐飲酒、又叫烙了兩炷餅吃、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語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就攛李瓶兒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花子繇和應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鋪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祭卓、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姪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騭、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

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響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雪白婦人勒着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裏他那里曉的于是不繇分說把婦人摟到懷中親嘴扯過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發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縱挽了幾挽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攮進去方纔湮住淫津肆行抽攙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膀兩

相迎湊在下顫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肐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鉞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鬢蓬鬆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門慶■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抹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裏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響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瞧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說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看戲做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張桌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

俺不說出崔本[illegible]

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顧船裝載赶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顧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兒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見鬼的你爹從蚤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日里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聲不想西門慶忽從前邊進來把衆人諕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往賁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都替他揑兩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

月初一日起身在揚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揚州衛一個千户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粧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稍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衣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揚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為証

聞道揚州一楚雲　偶憑青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伴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馬錢、又寫書與錢主事、煩他青目、崔本言說作辭往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歡、若不是爺着兒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休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衙門下、就是下何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荊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已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爹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為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了五錢銀子、往巡按公衙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全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禁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虛曠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臣奉

命按臨山東等處、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命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訪得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兵備副使雷啟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案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觀、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鵠、傴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木偶、尚埋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女妻而通賄、毀謗騰于公堂、慕羨餘而誅求、毒遍于闔郡、此二臣者、所當亟賜罷斥者也、訪得左軍院僉書守備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練、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監荊忠、年力精強、才猷練達、冠武科而稱為儒將、勝算可以

歸戎號令而極其嚴明、晨兼孝能御輯備此二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
清河縣千戶吳鎧以練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搗中堅、摩攻不克、
餽食以資粮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寔是一方之保障、為國家
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庶幾官
爵不濫、而人思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年所奏、內劾舉地
方文武官員、無非体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寔、以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拏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本下來了、
已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備與荊大人都有獎勵、轉副
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
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
與他幾兩銀子也罷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言意
與他瞧、吳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
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我這里兌些去使、
那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
邊陪坐、西門慶即令陳敬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拏着、耶差玳安拿
帖送邸報往荊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

勸君不費鐫研石　路上行人口似碑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鴛幃再戰　如意兒莖露獨嘗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去來窗下笑來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
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閑含笑問狂夫笑問歡情不減
舊時麼

話說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荊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
道、昨日見肯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寔爲啣結
難忘、說畢茶湯兩換、荊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們吃酒、西門
慶道、近節這兩日也是請不成、直到正月間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
門慶寧了一口鮮猪、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粧花
紵絲員領、一百果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
人報進去、宋御史喚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又賞了春鴻三
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着

兩次造擾華府、感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令親荊子事、已
具本奏、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丰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紙、一口猪來回禮、一日上司行
下文書來、令吳大舅本衛到任管事、西門慶弃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
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
文、邀請親朋、等吳大舅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
又是何千户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
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整做法事、大吹大
打、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

打發各家送禮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壇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窗梅表月，檐雪滚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挂桃符。西門慶燒了紙，又到于李瓶兒房靈前祭奠。祭畢，置酒于後堂，合家大小歡樂。手下家人小廝并丫頭媳婦都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衆婦人早起來，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月娘房裡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上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琴安與王經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放炮燈，磕瓜子兒。衆夥計主管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管待。約晌午，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着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與月娘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擺上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陪王三官兒，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荊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峙節坐個定光油兒不去，又擠

書童與玳安大兒一賊敢計設子而巧猶達分屢擅

見吳二舅來，不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來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來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首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裡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搬着，只教西門慶攮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攘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是妳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爲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林婦人欄住休教等淫婦下去替你吃淨了罷。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怎生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早在鋪子里掩門等候。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原來賁四老婆先與玳安有姦，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因傅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睡了一宿。有這等的事。

正是：

滿眼風流滿眼迷，殘花何事濫如泥。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金蓮平時倒一味篇所不安然事有以無柰甚安而愛月倚最愛語迎合何肯生而財嬰一其家務也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對他說我一時依了爹、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麼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希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果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補巴、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趁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拏進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裡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與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菜

不能上覆他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又有玉皇廟吳道官來拜、送節禮上門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往院中問聲文嫂兒去、他爹今日要來拜拜大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要不消去、頭里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說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爹初六日過去見爺、那日伺候、西門慶便道他真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道、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來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多謝厚禮、昨日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頂頭相還說道大舅恭喜至親何必計較、拜畢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

道姐姐兩禮兒罷哥哥嫂嫂不嫌好歹常來扶省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
顧看顧罷月娘道一時有不到處望哥姚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
累你兩口兒還來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咱晚了料大舅也
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裡坐罷不想孟玉樓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
聽見嫂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磕了頭還往各人房裡去
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籠火盆安放桌兒擺上菜兒來小玉玉簫都
來與大舅磕頭月娘用小金鑲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
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
酒的菓菜來獻酒之間西門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停當了吳大舅道蒙
姐夫擡舉衛中任便到下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只有屯所裡未
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些盒子須得擾到
屯所裡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
已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須要振刷在冊花户警勵屯
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稅纔好下屯徵收西門
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太祖舊例爲養兵省轉輸之勞總立
下這屯田那時只是上納秋粮後被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
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頃秋稅
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總傾銷了往東平府交
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粮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
雖故還有些拋零人户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徵緊了等秤斛斗重
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多寡有些兒也罷難道說全徵吳大舅
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到年終人户們還

有些雞鵝豬羊米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覔不在數內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攬給也盡我一點之心說了回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就在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門中開印陞廳畫卯發放公事先是雲理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衛官員吃慶官酒次日何千户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二舅三人起身到雲理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喚了二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巴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户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遲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送進帖兒去文嫂兒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爺後邊坐的过去廝到于後边掀起明簾只見裏边氍毹匝地簾幙垂紅少頃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袍兒珠翠盈頭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于後槽喂養茶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岳父六黄太尉磕頭去了只过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裡边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十分綷耀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黄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自有文嫂兒管待等閑不过這边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内掀開綉帳關上窗户輕剔銀缸忙掩朱户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牝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

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
架起婦人兩股纏麈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掀騰鼓搗連聲响喚婦人
在下沒口叫達々如流水正是招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擺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能爭貫戰攝
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嬌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
陣上闘扶々靡蘭鞭鞭這陣上復落々被翻紅浪精神健那陣上刷剌
剌帳控銀鈎情意乖這一個急展々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剌々
一十八滚難挣扎鬭良久汗浸浸釵横鬢亂戰多時喘吁吁枕側衾歪
頃刻間腫眉𦡆眼霎時下肉綻皮開正是幾番鏖戰貪淫婦不是今番
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家中擺酒

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要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縛定
了于是滿口應承都去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
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回家正是
晝日思君倚畫樓　相逢不捨又頻留
浪把輕紅逐水流　劉郎莫謂桃花老
西門慶到家有平安攔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爹早
往門外皇庄看春又是雲二叔家送了五個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西門
慶聽了進入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內坐的月娘從何千
戶家進了席來家正坐着說話見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因問你今
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沒得說只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說
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年還小哩今年纔十八歲

生的燈上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嫖致知今博古見我去恰似會了几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裏到使着四個了頭兩個养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生活所藍大監就托妹婿他親姪女兒嫁與他陪了好少錢兒月娘道明日雲䘵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個帖兒來端的去不去西門慶說他既請你每都去走走罷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個人客闖將來他每沒處撾撓西門慶道也罷背雪姐在家裡你每四個去罷明日薛太監請我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醫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过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荊南崖娘子張親家并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几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擺起燈來还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厮扮戲耍一日去年还有賁四在家扎几架個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都教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插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䁖了金蓮道這個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採顧就罷了因說道那王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沒會过人生面不熟怎麼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個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怀着個臨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怕怎的你身子怀的又不顯怕还不是這個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边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边

必將痛人恨一句諒定不但

皆情節雲娥者不得及媒而文妙絕

出了去有待來者

去了西門慶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辰只見應伯爵走來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個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兒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取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約兒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边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边拏着毡包并盒兒哩哥哥累你拿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保說這裡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環兒應寶接的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吃茶說道今日薛内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麽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罷了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还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也还該忌忌西門慶道這郎們到人家誰肯輕放了你怎麽忌的住正說着只見玳安拏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怎不去子是看盒兒内放着三個請帖兒一個雙紅單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個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個寫着大郷望盧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說不認的教咱這里轉送送兒去伯爵一見便說這個却怎樣兒的我还沒送礼兒去與他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礼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礼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又多謝哥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

此非迷著丹乃……

間與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带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個跟隨，粧雲揹撑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鬢畫中人，嫋娜宮腰迥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衆人吃酒去了。且說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經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于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郎間打扮，喬着，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棊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丫鬟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褲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咂，一面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褲脫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個安在他毴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搜，只顧沒稜露腦，性來送進不已。又取过鏡臺來，傍边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顫声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难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你老婆婦人。」

細批作情語甚見其從且有何妙處然自自而門慶口中風致

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人回应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他兩個淫声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戶滿滿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翻覆可愛西門慶于是把他兩股板抱在懷內四体交匝兩相廻凑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逆如湧泉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　但覺形骸骨節鎔

西門慶燒了老婆身上三処香關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個大身子俺兩今日酒席上都遞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结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処做針指來往親戚耍子应二嫂做保証西門慶听的笑了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厮每擡出燈來収拾揩抹乾淨各処張掛叫來興買辦菓叫小優晚夕上壽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廳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在高櫈上掛燈因笑嘻嘻說道我道是誰在這里原來是你每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叫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沒有琴童道爺嗏娘怎的沒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好生仔細掛那燈沒的倒兒搭兒的聟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為崔本來說你爹大白

日里不見下落了，險赦了一頓，打沒曾打，這遭兒可打的，放下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俞兒薄薄的，又說小的，玳安道娘血會打听這個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鐘，鐘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個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有賁四在家，还扎了一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就沒人會扎吃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一個夥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麼話，檀木靶有此事，真個的画一道兒，只怕會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可不瞞那傻王八哩，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毯閑着，賊囚根子俏，別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牵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圖躧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賊說我知道，嗅着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要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沒別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個為孩子好不嚷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听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沒曾惹識了一個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沒放他，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個靶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拏杓兒舀，好個怪淫婦，矮着個靶子，像個半頭磚兒也是的，把那水濟濟眼擠着七八拏杓兒舀，好個怪淫婦，他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

金蓮小兒不稱世色上積欲郎則上亦十分頭蛋前見四者之慾一寄劇倒

揹了眼兒不待見他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道里進去的一來的轎子該他六分銀子金蓮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怎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边見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數兒只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边抬轎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边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數落了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恁出醜劃劃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個錢兒老身那討個錢兒來好容易賺了這分礼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討個錢兒與你你看七個窟窿到有八個眼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看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個窮親戚休要做打嘴的獻世包閻王買豆腐人硬貨不硬我又聽不上人家那等逸声顙氣前日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也怎的驢糞毬兒面前光裏不知裏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边炕上坐的連忙点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後边請吃飯纔起來往後边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荊老爹陞了東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總兵官荊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荊統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

掾軍宋一面讓至大廳上敘礼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还未上任，遲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卓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还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要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喚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収拾酒菓上來，獸炭頻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翠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個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個如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個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彈唱。須臾兩個小優歌唱了一套雲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点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荆統制道：這就不是了。學生叨擾，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

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賞燈，敘坐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表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辭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壽，後廳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兩個姑子在上房坐的飲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内，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慶梆巳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歇卧，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須要做一處。却說潘姥姥到那邊屋里，如意兒春讓他熱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明■内靈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

勝卓席旁邊掛着他影因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進來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里來十二個道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旛道場水火煉度號上繳去了潘姥姥道暫年遍節丟着個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老病死了從年裡俺娘念經旋從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祭去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如意兒道姥姥有鍾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卓兒在炕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傚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里沒曾把我老娘當外人看承一到就是熱茶熱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麼兒與我拏了去再不曾空了我不瞞你姐姐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分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個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麼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沒有倒教後邊西房裡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擡轎的去了歸到屋里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叫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心很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聽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麼收成結

屎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麽纏手縛脚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喝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做也會寫甚麽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繡春你瞧瞧去那繡春走來說是春梅姐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撻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拱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與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打發他兩個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過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繡春你那邊數秋菊擬了來我已是積下了繡春去了不一時秋菊用盒兒擬着菜兒繡春提了一錫壺金華酒來春梅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秋菊去了一面擺酒在炕卓上都是燒鴨火腿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繡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于是鋪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如意兒與迎春繡春又將護衣碟兒肉揀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個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個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有情一步好一步敢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爲他心腸襬我也勸他就狂的我失了色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

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的六娘銀錢自有他本等手里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想俺爹雖是有的銀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瞞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麽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個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朶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黄金入櫃五娘他也沒個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兒來咱每擲個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個骰兒的骰盆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拿上半歸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櫈兒聽他兩個在屋里行房怎的作聲喚口中呼叫甚麽正聽在熱鬧不防春梅走到根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個耳刮子罵道賊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聽甚麽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聽甚麽來你就打我不想房裡婦人聽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你關門他不動手是替他撒過了秋菊揉着眼開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頭睡了正是

鴟鴞有意留殘景　杜宇無情戀曉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户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個唱的一起雜耍周守備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敬濟耳寫兩個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聽着多心走到屋里一面攛掇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里丟着孩子沒人看教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個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輪子錢管待打發去了金蓮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妗兒來看燈吃酒一個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麼待要說是客人沒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像倒沒的教我惹氣因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兩個請書兒往招宣府一個請林太太一個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兒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道你如何這些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番直到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舖另打開一間教吳二舅開舖子賣紬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叫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

土木珍玩之害如此安得不民窮財盡

是西門慶先道外日承携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今有一宗
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甚麼買賣李三道今東京行下文書天
下十三省每省要幾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
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
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
官府拏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
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個夥計二八分利錢未
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
廷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爲壽嶽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
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
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幷希世古董玩器擺設

外不大興工程好少錢撒西門慶聽了說道比是我與人家打夥而做不
如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大口氣）李三道得老爹全做
又好了俺每就躲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兩個再沒人伯爵
道哥家里还添個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根前再添上貴四替你們走跳
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
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
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
到府裏吃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
宋松原拏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会
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
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兖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兖

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䒭我去来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䒭我会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别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叫春鴻來爵兩個去罷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会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䒭絶好事要早幹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黄金在書帕内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郎便早来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間府裡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兖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于是領了書礼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兖州府去了却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堂客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呉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来在捲棚内

賞燈飲酒王皇親家小厮從早辰就挑了箱子來了等堂客到打銅鑼鼓迎接周守備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止是荊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呉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户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禮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没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户娘子直到晌午半日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個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擡着衣箱又是兩個青衣家人緊扶着轎扛到二門裏纔下轎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呉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ヒ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

回出得體描寫親見

開此一篇好[illegible]與[illegible]西門[illegible]好才[illegible]

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鑲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噹麝蘭撲鼻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流流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嬌聲兒似囀日流鶯嬝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裡生來卻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輕移蓮步有蕊珠仙子之風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

正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魂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禮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了這一聲連忙整衣冠行禮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禮心搖

桃開時解下粧情如火氣中一五來室水

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月娘先請在捲棚內擺過茶然後大廳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個唱的上去彈唱燈詞西門慶在捲棚內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廳槅子外往里觀覷看官聽說明月不常圓彩雲容易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鼾鼾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教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

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裡走到二門里首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林太太是白綾襖兒貂鼠披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語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于是乘着酒興兒雙關抱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忿攛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擡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個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為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喪命　吳月娘喪偶生兒

人生南北如岐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弄人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　到如今空嗟前事功名富貴何須慕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傷心處

話說西門慶姦耍了來爵老婆復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飲酒荊都監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罷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敬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

只四個唱的，併小優兒還在捲棚內弾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舅頭裏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少頃，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弾唱。那西門慶不住只在椅子上打瞌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打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荊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我叫下四個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禀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不好？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荊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攢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了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着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嚷喝和他罵嚷，嚷着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

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坐的只見玉簫問如意兒擠了半甌子奶逕到書房與西門慶吃藥西門慶正倚靠床上叫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玉簫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就使他拿了一對金鑲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玉簫明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旺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錯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収了改日與爹磕頭謝爹回些甌子兒到上房去了月娘叫小玉熬下粥約莫等到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的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了一個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做的十分細巧又一件是兩個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裡邊盛着瓜穰兒

明知其為送死之具後來亦當之亦不奈不要

西門慶覌說良久滿心歡喜遞過順袋放在書廚內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娘行進走來掀開簾子見他倘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不進去了屋裏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裡走走去再不叫將應二哥來同你坐坐西門慶道他也不在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等我往燈市舖子內和他二舅坐坐罷月娘道你騎馬去我教了髮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裡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爛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畢竟正探去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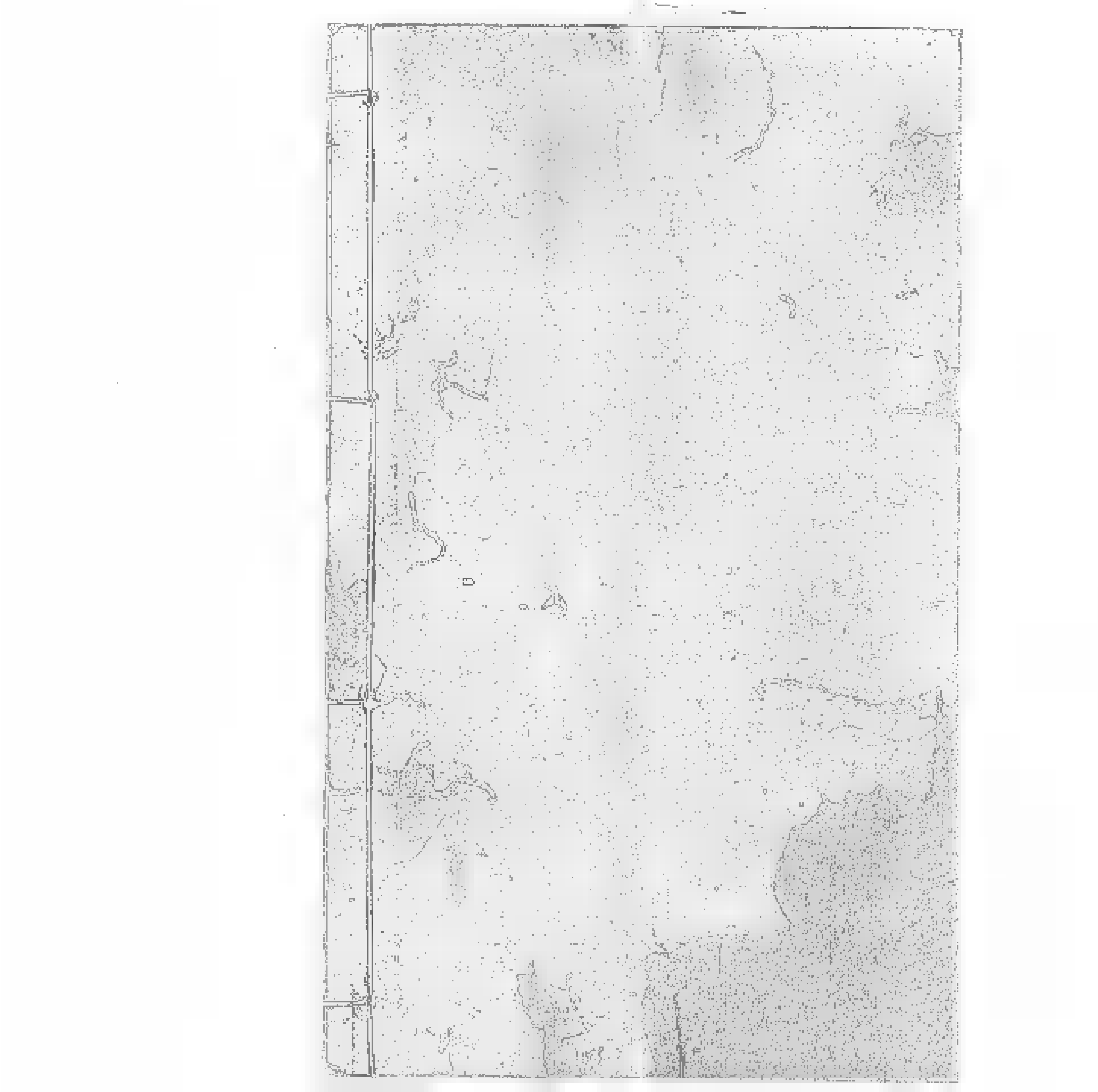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鬪錦廻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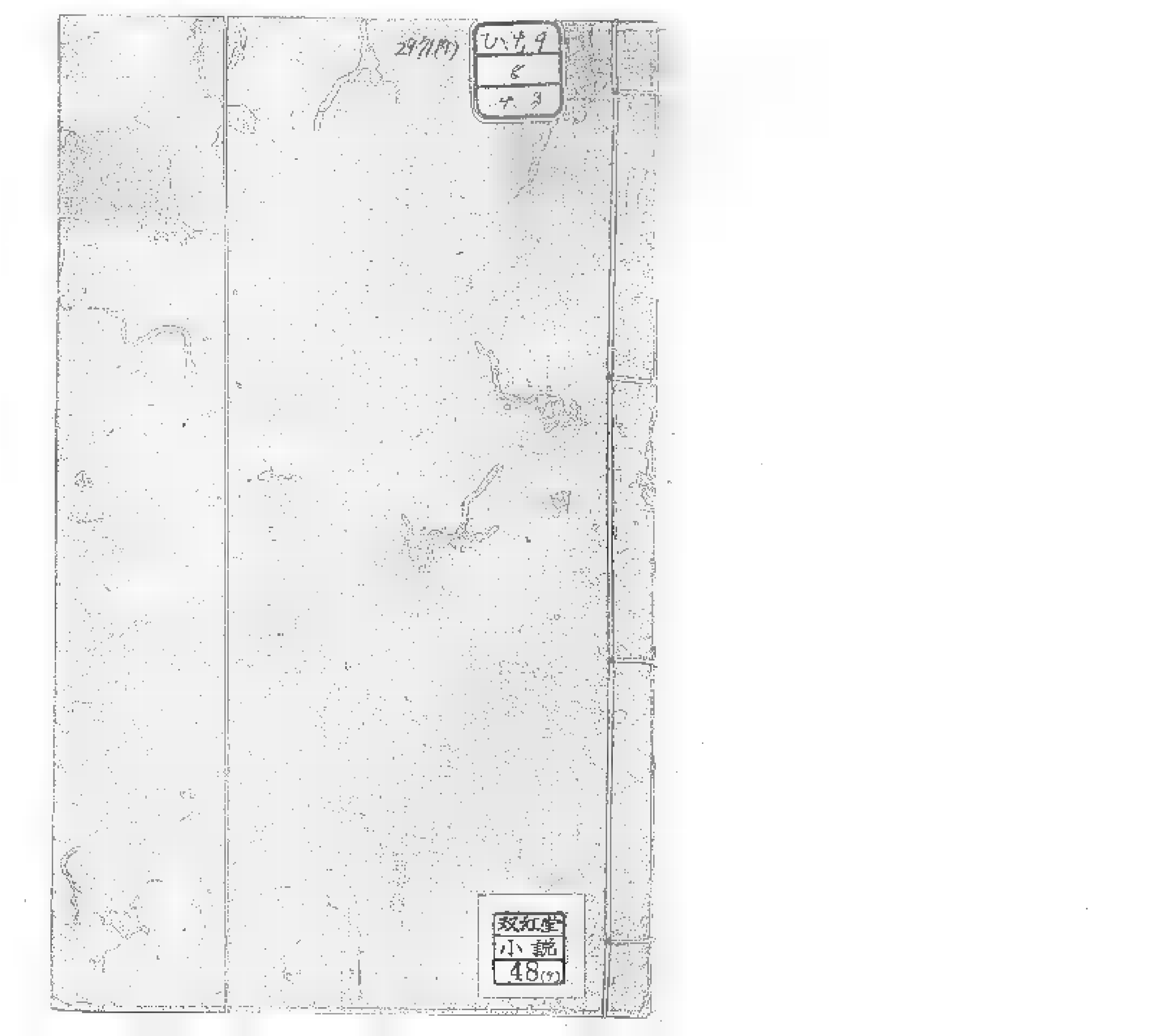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
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盛來昭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
了不一時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嗄飯菜蔬鋪內有
南边帶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
就看見燈市來往人烟不斷吃至飯後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
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
來昭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拿回家去
了又教琴童提送一罈酒过王六兒這边來西門慶于是騎馬逕到他家
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礼

若夢人不疑嬰撑持門面

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
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沒入腳處西門慶道敢
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惹
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人兒了西門慶
笑道那里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
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过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
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
這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十大
还有一席酒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
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
不抱怨說俺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

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剌剌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掾剌的眼直直的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嚛耶嚛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了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纔不往我那裏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了聲吃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纔陪他二舅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





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令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可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胡僧藥去。那婦人用手搏弄ㄟ得那話登時奢稜跳腦，稜筋皆見，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杯內，那話插進牝中，在上面兩個一遞一口飲酒，咂舌頭頑笑，吃至掌燈，馮媽媽又做了些韭菜豬肉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了鬟收下去，兩個就在裡間燈光上撩開錦幔，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著燈行房，把燈臺移在裡間炕邊桌上，一面將紙門閉上，澡牝乾淨，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裏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罷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著何千

是作樂用度

户娘子盖氏慾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後庭花極力搧磞了約二三百度搧磞的屁股連声响喨婦人用手在下揉着毬心不口中叫達達如流水西門慶還不美意又起來披上白綾小襖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仰卧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边護炕柱兒上賣了個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沒稜露腦淺抽深送恐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盖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跟前垂首觀其出入之势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數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聲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紅粉膏子藥塗在龜頭上攮進去婦人陰中麻痒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龜頭濡攪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燈影裏見他兩隻白生生腿兒蹺在兩边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

大有見之言未知異與心酒恐備以其所不效易其所愛是人情之常

衝一擄其興不可遏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麽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便好你與日遠日疎頑耍厭了把奴來不理奴就想死罷了敢誰說有誰知道就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边做買賣有錢他不會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見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好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娶了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婦爽利把不直錢的身子拚與達達罷無有個不依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洩掰卸下婦人脚帶來摟在被窩内並頭交股醉眠朦朧一覺直[illegible]到三更時分方起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了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纔吃茶

潄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佈，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七間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摇了摇鬃，玳安琴童兩箇用力拉着嚼環，不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边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边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脱人家逢五道　濱冷饑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边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骨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摟在懷裏，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裏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佈你，你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一壺來，斟了一

何因果鍾錄讀者盡省

所謂只要羊卵子不顧羊性命必於此矣

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苞花窩裏，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那話沒稜露腦，一二百回，初時澀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摟着他掇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接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時三鼓，凡五換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洩，龜頭越發脹的猶如炭火一般，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

用手揝弄裏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掯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出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箇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麼的，西門慶甦醒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以，金蓮問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所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体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還虧你）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那咱晚纔來

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舖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春梅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且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帖兒、十五日請周菊軒荊南岡何大人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奶來把那藥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奶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且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

新又齊問金蓮他昨日來家醉不醉再没曾吃酒與你行甚麽事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没有姐々你没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没顧的还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没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々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没的羞人子剌々的倒只怕別處外邊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没絲毫事兒月娘和玉樓都坐在一處一面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实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箇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貴四吃酒再没往那里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来只陪俺每吃了没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遍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国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声就來了說道姐々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每人人有面樹々有皮姐々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裏又道姐々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恐怕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併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了說道噫道教我拿帖兒請他我还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鬓搽的那臉倒像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々没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娘每还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也休要出這個醜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麽廉耻月娘道我只說他夾不來想誰他浪搖着來了金蓮道這個

姐七姨、顯出個皂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还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把臉掣耳朶腭子都紅了、便罵道、汙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日在他家做甚麼、还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娘、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過去和他家伴姑兒耍子、有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是誰、也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叫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是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因來回話、問爹的成擺不成、我說未發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稟

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外金命水命去了、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箇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改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只望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內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俻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趂早使小厮請了任醫官、教他瞧瞧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躭着、不是事、你有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好了、我還出去、

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也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諕了一跳我今日纔來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于是使琴童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脉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此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說畢作辭起身去了一面封了五錢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到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眾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到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峙節來望

任醫官真明醫不見世間一味粉雜下參香死可

西門慶教王經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王經把頭扭着不荅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西門慶拏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吃不下了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就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敬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血之疾乃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赶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麈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管好歹還騎在他身上倒澆蠟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户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

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騙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
點頭兒于是月娘替他穿上煖衣和金蓮肩搭攙扶着方離了金蓮房往
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収拾乾淨焚下
香不一時何千户來到陳敬濟請他到于後邊卧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
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
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户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
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民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
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
道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户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
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
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琴童拿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

了瘡并不便處纏帖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交賞了一疋杭州
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
盒鴿子雛兒一盒果餅頂皮酥坐牆子來看進門與西門慶磕頭說道不
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
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笑道甚麼大禮
惶恐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
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粥湯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
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
恁偌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
口内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就把這飲饌兒拼懶待吃須也
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用的有柱撐些兒不然越發

世有愛好而反害之者不佛何手戶之若此

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頻𢴰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摇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恁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煩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橘齋第二貼藥，遍身疼痛，叫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處腎囊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府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因他原相西門慶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瘦病体懨懨，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胗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太極邪火聚于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與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的了，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

讀至此等可發一笑爲命家其心耳

筭紋打筭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筭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克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麽當的雖發財發福难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皺眉、

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只得拿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愿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此是病[illegible]）獨自金蓮與李嬌兒不許愿心西門慶自覺身体沉重要便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眼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厮守着他見月娘不在眼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至死不捨而花作此毒真正大柔）他不的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姐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対奴說幾句兒也是我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兒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敬濟叫到跟前說道姐夫我养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

世人有遺恨一人何可以死爭實命及至臨財未冷而息居豈

當之面者比比皆然可歎也哉

帳死井二此人猿當劫前故二日世有末變之言

孩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発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幇扶着你娘兒每过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舗是五万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我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舗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紬絨舗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討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筭。討来発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舗子罷。印子舗占用銀二万兩。生薬舗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前边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舗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对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餬攪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陳敬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傅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覷。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一日來問安看着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没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鄉前照了箱子拿出四錠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纔打發去了不防忽一陣就害肚裏疼急撲進去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脚替西門慶戴唐巾裝綁穿衣服忽听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厮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趁月娘昏沉房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楊子伺侯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綁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没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

錫成縐紗小斂，把西門慶擡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
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眾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捲畫，盖上紙
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
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破土，三十出殯，有四七
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
中披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
小都披麻帶孝，女婿陳敬濟斬衰泣杖，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
李嬌兒與孟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
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
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紬絹衣裳
打發去了，就把孩子起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眾街坊隣舍

話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子同日同時
一頭斷氣，一頭生兒，世間有這等蹺蹊古怪事。不說眾人理亂這庄事，且
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弔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
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眾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
哥沒了。要請月娘拜見。吳大舅便道：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是同日添
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
主兒了。落後陳敬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
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每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
家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体還不大十分歷練。吳
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自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
舅，雖故有嫂子，外边事怎麼理的，还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

丹呈說前微中不无又落款老寄耳小人轉腳之提

難得此古道想知

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因問道，有了發引日期沒有，吳大舅道，擇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一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與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原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又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慢，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說，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illegible]

識破傾伏勢捐开拜肝去此正常直当付之一笑

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便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拿牌赶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揆下，只說宋老爺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老爹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每人與你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敬濟磕了頭，問討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欲說不曾，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拿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拿出來，同

一語足罵丈夫血矣

他報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負義，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知恩的，時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就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蒯親何大人分付，把這件事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道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了。于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通與小廝，倒敎了。一手孤裡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腺。如今憑他要拿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你每怎抵鬬的他過。依我不如悄悄送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兖州府幹了事來了。我所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兖州府來的教

些叢中都有趣味

張二官那裏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拿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桌，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了些。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吳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舅已听見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插桌，猪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旧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粮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為証：

造物於人莫強求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还有收人在後頭

第八十回　潘金蓮售色赴東床　李嬌兒盜財歸麗院

倚醉無端尋舊約　却因惆悵轉難勝　靜中樓閣深春雨
遠處簾櫳半夜燈　抱柱立時風細細　遶廊行處思騰騰
分明窗下聞裁剪　敲遍闌杆喚不應

此時伯爵圖王家陞勢利必趨可見人者不知出也

話說西門慶死了首七那日却是報恩寺十六衆僧人做水陸這應伯爵約會了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賚光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口說大官人沒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瞇瞇後人眼睛兒他就到五閻王跟前也不饒你我如今這等計較你我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辦一桌祭禮買一幅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擡了去大官人靈前祭奠祭奠少不的還討了他七分銀子一條孝絹來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于是暗含譏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褁人把祭祀擡到靈前擺下陳敬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繇祝實念孫天化常峙節白賚光謹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于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

祭文大多可味這真嘗笑殺煙之

降常濟人以點水恆助人以精光囊篋頗厚氣槩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齊腰庫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摑逢虱蟣而騷痒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為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脚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墻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落脚悶的人牢溫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

衆人祭畢陳敬濟下來還禮請去捲棚内三湯五割管待出門不題且說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陪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听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齊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裏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还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还來甚麼韓大嬸毴大嬸賊狗攮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还來上甚麼毴紙一頓罵的來

安兒拔門不着來到灵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纔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辱口自古人惡礼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偌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难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楼出來还了礼陪他在灵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国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株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娣伴宿你娣看了提偶明日去罷留了半日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劝夫戲文堂客都在靈旁所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观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于是趂人散一亂衆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厮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趂眼錯捏了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趂大姐在後邊咱就往你屋裏去罷敬濟听了得不的一聲先往屋裏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

不答話解開褲子你卧在炕上雙鳬飛肩教陳敬濟好耍正是色膽如天
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欵擺一個玉莖忙
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旖妮搏弄百十般狂
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呼達達得多少
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猴兒
㗖着這個餅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还在被窩裏未起來從窗眼
裏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
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
罷你快些起來且拿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拿鑰匙與敬濟

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裏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
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咽甜唾顒心溢肺肝有詞為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黛瘦損
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鈿壓顋龐玉減紅添檀口何曾拈到如今春上眉尖
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敬濟往前邊看撒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
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吳二舅甘夥計
陪侍請至捲棚內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吊孝
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同坐的鄭愛月兒看見
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裏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
不來的你每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

[illegible]完備，各人家去了。[illegible]
[illegible]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
六眾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
相、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著上了壇祭。月娘裏邊
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
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擡
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奶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
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
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為證：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墻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
又來[illegible]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
[illegible]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
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
[illegible]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
官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盆，棺
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
點了神主，[illegible]先生下了葬，眾孝眷攢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
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眾夥計五六處而已。吳
道官還留下十二眾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所用酒掃已畢，打發

一夏惜平豢，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衆道士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户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内相，周守備、荊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壇祭。月娘這裏請了喬大户、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擡出去，一把火燒了。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妳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繡春與了李嬌兒房内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爲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到粉墻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没曾念經。十二日陳敬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念畢，陳敬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敬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户、何千户、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于上房明間正寢。所有酒橘已畢，打發

衆親戚出門與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煖了墓回來春鴻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同桂姐在上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摸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娶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裏便圖出身你在這裏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塞在腰裏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去舖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繇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箇大鬧大嚷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啼啼哭哭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了頭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裏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了頭去李嬌兒生死要這兩個了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

此段獄家若不傳之秘照寃見回出一撲

已入其局而猶不悲嗟參解經無臉可根

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擡的往家去了。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証：

堪笑烟花不久長，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一點朱唇萬客嚐。
造就百般嬌艷態，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解勸。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來報：「巡鹽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敬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交一言，就叫：「月娘說夫人請回房。」又向敬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症？」陳敬濟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鯗，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拏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終始之交。」分付平安

獨蔡無頭緒身之死千古義之仰祭先于西門告道恨爲必

道大官交進房去敬濟道老爹成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吃了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楊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感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遊是風月　天開圖畫郎江山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知就拏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十歲屬兎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實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寶鞍大馬在院內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上千兩金銀往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提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上畫兒般標致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寫的一筆好字彈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那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的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賣炊餅的武大郎那老婆麼伯爵道就是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

你知道難得你要過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娶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為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吁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卻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自從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金瓶梅十六卷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燕入非傍舍　鷗歸祗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　多慚鮑叔知
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扎、想他活命之恩、盡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養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箇、且不置貨、(此求勢計者初出)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荒蕪、不勝歎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箇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

卷十七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你知道難得你要遇他這個人來家，也強似要個唱的。當時西門大官人在時，為娶他不知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何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吽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卻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閒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為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百計趨承不等閑。
自從西門身死後，紛紛謀妾伴人眠。

金瓶梅十六卷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七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遠遁　湯來保欺主背恩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
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自從拿着西門慶四千兩銀子，江南置買貨物，到于揚州，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扎，想他活命之恩，尽力趨奉。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养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韓道國與來保兩箇，且不置貨，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宿娼。只到初冬天氣，景物蕭瑟，不勝旅思，方纔將銀往各處買置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請了箇表子，是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一日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宝應湖，遊了一

日歸到院中又值王枝兒鴇子生日這韓道国又邀請眾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箇自不見到不一時汪東橋與錢晴川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廝不知在那裡噇酒噇到這咱纔來口裡噴出來的酒氣客人到先來了這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和你算帳那胡秀把眼斜瞅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裏㒹搧着掙你在這里合蓬着丟宅裡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為人就勾了對王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他院子裡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裡睡去罷那胡秀大嚷大喝白不肯進房不料韓道國正陪眾客商在席上吃酒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他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拜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七七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趕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劝住韓道国一手扯他过一边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裡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裡睡去不題韓道国恐怕眾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陪笑抹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箇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国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通不曉一字道国被苗青做好做歹劝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

行止着不端便不能服人

打包裝載上船，不想苗青討了送西門慶的那女子楚雲忽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苗青說等他病好了，我再差人送了來罷。只打點了些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並胡秀起身。王玉枝並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日到臨江閘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又便宜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着，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的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就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胡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先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有日進城，在舊城南門裡，日色漸落，忽撞遇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拏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與老爹燒紙。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到了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

要笑利之數處第計不得一算計轉利害于文笑

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艇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入堂中。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頭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道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與張安、纔知老爹死了、好好的怎的就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取出他江南置的許多衣裳細軟貨物、并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都放在炕上。老婆打開看、都是白光光雪花銀兩、便問這是那裡的。韓道國說、我在路上聞了信、就先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來了、又取出兩包梯巳銀子一百兩、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也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子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

此間門處之停兩種踢大諸之接敬家倚太師之勢而將西門東京人少驚恐甚且

你老婆道、呸、你這傻奴才料、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暗道兒、問你下落、倒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女那裡、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安放不下你我。韓道國道、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叫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道、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裏、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卓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裡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

任孛後他第二箇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就坐轎子來家了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叫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幷兩箇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大輛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月娘從來爲人止屬於主上見處何便妍妾笑寧可爲雖是妒人難行恐事不得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婦東京去了不題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敬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紙張安就告訴月娘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我家來只說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起身來家使陳敬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侄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敬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敬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船去了一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船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敬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舉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嗔道路上定要賣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敬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

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了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illegible]舖，敬濟與傅夥計開着。原來這來保妻惠祥有箇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箇侄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咱早休去！一箇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你，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只當丟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聽了，無法，也只得罷了。又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會了主兒來，月娘交陳敬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得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不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扯滿，迸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胳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吊了是一場事。那敬濟聽了，便佐兒不管了。他也不等月娘來分付，匹手奪過算盤，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敬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他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

房中拾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子兒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箇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叫家樂出去有箇不傳出去的何况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箇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難說四箇都與他不如今日胡亂打發兩箇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

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因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載差來保催車輛裝載兩箇女子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箇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韓道國謝來保道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歷任我雖然不怕他也未免多一番辱舌翟謙看見迎春玉簫兩箇都生的好模樣兒一箇會箏一箇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定元寶來這來保還克了一定到家只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說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爹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

月娘議系甚不共為好人

村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得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箇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裡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假紗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入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就在劉倉右邊門首，就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裡，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裡，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為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小廝媳婦在月娘根前

兵刁最下皆為比比見已然此人滿卞直所以目為也

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猪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來保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衆人你每只好在家裡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吃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道俺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的也不知，燃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丟了瓢。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幾件（自開齒牙）子首飾衣裳，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挾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水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家裡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繇頭兒和人嚷

關上弔簾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沒入腳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剌剌和他舅子開起箇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親友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第八十二回　陳敬濟弄一得雙　潘金蓮熱心冷面

闌道雙㘚鳳帶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為阿誰燒悵望水沉烟裊
雲鬟風前綠捲玉顏想處紅潮莫交空負可憐宵月下雙灣步俏

右調西江月

話說潘金蓮與陳敬濟自從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箇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撏通無忌憚或有人跟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了搓成紙條兒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巳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箇紗香袋兒裏面裝一縷頭髮并些松栢兒封的停當要與敬濟不想敬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敬濟進房看見彌封甚厚打開都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初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牢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䕷架

敬濟見詞上約他在茶䕷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湘妃竹金扇兒亦寫一詞在上回答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敬濟三不知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掀簾子走出來看看他擺手兒佯說我道是

一入此境便有許多閒妙喇不

巧得緊 使人遮猜猜 著上事

此詞原是敬濟一手筆

誰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每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敬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拆開、卻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柄、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詞兒、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鈸銀錢十分妙、美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看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自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

荼蘼香滿架、獨立木香架下、專等敬濟來赴佳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捎巴與了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來花園中、只見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荼蘼架下、遠遠望見婦人摘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然鑽出來、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膽大、摟起來、敬濟吃得半酣兒、笑道早是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個于是相摟相抱、攜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裡、敬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

我只說在這里下棋說畢兩箇懽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相親一箇腮兒厮搵吊了燈上床交接有六娘子小詞為証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寃家頑的十分極㬵將奴脚兒撞脚兒撞揉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兩人雲雨纔畢只听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漆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金蓮也燒香大奇）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敬濟正拏

金蓮子爆所成入陷求更春梅

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此婦是去燒的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摟抱着親嘴咂舌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短命因說趂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櫈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當初没巧不成話兩箇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拏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凑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敬濟兜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别人我今叫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趂你姐夫在這里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

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褌帶。你在欖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為証：

假認做文將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個見今有——

當下儘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家方纔走散。自此以後，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只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了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得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墻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敬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墻根溺的尿刷刷的，悄悄向窗眼裡張看，卻不想是他，便道：是那個撒野，在這里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窗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累癱瘸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飯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他每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棍，隔窗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

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歹打發他箇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騭、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牕櫺上假做勻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咂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敬濟便把那話縮回去了、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廝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敬濟道、教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敬濟說、晚夕你休往那里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敬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敬濟梳洗畢、往鋪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翦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幔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那里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边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拔些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拔了幾顆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日、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厨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櫈子放在天井內、鋪着凉簟衾枕納凉、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点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墻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摇木槿花樹爲号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摇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内咳嗽接应他推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敬濟道大姐今日没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内欃上赤身露体席上交欢不勝綣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揾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脚兒脱繡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万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叅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讓錢看着下入土内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報○親○之○恩）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敬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敬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黄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还剩了三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万謝多多上覆你（孝○佳○於○吾）婦人听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盞内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敬濟吃了茶往前边去了繇是越發與這小厮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约下他你

八回中諸有此居貴以爲言駁之妙統知其伏令貪其此始情尚又絕無聯帶之跡

今日你往那里去在房中䒿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敬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箇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吊下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䁔一看認的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䒿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那敬濟一覺酒醒起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壁上墨跡扰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已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边去角門又閉了走來樺花下搖花枝為號不听見裡面動靜不免踩着太湖石扒過粉墻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假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歪着不料半夜他扒過墻來見院內無人想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蹤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窗間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歪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里原庄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

金蓮從冰字至敏敎溫存敬濟似爲正門屬補遣

求云承臭又沒風爵郎一花文消寶幻小人

不理他敬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們聽見我知道你有個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來敬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悞你約你休惱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都是那裡的敬濟道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信你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的千真萬真上面還鈒着他名字你還哄我頁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箇八箇我問你還不肯認你不和他兩箇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

舊兒

主出情景似昔而冤樂然不可與淺人道

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與他怪道他前日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敬濟聽了急的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敬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皂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湯要水不水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箇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撾过去謊的敬濟氣也不敢出一口兒乘乾霎亂了一夜將天明敬濟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遣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如此鍾情古所稀　吁嗟好事到頭非　汪汪兩眼西風淚
猶向陽臺作雨飛　月有陰晴與圓缺　人有悲歡與會別
擁爐細語鬼神知　空把佳期為君說

話說潘金蓮見陳敬濟天明越墻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卻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往地藏菴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大姐都往後边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所儀門首，撞遇敬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箇和我罷了？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不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撾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illegible]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敬濟道：天將明了，不走來，不教人看見了，誰與他有甚麼事來。金蓮道：既無此事，你今晚再來，我慢慢問你。敬濟道：吃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裡睡一覺兒去。婦人道：你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敬濟拿衣物往舖子裡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挺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到黃昏時分，天色一陣黑陰，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　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陳敬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殺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氊子卧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

詩曰風雨如時讀此方知其妙

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房半啓銀燭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箇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还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荅話兩箇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安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裡忽听見這边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听那边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〻和我娘睡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裡養着女婿次日還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婦人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王子金蓮听了大怒就叫秋菊到廚前跪着罵道教你煎〻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敢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朶癢了于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只好與他搊痒兒罷了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拏大板子儘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膽兒

學猫兒語何為又下數乎之謂

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裡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你這般好養出家生
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还說嘴哩賊破家害主的奴才还
說甚麼幾聲喝的秋菊往廚下去了正是

蚊蟲遭扇打　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敬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鱉棋兒
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还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瞧到眼裡
連忙走到後边上房對月娘說不想月娘纔梳頭小玉正在上房門首站
立秋菊拉過他一边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
一夜如今还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
原不賴他請奶ㄑ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
奶ㄑ梳頭哩还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

金蓮中屢露破綻有條理禁不得殊向來處處露耳

便秋菊來請奶ㄑ說話更不說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
來到前边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敬
濟兩個还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腳不迭
連忙藏敬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盖的沿ㄑ的教春梅放小桌兒
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
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拿在手中觀看誇
道且是穿的好正面芝蔴花兩边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剛凑着同
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恁條箍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
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
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边坐金蓮道曉得打發月娘出來連
忙撤敬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捏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

昔閑無事再不來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嚼舌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被我罵喝了他兩聲他还不動俺奶奶問我没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家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之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没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外被外人唇舌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边儀門裡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方教敬濟輪番在舖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俱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緊這潘金蓮與敬濟兩個熱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裡風光不久長有詩為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與敬濟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金蓮每日難挨怎禁綉幃孤冷畫閣凄凉未免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匀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春梅道娘你這等虛想也無用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我聽見說今晚要宣卷後边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边馬房內取草裝枕頭等我到舖子裡叫他去我將汉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决不有忘春梅道娘說的是那里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没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

不自在用了箇金蟬脱殼歸到前边月娘後边儀門老早開了丫鬟婦女
都放出來要听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説道好姐〻你快些請他去罷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厨房內我
方好去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厨房內拿了箇筐兒
走到前边先摘了一筐草就悄〻到印子舖門首低聲叫門正值傅夥計
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上纔捶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
春梅連忙開門見是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裡面坐春梅進
入房內便問小厮門在那里敬濟道玳安和平安都在那边生藥舖中睡
哩獨我一箇在此受孤恓挨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説你好人兒這
幾日就門边兒也不往俺那屋裡走〻去説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
稀罕俺娘兒每了敬濟道説那里話自從那日着了〻諕驚散了又見大娘

緊門閉戶所以不敢走動春梅道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
無心無緒茶飯慵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听宣卷也沒去
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歹教你快去哩敬濟道多感
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略先走一步見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
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箇摟抱
按在炕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

無緣得會鶯鶯面　且把紅娘去解饞

兩箇殿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説姐夫教叫
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欢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
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
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所

宦卷徑往後邊去了。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為號。春梅連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常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横。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軃。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教敬濟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臥在一張醉翁椅兒上。敬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箇在身後推送。敬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鳥吊兒。大月亮地裏。躡足潛蹤。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裏望裏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箇人吃得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箇一往一來。春梅又在後邊推送。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箇不顧夫主名分。一箇那管上下尊卑。一箇椅上逞雨意雲情。一箇耳畔說山盟海誓。一箇寡婦房內翻為快活道場。一箇丈母根前變作汙淫世界。一箇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箇將韓壽偷香手段盡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心中暗道。他們還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嘴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箇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箇整狂到三更時分。纔歇

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拔開鳥吊出來院了裡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裡放着馬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馬子在屋裡兩箇後邊聒譟敬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那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房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箇弄主子的奴才一箇大人放在屋裡端的是糖人兒不拘那里安放了一箇砂子那里發落莫不放在眼裡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日要的人強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箇箇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說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了婦人听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大膽了西門大姐听見此言背地裡審問敬濟敬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舖裡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來花園門成日關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特說嘴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朶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再也休想在這屋裡了敬濟道是非終日有不听自然無大娘眼見不信他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絲

第八十四回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曾靜師化緣雪澗洞

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情緒幾惶惶、蓋棺不作橫金婦、
入地还從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空山寺、高挂雲帆過豫章、

話說一日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因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與大舅道、既要去須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三箇頭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奶子如意兒衆了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休要出外邊去、又分付陳敬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灵、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房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着、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黃昏投客店村房安歇、次日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淒淒、樹木凋落、景物荒凉、不勝悲愴、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腳、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鎮乾坤、為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兔騰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扉亮槅映黃紗、龜背繡簾垂錦帶、遥观聖像、九獵舞舜目堯眉、近观神顏、衮龍袍湯肩禹背、御香不斷

點出許娘只八字爲由

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靈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旁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紙錢、吃了些齋食、然後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五十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巳後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紅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蕚、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端雪体、猶如王母宴瑤池、卻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摽出山門嬲天下婦女要只討人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箇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雲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箇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箇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箇殷太歲、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牽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獻奸蓄詐、背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戶娘子、定是豪家閫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髯老子、跟隨兩箇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趕下山去、伯才道、就

與人導人之法

是下山也。还早哩。不一時請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放一張芝蔴花坐床。椰剪錦帳。香几上供養一幅洞賓戲白牡丹圖。兩左右一對聯。大書着兩袖清風舞鶴。一軒明月談經。伯才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這箇就是舍妹吳氏。因為夫主來还香愿。不當取擾上宮。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兩箇徒弟。一箇叫郭守清。一箇名郭守礼。皆十六歲。生得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身穿青絹道服。腳上凉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便拿他解嘆填餡。不一時守清守礼安放桌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堞餅饊。各樣菜蔬。擺滿春臺。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鷄鵝魚鴨上來。用琥珀鑲緣盞滿泛金波。與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

先要月娘坐席正序

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礼。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道些微礼。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礼。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與大舅坐。好歹坐片時。略飲三盃。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箇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爺送的那一罈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另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風霜用些何害。好歹淺用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

興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用此酒其味如何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歷數香火一味至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着接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儻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内誠恐一時小人囉唣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掛意決無絲毫差遲听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鬧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教他賠贓人下落吳大舅听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鍾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之困便在床上側側見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掩上外邊去了月娘方纔床上摇着忽听裡面响喨了一聲床背後紙門内跳出一箇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一面摟着月娘在床上求歡月娘諕的慌做一團高声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強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声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声叫的緊了口口大叫救人

一婦人一老了羣在太山頂上走難處甚陰險走健者下凉頭

平安玳安听見是月娘聲音慌ㄴ張ㄴ走去後邊開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這吳大舅慌的兩步做一步奔倒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高聲淸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撇開手打床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床背後都有出路吳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ㄴ那廝玷汚不曾月娘道不曾玷汚那廝打床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邊只教徒弟來支調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平安見把道士門窗戶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上了轎子便趕下山來約黃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內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俺開店之家定遭他淩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ㄴ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趕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約四更時分趕到一山凹裡遠ㄴ樹木叢中有燈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趕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蹤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得淸河縣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蟲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淸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趕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趕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慶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若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次日

偏說破又偏不說破此書妙處只是一冷

天不脫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箇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做徒弟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含糊許下老師一面作辭老師竟奔清河縣大道而來正是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第八十五回

吳月娘識破姧情　春梅姐不垂别淚

情若連環終不解　無端招引傍人怪　好事多磨成又敗　應難捱相
冷眼誰揪採　鎮日愁眉和歛黛　闌干倚遍無聊賴　但願五湖明
月在　權寧耐　終須還了鴛鴦債

右調

世上之常此例[illegible]月月[illegible]再入世當盡世淒花[illegible]矣

話說月娘取路來家不題單表金蓮在家和陳敬濟兩箇就如雞兒趕蛋相似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咽教敬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撲撲跳茶飯兒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箇蹤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身上今方六箇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睡裡夢裡趂你大娘未來家那裡討貼墜胎的藥趂早打落了這胎氣不然弄出箇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抬頭見人敬濟听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

樣兒孳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脈、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里贖取兩貼與你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敬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声喏，認的敬濟是西門大官人女壻，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敬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礼，敢求下胎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為德，人家十箇九箇只要安胎的藥，你如何倒要打胎？沒有，沒有。敬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人家自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愿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于是取了兩貼，付與敬濟。敬濟得了藥，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婦人到晚夕煎湯吃下去，登時滿

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肚上只情揉揣，可霎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箇白胖的孩子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壻，偷出私孩子來了。且說吳月娘有月來家，往回去了半箇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就對玉樓眾姊妹把岱岳廟中的事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合家大小都來恭見了。月娘見孝哥兒到跟前，子母相會在一處，燒紙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眾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因路上風霜跋涉，着了辛苦，又吃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菊在家把金蓮、敬濟兩人幹的勾當，听的滿耳滿心，要告月娘說，

走到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嚷罵在臉上、大耳刮子打在他臉上、罵道、賊說舌的奴才、趁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还未起來、氣了他倘值了、多的罵的秋菊忍氣吞声、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進來尋衣服、婦人和他又在翫花樓上兩箇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奴婢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箇在家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偷出私孩子來、與春梅兩箇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婢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邊、兩箇正幹的好、还未下樓、春梅在房中忽然看見、連忙上樓去說、不好了、大娘來了、兩人忙了手腳、沒處躲避、敬濟只得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娘撞見、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家、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敬濟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服、月娘道、我那等分付你、教小廝進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得敬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恥、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得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瓶兒罐兒有耳朵、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碜死了、常言道、男兒沒性、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若長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他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你要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被強人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千箇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日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敬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

[illegible]

還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箇又在樓上做甚麽。說不的了兩箇弄的好砍
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面前拿話兒拴
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降伏着那箇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墻
老辣已定你還要在這裡雌飯吃敬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
你家飯吃使性子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敬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
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箇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
拿出來把傳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鬬虎傷苦了小獐各
處門戶日頭半天就關了鎖是與金蓮兩箇恩情又間阻了敬濟那邊陳
宅的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敬濟
早晚往那里吃飯去月娘亦不追問兩箇隔別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
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與

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敬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
門首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
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驢子掀簾便問薛嫂在家有
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箇使女聽
見有人叫薛嫂出來問是誰敬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
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
忙點茶與敬濟吃坐不多時只見薛嫂兒來了與敬濟道了萬福說姑夫
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道剛纔吃了茶了
敬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
俺兩箇姻緣折散大娘與大姐甚是疏淡我我與大姐折散不開二人離
別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央及你如其

讀之會急而死已足嘔矣

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二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敬濟道薛嫂禁聲且休取笑我有庚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敬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畢敬濟騎頭口來家次日薛嫂提着花箱兒先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卓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是非有無隨人說去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是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你我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堦下兩

又借二人月旦一番使敘來甚

隻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說着只見薛嫂兒來到向金蓮道了個萬福又與春梅拜了拜笑道你娘兒們好受用因覷二犬戀在一處又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每看着怎不解悶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整日幹的不知甚麼只是不得閒大娘頂上進了香來也不曾看的他剛纔好不惱我西房三娘也在跟前■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稱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雪姑娘從八月裡要了我兩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中有些不自在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忙又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

添了箇娃兒纔兩箇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日這般冷清清了婦
人道說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的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
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
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些閑話沒曾
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霹空架了俺娘一
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
的倒弄王子自古穿青衣抱黑柱這箇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
才只怕他又來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才在這屋就是
走水的槽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每說話昨
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說我乾淨是他戳犯你每的事兒了陳
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

了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每月晌午送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發
往他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箇親女壻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箇道理
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箇柬兒多多拜上你老
人家少要心焦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
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敬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折開
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繡鞋一詞

祆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淹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洗淨了終是染
汚成就了倒是風流不怎麼也是有

六姐　妝次　　　敬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入袖中薛嫂道他教你回箇記色與他或寫幾箇字兒稍了
去方信我送的有箇下落婦人敎春梅陪着薛嫂吃酒他進入裡間半晌

拿了一方白綾帕一箇金戒指兒帕兒上又寫了一首詞兒敘其相思契濶之懷寫完封得停當走出來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俗誨說你在大人家做買賣卻來我家吃飯顯的俺們都是沒生活的一般教他張舅怪或是未有飯吃教他舖子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你使性兒沒進來和誰鱉氣哩卻相是賊人膽兒虛一般薛嫂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舖子裡尋見敬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五娘說教你休使性兒賭鱉氣教你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的漏眼不藏絲久後你兩箇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在那裡敬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兒忘了一件事開發我出來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我進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做牽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敬濟道薛媽你且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來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開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玉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教他罄身兒出去休要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春梅就呆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箇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箇尿胞種就把人躧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週半

金蓮口說得孤子之苦便及到此便象情性人者何成一團下

還死了埋花麻痘疹未出知道天怎麽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隣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四的小大姐扶侍你老人家一塲瞞

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一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塲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叚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撇己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指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粧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而别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决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罄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箇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

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恓，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證：

耳畔言猶在，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八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雨打梨花倍寂寥，幾回腸斷淚珠拋。睽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絲與萬條。好句每從秋裡得，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見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

卷十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詞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
後來得成正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
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
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恓，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証：

耳畔言猶在，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無語自消魂。

物為其題一面會出行薛嫂子來是攘的我俯[illegible]緊着見[illegible]道會去[illegible]
小王道你看這人學常無事雖蒙見[illegible]是一般主子道人與死亦非
倘會了去爲圖一會見也是坤番算一遍緣人道許[illegible]就到有[illegible]今羨
土不撒下你老人家會出世都子來撒土在你身與你面[illegible][illegible]是着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八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雨打梨花倍寂寥，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情緒千絲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裡得，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

醜事來纔把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你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趂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敬濟道這箇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見一面請敬濟裏間房裡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鮓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箇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箇好人

家去罷我醃韮菜已是入不的畦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箇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很宅裏恁箇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裡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箇分上教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穿甚麽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箇在裡間自在坐箇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歡喜帶

兩箇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攛掇
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
膝褲與春梅又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還
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
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里月娘聽了心
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盡力數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
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
兒與你家使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媽媽子賣
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
老人家怪我差了我是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
日也領着走了兩三箇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
家那裡有這些銀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
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嚛耶嚛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
付枕頂在咱獅子街鋪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
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裡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
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
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
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裡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
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箇真實你老
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
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
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

妙偷用 不相見 一數[illegible] 但不說 完[illegible]陈 直紀[illegible] 撐且[illegible] 隱族大 無假

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砸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妝扮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脚上雙彎尖趫趫、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出家鑒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賺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外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

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壻、不道的喫飯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贍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碗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不是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見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壻、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粲在怎麼行

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鎖他我好耐驚耐怕見傅夥計勸道姐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墻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裡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算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裡老婆都刮剌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姦論個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只

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計罵道老賊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跳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他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膽見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傅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為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時恐怕小人不是教俺家

晝夜眈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長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傅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傅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裡說不說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脚戲罵道怪賊邋遢你說不是我且踢箇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荊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日舍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脚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裡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

[illegible]未免心報[illegible]動為此得計亦不幸家手[illegible]者

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厮因聽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腳纔說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那小厮在家裡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離門教他家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屎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家裡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拏短棍棒槌使小厮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採月娘大怒於是率領雪娥幷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在地下拏棒槌短

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何處那來從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厮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竪一條棍來諕的衆婦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厮跟隨教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立腳不定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還往他母舅張團練家他舊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

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能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碜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敬濟王婆子道想著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隔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浪蹄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惹好人家就是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炒鬧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

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箇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箇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雇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了鬟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睁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反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裡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窿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箇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久任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箇破字兒纔好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箇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腳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月娘亦做得出）就把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箇落了一回眼淚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箇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箇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箇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里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

也是姊妹情腸，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擡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了轎子纔回。正是

>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裡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鬭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箇幹，搖的床子一片響聲，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響。王潮兒道：是櫃底下猫捕老鼠響。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吶吶，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麩麪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聽見動旦，搖的床子格支支響，王婆又問那裡響。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嘓的響。婆子側耳，果然聽見猫在炕洞裡咬的響，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喞喞，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隙，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饞抹嘴。

有日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弔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箇喏。

辣老手刀刀見血

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蠓子我老娘手裡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許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要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

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箇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好的拆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為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聽見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為你剮皮剮肉你為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纔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

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箇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箇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母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輸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箇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拏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

[illegible]

又用他一陣甚解小孩兒手段

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吆喝說誰家女壻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噤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塲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敬濟道我顧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你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白着敬濟道這箇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這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悠悠嗟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行又見空巷，日暮氣慘悽。但逢狐與貍，豎毛怒裂眥。我有鐲鏤劍，對此吐長霓。

話說陳敬濟磕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箇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里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伯爵又問：你五娘為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幾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裡尋箇人家跟？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箇人家跟，又沒箇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心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裡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箇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箇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倜儻，又愛好，你就是箇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箇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待一步之

鴻到不處圓聚聚有限何苦定罡氣數寒鴻去此不必其小人之為不人也

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箇
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
抓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箇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箇帖兒。封一兩
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不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
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
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
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
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
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illegible]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
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菓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
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

[illegible]

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聽見玳安兒拏進張二官府
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
娘見他見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
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得標致。會一手琵
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
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
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
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
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
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
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

[illegible]

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大個娘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都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服，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立他做第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着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拆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般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

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與便罷了，天也不使空人。〔[illegible]〕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禀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攢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擡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腳蟾便沒處尋，兩腳老婆愁尋不出

貪錯不畏料生壽已定

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娶府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勸捎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驕哥兒風了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拿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縣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禀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擡了來罷周忠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繇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撥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迎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

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情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撇開簾子便問王媽々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麪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々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々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々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揸見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々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々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是迎兒太了要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

早晚招箇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便在我這里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々和他說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為他使了許多就打恁箇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與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滚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々點了

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四箇官戶人家爭着要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對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鍾不打去打鑄鍾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他行我往他大娘那里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箇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徯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多養家就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兎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听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卻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新鬏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

有些疑忌不的髮似人撇肉如鉤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迎兒拿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颼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朴刀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掩心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要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一動步兒先吃了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番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箇你教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你不說時先剮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

金蓮句皆是心方吾列恨淫手中卸用不前　到此村任王婆稍有亦有支吾

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卻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挝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illegible]）然後劈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鬏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脚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

使盡此不能作甚不次將快了而心哭淌已難言哉

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撲扢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諕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衣裳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看嗟一場夢，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那時有初更時分，倒扣迎兒在屋裡，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牆，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為盜去了。正是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夢中雖暫見　及覺始知非　轉展不成寐　徙倚獨披衣
淒淒曉風急　腌腌月光微　空床常達旦　所思終不歸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瀝瀝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刀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

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叠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

父死而有子[illegible]知也然而然不者可為痛心

[illegible]別[illegible]要[illegible]

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爺上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靈柩回去埋葬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粧奩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就閣却不悞了六姐不如先誰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寧可耽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

敬濟巧言說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寃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個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爲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扠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兒你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朋友鐵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妾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見今這兩個屍首日久只顧埋

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日月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揚二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拂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廳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剮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斯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瘞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瘞埋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趕了他机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瘞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敬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撇手挣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听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瘞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箇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有兩箇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

金蓮一身先時任人殺諸囘路倒路埋所不惜也及死念情小念此屍亦大可哭

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卻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听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龎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灑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箇去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卻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那兇身已自

八二

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擡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蹈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箇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擡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箇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箇帖兒下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

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想着死了晴盤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差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所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擡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壜酒一腿豬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擡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箇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卻說顧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所見毋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不見敬濟道他見毋舅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

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說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箇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那里去敬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的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提不着武松禀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擡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听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

畫眉不華媚刺骨之此時不容中人上下皆有之讀者不可從笑痛心不自省也

幾箇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箇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箇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箇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是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祭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眾禪僧念断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

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箇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掏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苦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閒舞鐃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才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

戲謔得有頭有提可作世說補

會回龍嘗發宗罪有人者

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禿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道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謝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禮這些人跕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箇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箇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

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眾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下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眾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做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

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雪娥在傍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嚛、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卧、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里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撾着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

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沒個行款也、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景大奶奶、房里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婢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

詩證

曾記當年侍主傍。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遊。綠窗晚綉。姊妹嬌看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

右調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

月娘礼[illegible]

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鬂是合的。總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脚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擡回去。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擡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脚。罵道。還不與我擡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鬏毛都薅淨了。那擡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擡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擡去

便以為 將討多 東西怪 不過起 些尋好 佛人大 着耶此

月嫂數 話兩拌 說大姐 量報活 打罵長

了薛嫂兒沒奈何教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為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养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教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裡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膽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教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礼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礼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也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

[illegible]

敬濟墳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業不道的白养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妝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里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擡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眾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

一篇絕妙迎春情

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裊宮腰細膩百囀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澡鵝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為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綠繩搖拽學飛仙

描寫清佳節景兩償人亦復泥見之能偏深擡此何靜細細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廚下生起火來廚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巳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匹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揷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

前哭真 此則假 果其哭世 前之假 佳者從 真者收 遠而讀

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插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讓到庄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illegible]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婢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裡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箇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教伴當擡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次日守備令家人抬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墳耍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讓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是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裡一座菴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

鴟尾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横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拾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且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裡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與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剎一面拿出五錢銀子教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纔舉筋兒讓衆人吃時忽見兩箇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

去了再歎坐一坐不遲與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皷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箇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抬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龎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要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悮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

與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箇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見的月娘道他那得箇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龎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龎叫龎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裡纔下月娘和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帶着玎璫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鬢後雙拖紅繡襖偏襯

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響玉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閑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前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少沙彌拿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外裡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廟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在

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攸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與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箇頭說不知是娘們

人可知矣

此時人自春梅笑而安穩不改常作態尤是可見

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
奴多欽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
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
來與姐姐磕遞頭見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
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
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
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玉樓道
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
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
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
葬在這里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將

舉之知恩報恩古今能幾人問惻

金蓮葬此寺月未嘗發及月娘至月娘何處之深到此方寫畢露令之慨

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
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
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
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羅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
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細茶芽雀舌甜水好茶眾人吃了收下家活
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墳上看
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
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
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
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
這里今日孟三姐俱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

放聲大哭。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諕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巢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甑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箇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雜耍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裡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門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辭了方面，收拾起身。春梅叫过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眾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明喝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还有相逢處，豈可人無得運時。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菟絲附蓬麻，引蔓原不長；失身與狂夫，不如棄道傍。

暮夜務偎好　席不暖偎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滑死地　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餚，等候多時了。遠遠望見月娘眾人轎子騎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眾人坐下，正領酒，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來，人烟喧雜，月娘眾人躧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為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踘，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為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黃靴，同即吏何不韋，

帶領二三十好漢，拏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村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豎肩樁、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為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裡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擡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眼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妗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

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騾一徑回家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家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解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忘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裡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踅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裡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裡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裡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鬓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

些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樣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因說：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裡，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敘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那戎安跟盒擔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擡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裡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

打撲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裡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與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眾丫鬟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裡孩子。守備好不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会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每教他明

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輕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諕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里看看就來了幾時諕着他來月娘道別的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都把他諕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illegible]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薑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起起倒倒鑿亂了半夜。郎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劉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下兩個頭月娘道幾將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裡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

月娘一味以誠待人總不失為好人

雅調亂偖此好人臉底也世亦倘者有此好人哉

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裡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廚上一力攛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絕不防）雪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箇遞了暇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裡等到晚夕踩着梯凳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為証

閒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斑要剝羅泥前模蛇

這來旺兒歡喜來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覓來西門慶前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裡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竈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咱每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那鐵棍兒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雞熱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裡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兒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

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眞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箇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教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躭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墻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為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踅到來昭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暗號兒只聽墻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櫈黑暗中扒過粉墻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兩箇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箇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纏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彎小巷倒避眼咱兩箇投奔那里去暫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箇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

前齊非是既行此猶行不眞明月娘擇一夫終少為正大正

過墻來到來昭屋裡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黄昏時分又來門首趕入來昭屋裡晚夕依舊跳過墻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裡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箇匣內用手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裡等候兩箇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的不如你每打房上去就踹破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貼一箇銀折盂一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黄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

看來門子方方才生人個為首者當與夫愚者所可效也雪娥來旺近並敗也

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燒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挐着一根香躧着梯子打發兩箇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跐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还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躧着他肩背接摟下來兩箇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就慌了手腳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弹了一弹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裡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裡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还

人情變懷事必盡為播揚若以其作書微刺之大意故耳

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〻纔起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娘娘這里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搬與屈姥〻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鏜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撬開房門偷盗出來去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賍物見在即差人押着屈鏜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諕的臉蠟查也似黄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厮來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盗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鏜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箇傳十箇十箇傳百箇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箱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乱三攬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蹝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躧訪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理問這件事先把屈鏜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箇匣一箇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盗取財物屈鏜係竊盗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

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辦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辦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裡縷金床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箇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鬏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策杖芒鞋任處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一身還有一身愁。



卷十九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詞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九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兒

簟展湘紋浪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　時看銀河幾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由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諕的諕

了手脚、連忙僱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廚陪嫁之物、交玳安僱人都擡送到陳敬濟家、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見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只教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了他、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奸似鬼　喫我洗脚水

猜有影响、便縱下鈎、寫出好色人一片癡心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

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來昭道你是那里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禀聲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禀聲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的

那位奶奶來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箇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箇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羅蔔動個心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箇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閃的我樹倒無陰竹

窰見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箇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休開口　理鬢無言只摳頭

最耆有長心人當立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你請那保山進來來昭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箇白麻子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箇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

[illegible]

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敎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糧，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拿到縣裏任意拷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媽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群，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為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箇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

[illegible]

歹的。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寫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裡傅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廝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

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見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腨他幾歲兒也不算說謊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箇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鐵筆判榮枯有人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算靈先生這兩箇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箇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揑指尋紋把算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雖夫星多然是財命

王婆一身精會命户中前面假太殺不命捉不買見突堂㡳

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妨尅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見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揚紅羅兩畫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屬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箇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屬馬的只怕大了好幾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

舊媒此婆說過兩邊兜攬令人一笑文章到處皆用

麵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歲罷、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屬馬的也合的着麽、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門子報入衙內、便喚進陶薛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那婆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見擇日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巳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

前後映搭銀賬一毫不亂

了一兩銀子做腳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伯章來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伯章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羨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玎璫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綿花共約二十餘抬、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伯章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閑漢來搬抬孟玉樓床帳嫁妝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

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為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

房中攙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媽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眾親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來

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櫈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声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窓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内和玉樓兩個女貌才郎、如魚如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爾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会彈唱、一箇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欢喜、没入脚處、有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才郎　天合姻緣礼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内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苫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鬏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上穿着双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前、輕身浪颡、做勢拏班、衙内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侍、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要過玉樓來、見衙内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去揪採、這丫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内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了一盞好菓仁泡茶、双手用盞兒托來書房裡、笑嘻嘻撳開簾兒、送與衙内、不想衙内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内打睡、在眼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

夜做夜作使多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叫衙內惺了看見
是他喝道怪碎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誚臉羞紅使性
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
茶兒來你吃倒要吃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
瞧了眼誰叫你要我來被衙內所見趕上但力踢了兩靴腳這玉簪兒登
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來高也不揉撇了也不頓茶了提着玉樓也不
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玉樓亦不去理他
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鷰兒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
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
你若不所我說老娘箏娘鍬子請你後來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
來睡到日頭半天还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

小鷰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又
氣不憤使性謗氣牽家打伙在廚房內打小鷰駡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
兒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
不急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声玉簪
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叫我我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
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
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
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折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櫈
打官鋪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了我這氣苦也没
处声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
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

致呼張與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知玉樓在房中听見，氣的發昏，又不好声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拣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拣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欢，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滚水，口內喃喃吶吶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浪精毴，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刁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听見，也不言語。衙內听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趿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任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热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揪住他頭髮，拖踣在地下，輪起拐子，兩篾訂将下來，饒玉樓在傍勸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裡了，情愿賣了我罷。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敢怒遭扇打，只為嘴傷人。有詩為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言聞者唾，只為人前口嘴多。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

忽看皮囊處　無復精閃爍　人有甚于斯　足以劝元惡

話說李衙内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呼陶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另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伙，三日一場嚷，五日一場鬧，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往張舅門上罵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只得兌出三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把他。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就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房住，却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為鐵指甲，專一粧風賣兩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到了臨清，這臨清閘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挣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

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用轎擡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樣權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鳳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敬濟墳上覆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揪採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有詩為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难討似石沉

侯門一旦深似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着家并門前舖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支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飲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略住數日等我和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四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押着他便穿通衣幘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擡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廳上敘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內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再有那箇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拏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孟銳就知是他兄

第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衙
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
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
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
知姐姐嫁在這裏、沒曾看得、纔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
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
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敘畢禮數、讓坐、叫蘭香
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
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
上墳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墳上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
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

衙內運為親娶之婦不哉

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
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聽奴才言語、把他打發
出去、纔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個頭八個膽、敢往你家來殺
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
罷、丟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桌兒、擺下
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臺、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
風塵、無事破費、且說一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
奉婦人、敘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
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
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著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
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幾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

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兒兄弟吃我這箇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鑊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嚷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奴鬭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繇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敬濟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說道你叫我聲親親的丈夫纔算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河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

府墻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墻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
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着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墻
高處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得箇癡蠢之人不
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箇鍬钁着如今嫁這李衙內有蘄程又且人物風
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
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幾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
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
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壻如此這般來
勾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墻相等咱不如將計就計
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內道叵耐這厮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
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如
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
來府衙後墻下以咳嗽爲號只聽墻內玉樓聲音打墻上掠過一條索子
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敬濟纔
待叫陳安拏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子叫聲有賊了
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
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對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
極是箇清廉剛正之人次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
公座庫子呈稟贓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一更時分有先不知名
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墻而

禮罷○贓證語李不覺言辭[illegible]前上乜臨爭止章假言以將先那又不敢言此新調少年受誣老言匪

適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揪採驅擁至當廳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少清俊，便問：這廝是那裡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聲冤。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證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蟲，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

攝拷人且要聽自見明心要細不可只在形跡上求之徐知府可謂善聽訟耳

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晚間在一㮶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揚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這徐知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

李通判此時真難為情

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遲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當聽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眾同僚官吏盡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你拏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眾數說

鐵索從人一片做官念頭[illegible]

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廳角門首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就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為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

何所謂而求衍所見前去可謂年少長自之戒敬濟非不論俯聊乃到此時備說此呆譜似乎人情世故一毫不知可是此段伶俐稱乃正是半處

雅縣家裡攻書去了。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未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擄了箇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恓恓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行找尋楊大郎，並無蹤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栖芰荷枯，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霜重寒天氣。
不見路行人，怎曉秋滋味。

入有世錢以故而以處韓州住看得以柱輕要思正與敬濟說係知府同一可矣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黧黑，諕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敬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堂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箇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拏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煑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偏聽可笑），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癆饞痞了，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

大姐此番何示罵敬濟雖頗晚被濟傷敗者虫不必言大姐死蓋有因

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鴇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拏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箇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于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撇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跺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撏淨了。重喜兒打窗眼內望裡張看，

何不早將陳子嗇出頭來

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弔在床頂上弔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的齊起來，踹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眞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

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厮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拏住，揪採亂打，渾身錐了眼兒也不計數。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窗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粧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

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得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罷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為惡壻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比有女壻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

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據我看你也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箇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鄰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敬濟正在家裡亂喪

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諕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諕的兔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見拏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堦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廝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要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簡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拶了一拶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濟家擡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褪衣也是十板問陳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决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箇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係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陳敬濟提到跟

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埋葬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個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蕩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剌出個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爲證

風波平地起蕭墻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少弟

啃前潛制淚　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　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　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　深居乞過春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剌出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就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將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驀地來家住着聽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

緊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耍錢搗子胳膊上紫肉横生胸前上黄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挣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磕破血流滿面趕將敬濟來罵道我𣎴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繇着楊二風牽爹娘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内不敢出氣兒又况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我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内居住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没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有家伙桌椅

富貴家子弟父兄死後除不致書任耍明來巧亦必流落至此非誣罪也

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内存身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炕上睡與他燒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摇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倘在墻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教他烤這敬濟支更一夜没曾睡就摇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勾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衆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絶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舖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為人心慈，仗義疏財，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為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為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着個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為杏庵居士。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庵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槁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侄，你怎的弄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閒着，沒有營生。杏庵道：賢侄，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庵道：可憐賢侄，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侄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

陳洪號到此急盈冷甚

侄裡令小厮放桌兒擺出點心嗄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又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氈帽又一雙氊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裡老拙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侄知道拏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罐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拶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氊帽精脚趿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教安童拏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一條裕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幾日熟食肉麪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耍錢又把白布衫裕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

誰不過僕敗也生之際君子小人之間難言哉

如此說道、賢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箇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敬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情願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箇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箇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淨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顧了一疋驢兒與敬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箇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墻、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

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餵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小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個小的不消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範、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腳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縧、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的、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徒弟

輪番勸我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
晨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
兩面酒喫飽頭口與了控拿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
好生用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
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
付敬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
那敬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
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
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
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
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設卦與笏或做好事也有

布施錢米的也有館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
署裡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子來積儹
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
包占樂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少徒弟同舖歇臥日久
絮繁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纒他同
房宿任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
敬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
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他便那話弄得硬硬的直豎一
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舖中被花
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敬濟口中不
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

喫了討便宜奇說

與他個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錢鈔一面故意聲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裏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豔語逗吮咂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兩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一日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賞他老實任道士聽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

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為證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裏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鬧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櫳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

都是公子王孫執蓋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
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臺安排
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見樓梯響
金寶上來手中拏着個厮羅兒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
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
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諕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
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
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鈔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
我也說畢又哭了敬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
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没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
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
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劉二那裡有百十房子四外行院窠子妓女都
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箇挨身做一處飲酒陳
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
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兒這陳敬濟一向不曾近婦女
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盡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須臾事畢各整衣
衫敬濟見天色晚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

叉鋼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
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中去
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　哭損花容為鄧通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洒家店雪娥為娼

骨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箸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色　向人初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劉郎勝阮郎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上前情往後沒
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
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
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
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
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
費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
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
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揭跌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
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
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
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大的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
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裡便是
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酒做一處快活把

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就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蹬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箇月房錢卻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秫秫娘一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蹅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職得你老人家大名僕言沖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個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勑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敬濟任道士廟中尚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卻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寶顛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宗美娼婦鄭金寶要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個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眾牢子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箇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

根簪兒還是鑞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果是軍牢不一時摧到跟前跪下、問你幾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嘷嚷、你把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不寧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箇吞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為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見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是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响、守備升廳、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桌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勅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捧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満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箇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愛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箇養娘抱嬭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箇小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箇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每常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

敬濟此來痛痛不可謂禍不可出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于賤所戀

真一陳字便經必射上孫念何知

他外邊須要遇着守備升廳便在旁邊覌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就叫上陳敬濟并娼婦鄭金寶見去守備看了呈狀便說道你這廝是箇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擎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拶一拶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揪倒扯翻敬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霎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吳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欵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覷覷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

治說出獲奴思得打文去在無心人一對家鋪不來

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他說俗名叫陳敬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敬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拶着唱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鄉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一想便又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唱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

○關目巧妙

王香拳亦不料受此也

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去了、行止有齡、候差軍牢來拏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體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眾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為你如此這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敬濟聽了、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　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搊被聲疼叫喚起來、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纔好好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箇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是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兩箇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都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廝每都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哭啼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娥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廝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

詩曰三嘆不一應有何比檢箱疑以此射情冀

說得近情近理人欲不歎

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管聲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拏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匹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麼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拏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拏這藥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拏到房中春梅倚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番身大綽請他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耍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箇那春梅一骨碌子扒起來教奶子拏過燈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奶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打與他四箇嘴巴當下真箇把海棠打了四箇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都吃些甚麼兒都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教他多放些酸

但作此語頗有可疑

纔已入題求欲洒人看做

雖好道亞强爭半痛似從學作走打部間西中也來

筍做的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雛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拏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醎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

不賢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妳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撏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醎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摟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眼前不敢言語孫二娘

春掇去衣中劍畢不得不發毒孩要之以子挾之以命亦覺太狠反無趣矣

在旁边再三劝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們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箇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匕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備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听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匕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撺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箇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箇單夫獨妻。或嫁箇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謝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箇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愿箇單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匕道。我那邊下着一箇山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箇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

光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
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箇娘子罷薛嫂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
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辯
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〻道有箱籠沒有
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〻道既是如此老身
過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
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
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幾就兌了銀子
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
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要雪娥到張媽家
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〻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

時正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于酒家店那裡有百
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衒衕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箇門
戶半間房子裡面炕上坐着個五去十歲的婆子還有箇十七八頂老丫
頭打着盤頭揸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
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箇水客買他來做粉
頭起了他箇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厮羅兒出去酒樓上
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撻
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
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
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臙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処散　夢斷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麯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刘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凈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殽杯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稟問二叔下边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刘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听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朶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边這張勝猛睜眼覌看内中一個粉頭可霎作怪到相老爺宅裡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偷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刘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刘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听見他問便簌簌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难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掇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常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过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要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边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难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刘二又早安排酒殽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饕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麯伴當跟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刘二好生看顧他休教

寶象一種要冷之氣逼人

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出走去，每月與薄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刘三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剌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有詩為証：

豈料當年縱意為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寺廢僧居少、橋灘客過稀、家貧奴負主、官懦吏相欺、水淺魚難住、林稀鳥不棲、人情皆若此、徒堪悲復淒。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為娼不題。卻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奶子吃，兩個嘲勾來去，就刮剌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個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竈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听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竈上看茶，舖着月娘冉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臭肉兒，不在後邊看

猶孩小玉不為奇春奇在月娘

玳見一点不做寵溺愛記回

以小玉配玳安誰溺愛不亦見其偏正理

茶去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我時中秋兒竈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迯去了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迯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個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與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一身裝新衣服盔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鬏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环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衣服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常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假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爭取來放在鋪子大櫥櫃裏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腳家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頭面撇着銀挺子拏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禀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巡簡所見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兵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

吳典恩道你旣是他家人拏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裏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放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越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豈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夾的小厮猶如殺豬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鋪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三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厮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鋪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厮與吳氏有姦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姦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簡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解當鋪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傳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鋪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傳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櫃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傳夥計插香賭誓那

家子討頭面傳夥計只推还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鈿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傳夥計見平安兒一夜不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还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傳夥計又添了他十兩还不肯定要與傳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簡拏在監裡还不放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听見吳典恩做巡簡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傳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頻傳夥計拏狀子到巡簡司实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过府縣还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还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万老狗罵將出來號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听便罷听了于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傳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略從容兩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声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

曉打点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讎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箇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丫頭过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倒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妳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过的，要打將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掛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羅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边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边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箇鈿兒每箇鳳口內啣着一掛宝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雲子的只一兩伍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

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边嚷哩說等不的領贓領到兆將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箇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麽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副金頭面一副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巡簡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簡又勒掯刁難不容俺家領贓又要打將將計來要錢白尋不出箇頭腦來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箇帖兒等我對他說声教老爺差人分付巡簡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簡司薛嫂道奶奶你还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

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寛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声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簡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慢慢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还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点心兒去小玉即便放卓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了頭兩箇点心吃月娘問了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边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内作辞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

府中春梅还在幾床上睡着没起來哩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𥦗寮開了日色照的紗𢊍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奶這咱还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过目春梅还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还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個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女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個

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點心拏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他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厮偷了印子舖內人家當的金頭面还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养老婆吃番子拏在巡簡司拶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乱那吳巡簡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參在甘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把傅夥計打罵將來諕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

春梅不念舊恩一說便肯你自可人

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对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箇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我对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窗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拏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箇你倒捱了這箇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箇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单管說謊你纔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箇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奶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勞勞跳起來那春梅擻箇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嫁我都一点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过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箇剩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雞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允了頭銀子与你帶出門春梅又分付媽媽你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箇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

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㕲到骨禿根前就任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月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厰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内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拏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过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边如此這般小厮平安見偷了頭面被吳巡簡拏在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厮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簡那厮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問你吳巡簡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与蔡太師進礼帶挈他做了這箇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你替他明白処々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箇大花欄批文用一箇封套裝了上批山東守禦府為失盜事仰巡簡司官連人解赃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脚錢傅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簡司吳巡簡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箇公人倒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簡司官捷人解繳折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諕慌了反賠下情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厰兩邊違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簡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是我衙門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顯有情弊那吳巡簡𡨚道小官總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

舉措得當 孫雪娥君子 吳真恩怨 數小人 古語信然

傅夥計至死如一 亦小人之哀哉者 正

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弊。那吳巡簡听了，摘去冠帽，在堦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參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一面把平安提到所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簡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些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傅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

前與三 賢數

這等合氣，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冉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將的府裡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罈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兒，拿着礼帖兒，薛嫂領着，選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甚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礼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少微礼兒，與爺奶奶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

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同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拔時總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担回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要來家裡走走、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媳婦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實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詩為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應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又詩：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巖，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二十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楊光彥作當面豺狼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
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鬓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請着：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併臨不外幸甚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隨。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四個唱的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敘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見，說道：向日有累

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感激不盡。春梅道：僅我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奶奶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個敘禮畢，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插在帽兒上。月娘道：又教

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簪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帋，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不是也帶他來與奶奶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裡，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勑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拿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又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奶奶，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

沒人收拾他如今丟搭的破零零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閑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到裡邊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墻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丟着些折桌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廚櫃床也沒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爺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那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點頭兒那星眼中簌不的酸酸的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簌不的心下慘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沒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兩多

銀子只賣道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說爺請奶奶早些家來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捲蝦鬚擺下酒筵兩箇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與月娘遞酒安席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廚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拏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箇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箇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前說姐姐你分付箇心愛的曲兒叫他兩箇唱與你下酒春梅道奶奶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箇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箇跪下說小的一箇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箇是鄭愛香兒侄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箇都會月娘道你兩箇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奶吃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箇妓女一箇彈箏一箇琵琶唱道

冤家為你幾時休捱到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繇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于是都齊斟上兩箇妓女又唱道

冤家為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繇天倒惹的情拖

退動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奶奶你也教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教他拏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兒酒兩箇妓女又唱道

究家爲你惹塲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瘦減溫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奶奶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沒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究家爲你惹閑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腹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丟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于吟咏又見他兩箇唱的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欢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箇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辞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箇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爲證

點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

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巴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单表陳敬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菴王老。白日裡到處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鋪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在街上站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騎着一疋驢兒。揪銀鞍轡。一箇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認得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礅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摇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巴

不意此等形頭却感泥兩有情叫人難載

自討吃。便佯佯而笑說。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箇去處講講。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搏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箇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褲子。精着兩條腿。靸着蒲鞋。生的阿兠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子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

我拐了他半船貨，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老兄依我，你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都知兒範他晉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箇食堂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賣嗄飯、兩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嗄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碌磕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擡上兩三碗溫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的。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歇。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鎖了，家當都交與你。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箇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裡，不知完不完。兩箇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拏出銀子來秤，侯林

說得二字甚肖此等言不足信是真實

說得精相言方是佛人口中識語

兒推道一邊說僕兒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稱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裡兩箇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敬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廈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辰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錄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舉的這營生挺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衆人罵你花子你只顧僕落他怎的一面撒了紙籤筐扛派衆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坯的打坯原來曉月長老教一箇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箇眼瞎穿着皂直裰精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縧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衆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衆人都吃畢飯也有閑坐的臥的也有蹲着的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箇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箇兒弟一人說倒相箇二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

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遇官司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曾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丟下家業不拘多少到你手裏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便盡又還來總然你父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三妻之命剋過一箇妻宮不曾敬濟道已剋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一箇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那有三箇妻來眾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廳月長老打梆了各人都拏鍬钁捏扛上工做活去了却說陳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眾人擡出土來在山門牆下倚着牆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蟣只見一箇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腳穿幫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裏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倒諕了敬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于今老爺使小人那裏不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裏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到外庄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打這裏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裏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來做工的人看着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貧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

何處樓有詩為証

白玉隱於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金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猜續鸞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山、似屏如障堪遊
玩、奈獨自慵擡眼、賞烟花聽絃管徒歡娛轉加腸斷總時轉丹
青、強拈書信頻頻看、又曾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禀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鞋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禀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了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根前、使眼色與敬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拏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裡、不好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要六姐、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不曾要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落後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一狀、床帳

書[illegible]心事列此方說出世殊人所知

敘恩積悵倩可言猶有

歪王杏菴說不得此

粧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
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
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
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得見姐姐一面、猶如再世爲人
了、說到傷心處、兩箇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左右掀開簾子、
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
賢弟、被下人隱瞞、誤有衝撞、賢弟休怪、敬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
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扯起、讓他上坐、敬濟乖覺、那裡肯、
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
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
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母雙亡、家

春梅一句話兒守備代爲說出妙甚

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
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
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
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舊時雖
然來往、並不留心管他家閒事、就是時常宴會、背同的是荊都監、夏提刑
一班官長、并未與敬濟見面兒、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
門慶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瞞過、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分付左右
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上、銀春
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方罷、守備分付家人
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
歇、又撥一箇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

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繇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裏、住了箇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鮮雞、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拿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箇年少的、戴着尾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凉鞋淨襪。從角門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裏、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拏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裏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擔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

娘道、推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箇賭我看得千眞萬眞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不題、却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敬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淸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簡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

敬濟聽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又把六姐命丧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去說人情見那怡那吳典恩拷打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姦怎的把了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里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讐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幾句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讐、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他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丢箇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

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敬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錢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箇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窓眼往裡張看、明明見陳姐夫正在床上睡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卓兒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訢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

誰知竪子多間阻　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閒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了頭小廝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敬濟在

曾是鏡若見勝茶不涇人妻何當事也

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箇嘴八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歪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叫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裡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伴裝着醉作要當真摟了月桂在懷裡就親箇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臉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箇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箇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箇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爲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佩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爲証

花亭歡洽鬢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敬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

寫老李面上用情人人寄書

寫劉李雙得制無看娘曹家大共

親事我帶他箇名字在軍門若早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過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爺臨去分付叫你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箇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厥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妗子兒哩你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里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箇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逆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

道你休要叫他姑夫那箇已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敬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箇撲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這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礼羹果花紅酒礼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箇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礼來我

貴賤甚不殊[illegible]又別[illegible]春梅[illegible]之不近知此安可以奪人情[illegible]又

幾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箇人家舖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為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嗔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攀扯他出官，幾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讐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箇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箇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舖，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與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天仙机上整香羅，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箇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擡茶葉糖餅、羹果，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箇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

人家又相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礼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擡酒兩牽羊一頂髮髻全副金銀頭面簪环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礼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过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箇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箇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箇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幾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粮和李三还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粮捉拏在監裡追賍監了一年多家產及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宝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鴈过門陳敬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腳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発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酔而歸晚夕女

新郎才未免蘇，尓新嬌交頸雲雨。正是：得多少

春點杏桃紅綻蕋　風欺楊柳綠翻腰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箇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巹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所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妗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箇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箇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綺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第九十八回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鬟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陞張叔夜為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名字，陞為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勑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

敬濟之喚孫兒在將帥中光景大燗

人自知一處恐人而不知於斯於斯知守備者甚此也

城迎接家中所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恭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腳穿皂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春梅道爲要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

寫管白有得見脇在今寫光景

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去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爲事又被楊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要了親事陞做參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處尋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四方趂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鬬雞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

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入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等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裡，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听說，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箇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

敬濟听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对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箇吃了回酒，各下樓來，还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了貨物，拏爺箇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厮不拏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厅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箇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裏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

覆了春梅說話。卽時准行拏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揭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德頓首拜。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弟兄楊二風都拏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槺宇。光新卓案。鮮明。酒肴齊整。眞箇是

啓甕三家醉　開罇十里香
神僊留玉佩　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淸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箇黟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卓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陳敬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繡粧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牕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桌椅家活四五箇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裏來船上有兩箇婦人一箇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箇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裏來敬濟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兩箇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敬濟深深的道了箇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禀報望乞恕罪容略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兩情四目不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裏會過這般

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箇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裏你老公在那裏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摻白鬚鬢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參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不想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爺家裡敬濟把頭項搖了一搖說我也不

在他家了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箇夥計在此馬頭上開了箇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日見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王管酒家送此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裏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

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飲些舊時的閒話敬濟不住把眼只瞭那韓愛姐愛姐一雙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証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體酥胸玉一窩
麗質不勝嬝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濟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繇的情投意合見無

物自來而就之何害何害

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癡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夫敬濟得不的這一聲連忙跟上樓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　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偕枕席之懽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雖得姐姐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覺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敬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箇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臥在床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幃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見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兊五兩來兩箇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略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橋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重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裡邊房內整已安排酒席齊整

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
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箇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
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
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
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
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
兒復上來兩箇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
在樓上閑兒裡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
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翟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
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
心上以此與他甚相一夜停眠罷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
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鷄子肉圓子做了箇頭腦與他扶頭兩箇吃了幾盃
煖酒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
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
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
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
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次日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
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唧唧官人怎的外邊歇了
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一
連纏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討
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見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
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裡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着這箇

有此一段數得老子

反回有其[illegible]者

搽頭靠老婆衣飯肥家況王六兒年紀雖老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箇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紬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搽的大大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裡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箇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見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心中思想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听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猪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内揣着柬帖提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内守備府前坐在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他唱喏拉在僻淨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着瓦楞帽凉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体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

此處不　書來偶　難得遞　寄了了　知分圖　文人之　匠有拜　此女做　有射不

帖說五姐好麽、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
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敬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台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
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聞知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
懨、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
動念于妾、猶吐去之棗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伸問安誠意、幸
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
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何物深　結綵　盜

敬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與情郎
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
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
你娘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
收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
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
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
過三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
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恐言店主人謝胖子打听我不快、送禮
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丫鬟金錢兒擎盤子、擎了一隻
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

査問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折開銀柬、燈下觀看上面寫道、

愛弟敬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綉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廻文、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歡万喜、等候敬濟不在話下、正是、

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証、

碧紗窗下啓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听陳敬濟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芳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阮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歌樓曙、

右調蘇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所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敬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

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裡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体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作詩遣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敬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唸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繡床愁懶動　閒垂錦帳鬢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擺在梳粧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敬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遍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敘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時兩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

更酌又飲數𥓐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䙅開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採出何蠻子來諕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裡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邊韓道國屋裡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那里沒尋你却在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兩箇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我兩箇月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的不防颼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也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裡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跺了箇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撇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麼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着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

喧亂兩邊鄰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侯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店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來這粉才做甚麽塵秉義兒劉二打得兒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樓下攘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里攘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里走來一箇殺才搗子諢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侯小舅子因尋酒店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止兩箇主管來問兩箇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侯小舅子劉二來這里尋何官人討房錢見他在屋裡吃酒不鋷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諕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箇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聽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鬬他不過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廝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還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件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窮耐這廝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假借人勢其害處謂者須知不可以敬濟之取敗者也

冤讐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廝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曾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箇敘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庄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琵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宣帝號為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為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宣務。一日降了一道敕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為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領了敕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箇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劉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

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箇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丫鬟跟隨、兩箇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窓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裡面與敬濟交姤、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叵耐張勝那廝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逕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又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趁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廝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廝、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窓外豈無人、兩箇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窓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劍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搐倒了、快請奶奶看去、就的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了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

倖倖殺創所斯截截害勝乎主大報正也

苦兒張勝們後形秋之為西門兵之報劇也

李安背家後春

倒要害我、我饒得你來、不是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蟲兒不可救、救之
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
沒處躲、只摟着被、吃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
鮮血就邈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復又一刀去、攮着胸膛上、動彈不得了、
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
憐敬濟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進屋裡床背後尋春梅不見、
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一見
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裡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
住、張勝就向李安殺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
我的本事不用借、早飛起右腳、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
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番在地、解下腰間纏

曲同一寒而降鼓趣奇墨可畏

帶登時捆了、嚷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
方救得金哥甦省、聽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
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
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
材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单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只見
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
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
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
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
虎劉二、鎖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
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哄動了清河縣大閙

了畢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証

爲人切莫用欺心　擧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敬濟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簌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商議軍情打聽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聽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顧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墓子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和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

不想那日正是整的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擡三牲祭物來與他暖墓祭紙，看見一箇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箇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摟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国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箇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国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帋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箇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此詩不及愛姐香囊

吳綾帕兒織廻紋，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箇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瓣兒一箇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箇香囊？翠屏道：在底褥子上拴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

那淚如湧泉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那不悞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爲他雖劓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裡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畱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国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灑淚而別回上臨淸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又一場那韓道国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

舊日豪華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蘆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烟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鸞鏡匣長封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衲閒雲兩袖風

話說韓道国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箇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国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中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国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箇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裡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

蔣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箇孩兒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敬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羞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箇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卻見一箇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卻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我來的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麼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廝殺了說畢開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決次早起來選拏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聽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卻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慈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上幾箇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箇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

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箇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為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詩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腥膻掃盡夷從風
公事忘私願已久　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畫功勞首
鴈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辛勤二十年　贏得斑斑鬢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餘　幾番勞勩來旌書
肘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問他捉獲了張勝姦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

負統制之恩未而受報嫁淫盛之報調有天理與於而此字得世間正乩

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尋他去、這春梅、也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于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勾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亂中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帥斡離不繇檀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關東王禀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義領青兗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征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金國斡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趕、不防被斡離不兜馬反攻、沒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隨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鉤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戴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于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安危端自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沒于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

更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祭葬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箇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懷之際只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箇少要煩惱須索解嘆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猜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慌慌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

下祭祀合家大小哀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卻說二爺周宣引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襲替祖職朝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于王事忠勇可嘉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腳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丫鬟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

着抓尋周義可霎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可襲職挐到前廳不繇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將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葬畢房中兩箇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說你父母去年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抓尋父母隨路饑飡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了投在孤村裏面一箇婆婆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拚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爲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里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箇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豆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只見幾箇漢子都蓬頭精腿裩褲兠襠腳上黃泥進來放下鍬钁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內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

甚麼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你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侄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兩箇抱頭相哭做一處。因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道。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眾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見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為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

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鬬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森密竹一處處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箇箇携男抱女家家閉門關戶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獨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

宮人紅袖哭　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關鎖門戶亂攛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和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完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箇箇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服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奔行到於空野十字街口只見一箇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脚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箇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諕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麽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裡夢裡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赶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道此等荒亂年程亂攛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箇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悞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番人就來也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

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與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遭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箇禪和尚在後邊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日色啣山時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底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凄凄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刧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掛礙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咒少頃陰風凄凄冷

普渡衆法華經大慈悲亦復如月裡清時當前以寄託者發揮着自苦止

氣殞軀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刳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冤相報不肯解脫何日是了汝當諦聽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人　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懺悔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　冤愆自然雪

試看巫僧說法一段中淸淡寂皎如環玉光明照嚴靜樂所録分子納無捕亦作如是觀

仗此經力深。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再勿將冤結。

當下衆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得。少頃、又一大漢進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秀、因與番將對敵、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巳、又一人素体荣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内托生富戶沈通爲次子、沈越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諕的不敢言語。巳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内與王家爲子去也。巳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内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巳而

[illegible]

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巳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黄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内袁指揮家托生爲女去也。巳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爲男。巳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脚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爲女去也。巳而又一婦人、面黄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爲女托生去也。巳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爲男去也。巳而又有一女人、項上纏着索子、自言是西門慶妻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曾民姚家爲女

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胭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
大姐是也、不幸亦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爲女托
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
外高家爲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都見、小玉說的職隱不
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
睡得正熟、一靈真性同吳二舅、眾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縧
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了濟南府、尋問到雲參將寨門、
通報進去、雲參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沒
了娘子、央浼鄰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
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縧環教
與雲理守權爲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

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説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
君子、從綵彩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
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嫌、成伉儷之
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
聽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理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
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敘坐、雲理守乃道、嫂
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
缺少一箇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
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
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
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向前

把月娘摟住、來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為妻、我一箇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盃、綰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扯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却推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提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

三尺利刀着頂上、滿腔鮮血濕模糊、

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諕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鷄叫天明、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

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倒沒的丧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于是扠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箇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原已有箇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

欽宗兩君北去康王泥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為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為兩朝天子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為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有詩為証

閥閱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横難存嗣　敬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惟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